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GEEQ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No.100



本期焦點

燦爛時光張正專題企劃——各方觀點談新住民在臺灣
來自「新二代留聲機」的生命告白

本期專訪

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專訪蔡順柔主任（下）

連載專欄

用繪本話性別談 SDGs：目標3與目標4

【餐桌上的性別】 跨性別的雞蛋料理 / 楊馥如

性別新知

蔡適任的敘利亞之眼 / 婦女新知 40 周年 /

閱讀性別的數種方法：影劇、策展、文本、新聞、田調筆記

教育部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封面故事

季刊正式走向100期。

百期，承載的季刊如何從兩性走向性別的歷程，

百期，看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25年來努力，

百期，是你我的見證、世代的留聲，

百期，獻給所有在性平之路上繼續堅持的每個人！



發行人的話

從民國 87 年到 112 年，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從「兩性平等」到「性別平等」，終於迎來 100 期；1 年出刊 4 期至今，教育部堅持了 25 年。在這邁向百期之際，讓我向歷年來各期的總編輯、專題主編、編輯團隊，還有作者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謝謝您們對性別平等教育的辛勤灌溉，讓性別平等教育能不斷在校園裡紮根、成長。

從 1972 年聯合國宣示「婦女 10 年」開始，CEDAW 的訂定，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到永續發展 SDGs-5「性別平等」的目標，這半世紀的倡議，臺灣沒有缺席。我們或許做的不夠好，但還在繼續努力中。

在此，向各位讀者報告，上一屆（第 9 屆）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在會中提案，為了在校園深耕並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應該訂定「性別平等教育日」，以利校園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施行這麼多年，如果能夠有個代表性的節日，我是樂見其成的。於是，在幾次的專案會議討論後，第 10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大會通過，終於訂定 4 月 20 日為性別平等教育日。



這一天，在 22 年前是個悲傷的日子。當時年僅 15 歲的葉永鈺倒在下課後的學校廁所中被發現，送醫後搶救不及過世。他的離去給家人和朋友留下遺憾，但也給校園的性平教育帶來長遠的影響。我要在這裡感謝陳君汝女士，永鈺的媽媽，慷慨的把這個日子借給教育部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日」，這是個紀念日，也是個有意義的，可以讓學校，讓老師繼續做性別教育的節日。

今年，就讓我們在百期之始，用 420 這個日子，不忘永鈺，好好來做性別。

教育部長

潘文忠



CONTENTS

04

發行人的話 編輯室報告

- 總編輯序：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她鄉 | 呂明蕓 4
- 編輯室有話說：百期的新頁 | 7
- 迎接 420「性別平等教育日」 | 呂明蕓 8
- 性別平等教育大事紀（111 年 4 月－6 月） | 高瑞蓮 10

13

專題企劃 / 新住民在臺灣 13

- 前言：在跨國婚姻中尋找性少數 | 張正 14
- 在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一位基層館員的現場觀察 | 鄭邦彥 18
- 移民移工在臺灣的藝文參與 | 邵震宇 25
- 淺談專業服務情境的「跨文化能力」實踐 | 陳新皓 28
- 新住民與性別平等的距離 | 馮玉芳 31
- 新二代眼中的跨國婚姻及性別平等 | 許育甄 36

41

特別企劃 / 新二代留聲機 41

- 專題引言：作為新二代群體的切片，我們的「性別公因數」又為何？ | 廖建豪 42
- 耀眼的金色祝福——東南亞女孩的金耳環 | 吳羿靈 44
- 我與我的中國媽媽：一位臺 & 中二代的「去自我污名」自白 | 劉俊良 49
- 我的媽媽與我——以及隔著的那片海 | 李依靜 53
- 身為一名市二代與新二代，我可以不上大學嗎？ | 廖建豪 57
- 中國新二代在複雜關係中探尋自我認同的歷程 | 陳千惠 63
- 不斷地成為一位照顧者——新二代眼中新住民所遭遇的照護困境 | 台泰鹿妹 67
- 新二代的「回家」不僅僅只是回家 | 鄒佳晶 71

75

人物專訪 75

- 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專訪屏東「好好協會」蔡順柔主任（下）
| 季刊編輯部、李耘衣 76

89

SDGs 連載專欄 89

[第二篇] 用繪本話性別談 SDGs：目標 3 良好健康和福祉與目標 4 優質教育
| 劉淑雯、林微珊 90

99

楊馥如專欄 / 餐桌上的性別 99

古羅馬人愛吃蛋！雞蛋料理的性別故事 | 楊馥如 100

103

性別新知 I / 蔡適任的敘利亞之眼 103

伊斯蘭聖戰士的妻兒，非典型受害者 | 蔡適任 104

敘利亞難民在摩洛哥 | 蔡適任 110

性別新知 II / 閱讀性別的數種方法 117

新知 40，滴水穿石——婦女新知基金會 40 周年感恩茶會側記 | 陳逸、李采寧、范家瑛 118

男性不是沒眼淚——從強尼戴普案看家暴與性別 | 周奕伶、許儷絹、田意民 124

邁向無性戀也不會不安的社會環境

——無性戀主題日劇「不能相愛的兩個人」觀劇心得 | 宋瑞文 129

語言承載歷史，詩句承載生命——談《波濤最深處》的我們（WOMEN） | 李佩珊 135

臺中市東協廣場越南女性店家能動性展現的省思 | 張雪君 139

「可讀·性—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導覽實作 | 王淳慧 144

賈寶玉是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 | 鄭宗弦、楊奕成 149

男人與陽光的距離：從《日傘男子》新聞出發 | 紀昕儀 154

117

來稿須知 160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也有粉絲團，邀請大家追蹤按「讚」
獲取最新性平資訊，互相交流！



線上讀者問卷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她鄉

呂明蓁 / 本刊總編輯

2002 年，我回到臺灣任教，帶著在美國做國際學生異鄉適應研究的熱情，看似理所應當的投入新移民¹的研究。在朋友的引薦下，我加入在高雄美濃才成立不久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往後幾年常常開車往返臺南和美濃，和在地的姊妹有一段難忘的回憶。與此同時，我也開始了在臺南、嘉義的越南姊妹們的研究訪談，在一次次訪談中，聆聽她們飄洋過海，在臺灣安身立命的故事。或許是因為留學，有過那種離鄉背井，在異地生活多年的經驗，我很能同理她們那種來到臺灣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的處境。但留學和移住海外這兩者畢竟有所不同，前者目的是學習，在異鄉大多是過客，而後者，是有落地生根的打算。

臺灣自 1980 年代為了經濟的發展，開始制訂移民移工的政策。1990 年代的婚姻移民現象逐步為大眾所重視。婚姻移民到臺灣的故事從 1994-1995 年間不斷地被紀錄著，直到現在。無論是研究論文，亦或者是紀錄片、影視作品等，這些年來形成一個很豐厚的資料庫。這 20 多年來，研究論文以「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新移民」為名的有上千篇，更遑論期刊論文與書籍。紀錄片就我所記得的，信手拈來，從台灣南洋姊妹會的新移民三部曲「外籍新娘在美濃」、「飄洋過海的家」到「姊妹賣冬瓜」，還有許多紀錄片工作者紀錄著的，臺灣其他地方新移民的生命故事：「我的強娜威」、「黑仔娶某」、「阿草向前衝」、「夢想理髮店」、「失婚記」、「春天的黃櫻桃」、「神戲」……等。從紀錄新移民來臺日常的苦辣酸甜，到為了適應新生活展現出的強韌生命力。真正符應了唐朝詩人黃峭那首遣子詩寫的：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1 新移民（官方大多以新住民稱呼）原指來自東南亞，因為婚姻關係移居臺灣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子女被稱為「新二代」。

識字班之歌：日久他鄉是故鄉

有一次在美濃黃蝶谷聽到林生祥和交工樂團用越南古調譜曲，鍾永豐、夏曉鶻作詞，黎氏玉印唱的「日久他鄉是故鄉」，心就這樣的酸了起來，從此這首歌好像紮根在了心上，常常會不自覺的哼唱著。這首歌，是識字班之歌，也是新移民之歌，說出了新移民姊妹的心聲與心境轉折；從「天茫茫、地茫茫，無親無故靠台郎」、「月光光、心慌慌，故鄉在遠方」到「朋友辦識字班，走出角落不孤單……識字相聯伴」、「姐妹班、合作班、互信互愛相救難……連四方，日久他鄉是故鄉」。這首歌，是首姊妹思鄉之歌，但也是一首相互激勵之歌。此後經年，這首歌伴著我走過許多深夜整理新移民訪談逐字稿的時光。姊妹會也從這首歌的年代開始了，從相救難到社會倡議的路。

新移民姊妹在季刊的發聲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曾在 52 期邀請到美濃識字班的創辦人夏曉鶻（對，就是那個歌詞「朋友辦，識字班」的「朋友」）做了一期的專題「我是你們的姊妹——新移民女性的聲音」。這一期有新移民的發聲，有從事新移民權益工作相關的人士談新移民在臺灣遇到的歧視與不平等的待遇；還有關心這議題的專家學者來分享研究成果。其中新移民發聲的 5 篇文章，不管是洪金枝與舒潘瑤從性別的角度來解析母國的傳說、習俗與文化，或是洪滿枝談及在臺灣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觀察，都相當動人。有 1 篇（或者說是 2 篇）是美濃姊妹蘇科雅跟她大女兒的文章：科雅用母親的角度談她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還有到校園分享多元文化的經驗與觀察，當時還在就讀小學的女兒則寫跟著媽媽回娘家的快樂回憶。當時曉鶻在專題序裡提到，她憂心整個臺灣社會對新移民的歧視會延伸到他們的子女。我也有相同的憂慮，尤其是常常在教育現場聽見教師及家長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及歧視，延伸到對所謂「新臺灣之子」、「新二代」的偏見。

以臺灣為家，與下一代在臺灣站起的新移民是臺灣一道美麗的風景

在師資培育的機構教「多元文化教育」多年，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的相關文化及教育議題，因其社會關注度在我的課綱中佔有一定的位置。我常常會不經意的挑戰學生的思維：「在一個父權社會中，子女通常都是以從父族姓為主，為何在談到婚姻移民家庭子女時會以『新臺灣之子』、『新二代』稱之？」「當我們在稱『新臺灣之子』或『新二代』時，你會想到什麼？」大多數的學生都能夠體察到我想引導他們思考的，隱含在教育中的缺陷思維。在臺灣社會「刻意的」把新移民女性塑造成「問題」族群時，下一代也會被標籤化，被視為可能出現「問題」的族群。

然而，真是如此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在大學上課時已經有學生在自我介紹時說自己是「新二代」，侃侃而談自己的跨文化 / 多元文化背景；在許多學術場合或政府代表會議，新二代會為自己或上一代倡議發聲，或爭取正視新移民族群的語言文化，或慷慨激昂的要求各項教育政策要納入新二代觀點。在這種時候，我都會帶著微笑，仔細聆聽，因為這是臺灣多元文化的展現，也是我們在教育路上一道美麗的風景。這麼多年來，當「新娘」變成「老娘」之時，號稱「新二代」的子女也成長成臺灣極具影響力的新世代。

100 期的起跑，讓新二代發聲，象徵傳承

這一期，編輯團隊設計了一場世代對話，邀請了長期關注東南亞移民 / 移工議題的張正來擔任本期專題主編，我們在專題籌備會議時本來有個雄心壯志，想在「新移民在臺灣」與「新二代留聲機」中加入多元性別的議題，但苦思不得人來，於是還是回到新移民女性與新二代的對話中。

張正在專題引言寫道，他原本想挑戰在新住民領域談多元性別，卻發現時機尚未成熟，因此用媒體和文化人的角度來談新移民在臺灣。於是在專題中，我們可以讀到來自博物館員近年對東南亞移民工相關策展的觀察、表演藝術工作者長年關注移民工在臺的藝文參與、亦有以社工視角在服務時面對跨文化能力的省思；張正更邀請馮玉芳和許育甄撰稿，談她們身為新住民、新二代在臺生活經驗，以及她們眼中所見的社會環境與「新住民」的互動。

還有，我們邀請「新二代留聲機」平臺的幾位博主來談新二代與他們眼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新二代留聲機」成員多為 20 幾歲的青年，許多還是大學生、研究生，不同於第一代的新住民，他們是一群在臺灣出生、成長、求學、生活的第二代。他們來自不同的跨國婚姻家庭卻又相似的經驗，例如與母親原鄉家人的親情羈絆、在求學或成長過程中面對的自我認同……。新二代留聲機成員們有著敏銳細膩的心思和觀察力，期待透過他們的生命告白，也讓讀者反思自己的生活中是否曾與新二代娓娓道來的故事交相呼應？

編輯室有話說：百期的新頁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期數編號進入 3 位數，100。換句話說，就是發行了 25 年。

能跟編輯團隊走到這個交接點，可以說是「預謀」。我們編輯團隊在續接任務時就是在等著這時刻！這是一份榮幸，可以見證季刊走向下個里程碑。

季刊走了 25 年，從民國 87 年 2 月 1 日創刊，第 1 期到第 26 期名為《兩性平等教育季刊》，民國 93 年 5 月第 27 期開始，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的提出，「正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季刊》。這一路行來，季刊透過各期專題，努力向校園的師生及大眾宣導並闡釋性別平等教育的各項意涵及理念：從學理、法令到實踐、從日常生活的議題到校園中的教育。季刊不僅關注到校園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也擴及到幼兒、特殊需求、新移民、成人、社區、甚至老年與長照中的性別議題。百期的起跑，邀請大家來跟我們對話，回顧過去的主題，跟我們說您關注的議題，讓我們為大家製作更有可看性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2023 年，100 期，我們邁向下一個性別平等教育的世紀。

迎接 420「性別平等教育日」

呂明蓁 / 本刊總編輯、教育部第 9-10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2021 年底第 9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4 位委員¹以「為落實推展我國各級學校師生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動」為由聯合提案，提請教育部訂定「性別平等教育日」。這個提案經該屆委員第 9-8 次大會全員同意，移交第 10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商議適切日期。第 10 屆委員在經過數次會議討論，於 2022 年第 10-2 次大會決議，訂定每年 4 月 20 日為「性別平等教育日」。

今年，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將屆第 20 年，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從兩性平等教育走到性別平等教育的歷史，以及為何要以 420 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日」的源由。

從兩性平等到性別平等

1996 年底行政院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對教育改革提出了「落實兩性平等教育，重視兩性平權觀念」的建議。隔年（1997），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積極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相關工作的策訂、推動、督導及處理，並督促大學及各縣市政府落實校園的兩性平等教育。由於缺乏法源依據，推動成效緩慢，在 2000 年 1 月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託陳惠馨教授，結合沈美真，蘇芊玲、謝小苓 3 位學者專家，研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

同（2000）年 4 月 20 日，屏東高樹國中國三學生葉永鋕在第四節音樂課下課前上廁所一去不返，下課後被發現倒臥在學校廁所前，送醫搶救不治。經查葉永鋕在學校常因性別氣質較陰柔，被同校同學霸凌，趁他上廁所時圍堵脫褲，導致他對在下課後上廁所產生畏懼。此事發生後，讓正在研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的四位學者都一致認為，學校體制內不僅要做兩性平等教育，還應該教育全校師生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於是，《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謫議正式成形。

2004 年 6 月 4 日《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在立法院三讀通過，6 月 23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全法共 7 章 37 條。自此，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終於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得以全面開展並深化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

1 本提案係由第 9 屆性平委員劉秀鳳、呂明蓁、葉德蘭、史清廉四位委員共同提案

明確定義性別平等教育「係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教育部、各直轄市、各縣市政府以及各級學校在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踐行中，如何在政策規劃、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等各面向整體推動，以建構性別友善校園環境，進而擴及影響力至家庭及社會相形重要。

為什麼訂定 420 為性別平等教育日

關於「性別平等教育日」日期的訂定，如前文所述，4月20日是葉永鋕過世的日子，葉永鋕事件又是《性別平等教育法》從兩性走向性別的重要轉折，對性別平等教育來說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但這一天對葉永鋕的家人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用這樣的日子來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日，起初有委員擔心對葉家人來說無異是在傷口上灑鹽，但有委員提出葉永鋕過世後，葉媽媽（陳君汝女士）曾說過只要對性別平等有幫助的，她都願意支持。於是在主任委員指示下，性平會一邊徵求葉媽媽意見，看看是否同意將此日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日；一邊也提出其他有意義的可能日期來討論：如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簡稱 IDAHOTB）、6月8日（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公約施行法的公布日期）、6月23日（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施行日期）、10月11日（國際女孩日）等。在對日期逐一討論時，大家也一併考量校園行事曆可搭配宣導的時機。6月的兩個日期雖說意義重大，但彼時已是畢業典禮及進入期末考及暑假，學校較難響應及搭配宣導活動。10月11日前後通常為各校第一次段考週，行政及宣導效益不佳。

回到4月20日的考量。在取得葉媽媽同意後，4月20日併陳入前列日期的討論中，學校代表委員以行政考量，認為4月20日在該學期中恰好是期中考後，較有時間宣導，4月有兒童節又可搭配兒童權利，且前後剛好是3月婦女月及5月母親節，時機甚佳。所以，在性平會通過後，由主任委員，也就是教育部長宣布，4月20日正式成為「性別平等教育日」。

在此，謝謝葉永鋕母親陳君汝女士慷慨的將這個讓她悲傷蝕心的日子借給教育部。對致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人來說，這個日子很有意義。我們會善用這個日子，好好的透過課程與活動等的教育連結，讓葉永鋕不會被遺忘，讓和他有相同遭遇的孩子能在校園中被友善及平等對待。也會藉此日子用力宣導，建立教職員工生的性別意識，深化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的實踐。

參考文獻

- 蘇芊玲(2001)。臺灣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4，13-18。
- 沈美真(2001)。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立法精神與重要條文介紹。《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4，34-37。
- 陳惠馨(2001)。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的立法過程與內容。《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4，25-33。

111 年 4—6 月 性別平等教育大事紀

高瑞蓮
本刊執行編輯

111 年 4 月

- 一、4 月 6 日教育部國教署召開研商「老舊廁所整修工程作業要點」會議，將性別友善廁所納入計畫補助項目，日後並將依據修正後要點予以審查，以利建置校園性別友善環境。
- 二、4 月 14 日召開 111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審作業學校說明會。
- 三、4 月 14 日召開專案會議研議有關學生代表先以列席方式參加本部性平會相關會議之可能性及與會相關事宜。
- 四、4 月 27 日(大學)、4 月 29 日(技專)核定各校高教深耕計畫，並請學校積極引導學生跨領域選修 STEM 領域課程，強化校內跨領域女性學生比例，並於校內教師聘用時積極研議相關策略，適度增加 STEM 領域之女性教師比例。
- 五、4 月 29 日召開第 3 次《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部內法規初評會議。

111 年 5 月

- 一、5 月 6 日召開第 10 屆性平會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組第 3 次會議，會中檢視會議之決定 / 決議列管事項、111 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情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通報統計、教師因前開事件經調查屬實之解聘情形統計、地方政府裁罰學校人員延遲校安通報事件統計、通過 111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完訓人員列入本部調查業人才庫名單(計 36 人)、報告體育署研修「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實務手冊 - 身體活動指導篇」、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繪本 - 學生體育活動參與小學篇」及「校園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手冊學生體育活動參與中學篇」3 本手冊進度、討論案包括校園中公務人員涉及校園性別事件，其事實情節已達應予管制之消極資格時，依性平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應調離現職或不得再於校園服務之實務作法、本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不適任案初審結果、本部調查學校違法案件調查處理結果、審查裁罰案等，及提第 10 屆性平會第 2 次委員大會報告案(5 案)。

- 二、5 月 9 日召開第 10 屆性平會課程教學組第 2 次會議，會中檢視會議之決定 / 決議列管事項及 111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報告國教院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課程綱要中附錄二性別平等教育之『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學習重點舉例說明」案之規劃辦理，並討論「針對『國語辭典簡編本』與『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涉及性別平等議題內容之審修工作報告（含選材原則、編（審）修程序、性平檢視審查原則、可修訂範疇、爭議條目、修訂建議及處理方式等）」及提第 10 屆性平會第 2 次委員大會之相關議案。
- 三、5 月 11 日邀集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署，召開「校園性別友善空間指引研商會議」，整合現行相關補助校舍新建、整建之措施，研擬「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及宿舍設置指引(草案)」。
- 四、5 月 12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12802879 號函知受書面審查學校，配合校園防疫政策，本部「111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工作」延至 112 年辦理。惟學校有意願維持於 111 年受審者，於 111 年 5 月 25 日前函報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 五、5 月 16 日召開第 10 屆性平會政策規劃組第 2 次會議，會中檢視會議之決定 / 決議列管事項、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等，提第 10 屆性平會第 2 次委員大會之相關報告案或討論議案。
- 六、5 月 17 日召開第 10 屆性平會社會推展組第 2 次會議，會中檢視會議之決定 / 決議列管事項、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情形等，及決議提大會報告案共計 1 案 -- 本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名單」111 年度第 2 次審核報告案。

111 年 6 月

- 一、6 月 9 日召開教育部第 10 屆性平會小組召集人第 2 次聯席會議，會中報告及確認各小組會議紀錄，討論提列第 1 次委員大會議案，決議計提報告事項 13 案，臨時動議決議增列「新版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提委員大會報告案。
- 二、6 月 20 日召開 111 年第 3 季補助民間團體申請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計畫複審會議(計收到 2 件申請案)，通過補助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辦理「2022 第 29 屆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暨巡迴展」，及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影音與教育協會辦理「2022 第 9 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2 案。
- 三、6 月 23 日召開教育部第 10 屆性平會第 2 次委員大會，決議包括：訂定每年 4 月 20 日為性別平等教育日、通過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承辦人與直屬長官性別平等教育培訓課程案、通過「大專校院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草案)」及「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及宿舍設置指引(草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將處理原則函送各大專校院參考辦理，該設置指引則送請本部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署納入補助督導所屬或受補助學校新建、整建廁所及宿舍之參考依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部分則請國教署另案規劃辦理、請國教院就議題融入技術高中專業群科課綱及特殊類型教育課綱的呈現方式，辦理諮詢會議及蒐集相關意見，納入課綱相關基礎研究，並配合後續課綱修訂期程提出、針對「國語辭典簡編本」與「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涉及性別平等議題內容審修工作之原則、機制及共識，請國教院參考委員意見滾動修正、通過 111 年度本部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完訓人員列入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名單、校園中之公務人員涉及校園性別事件，其事實情節已達應予管制之消極資格時，應調離現職或不得再於校園服務之實務作法，後續再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專案會議研商可行作法，擬訂處置措施或方案、跨校校園性別事件經一校依性平法通報及調查處理，另一學校即免除通報責任報告案，通過自本件起，跨校校園性別事件經一校依性平法通報及調查處理，主管機關得免予追究另一學校延遲通報之責任、通過 111 年度第 2 次審核「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名單、通過新版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
- 四、6 月 30 日完成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設置大專校院性別主流化中心計畫(第二期)」，計畫執行期間為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新住民在臺灣

專題
企劃

專題引言

在跨國婚姻中尋找性少數

張正* / 專題主編

接到《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專題主編」的任務，要談新住民。呃呃，大家都在談新住民，覺得沒甚麼意思。不過讀了幾本季刊之後，哇，都是 LGBTQ 的超進步議題，我頓時燃起鬥志。

近 30 年來，50 幾萬新住民，其中不可能沒有性少數。但是弔詭、尷尬、難以啟齒的是，即使身為同志或其他性少數的新住民，也是順從於既定的性別分類、甚至性別不平等與不正義，然後透過「異性戀婚姻」關係來到臺灣，怎麼能浮出檯面？

我東問問西問問（抱歉，有點窺奇的心態），得不到答案，找不到訪問對象。罷了，也許在新住民領域談 LGBTQ 的時機，尚未成熟。還是先從一般觀察談起吧！

新住民如何被呈現？

我邀請了任職於故宮、長期關注新住民及性別議題的鄭邦彥，從近來各項東南亞與移民移工的大型展覽切入，借用他的專業素養與親赴展場的體驗，探討「展覽是如何被『做』出來」。鄭邦彥以〈在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一位基層館員的現場觀察〉為題，

圖 / pexels / Steve Johnson

* 現為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發起人、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曾任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移民工文學獎召集人、一起夢想公益協會秘書長、「外婆橋計畫」發起人、電視節目「唱四方」製作人、中廣越來越幸福主持人、《四方報》總編輯、《台灣立報》副總編輯、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著有《外婆家有事：台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2014 年，貓頭鷹出版社）。

描述了 5 場展覽：2014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的「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2018 年中正紀念堂的「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2022 年臺北當代藝術館的「非遊記」、國家人權博物館的「Ayo-Ayo！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

這 5 場展覽都頗具規模，但是再大的展覽，終究只能擷取吉光片羽。鄭邦彥認為，各類型博物館對於「移民移工」的回應，不可能一次就上手，但是在反覆的策展實踐中，能夠「擾動觀眾的感知」、「創造理解彼此的可能場域」。

另一篇文章〈移民移工在臺灣的藝文參與〉，則是試圖從表演藝術來「看見」新住民，撰文者是舞蹈家邵震宇。邵震宇提及三缺一劇團的《無枝 Nostalgia》、盜火劇團的《吉卜拉 Qibla》、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的《微塵·望鄉 Homecoming》、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尋找露西亞 Finding Lucia》等作品。

雖然表演藝術總是走開風氣之先，上述幾齣舞臺劇也深刻探討了移民移工在臺灣的處境，不過顯然尚未觸及 LGBTQ 的領域。邵震宇期待未來有更多藝文資源投注在移民移工這個領域，產出更多不同議題、不同層面的移民移工表演藝術。

當社工遇上新住民

接下來兩篇文章，則是第一線社福工作者的觀察。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社工督導陳新皓在〈淺談「跨文化能力」實踐於專業服務情境〉一文中感嘆，「即便我國政府自 2005 年（民 94）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工作，但是當前臺灣的社會環境，仍普遍將育兒、教養及照顧工作視為是女性的責任」。他說，許多社福工作者對於新住民與跨文化的了解仍遠遠不足，以至於提出「為什麼新住民這麼喜歡賺錢，孩子的事情都不處理？」、「寧願多兩、三份兼職，也不願意陪伴孩子？」這種重現或增強新住民不利處境的問題。

另一篇〈新住民與性別平等的距離〉的作者馮玉芳，既是社工，也是自越南結婚來臺的新住民。馮玉芳比較了臺灣與越南兩地的性別平等概況，也寫下她在第一線接觸的同鄉新住民。

更特別的是，馮玉芳憑著迫切的學習熱忱，以低收入戶的家境，一路從國小補校讀到博士班。她「始終相信新住民非絕對弱勢，只是因為家境或養育子女，所以較晚、較難起步」。馮玉芳期待新住民透過進修培力自己、培養性別平等意識，進而推廣性別平等的觀念，讓新住民「從使用服務者成為提供服務者」。

最後一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位心思細膩、文筆極佳的新二代許育甄，曾以一篇書寫自身感受的動人文字〈遠方的胡志明市〉，獲得新北市新住民文學獎首獎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1876>)。這次我請她不要寫自己，試著寫〈新二代眼中的跨國婚姻及性別平等〉。許育甄搜索回憶，爬梳父母的婚姻在性別不平等的大環境下，如何艱難維繫，終至斷裂。她也寫了同村嫁給臺灣老翁的中國新住民，如何孤立無援，但仍繼續堅忍地過活。

作為年輕女性、晚輩，許育甄在村裡當然沒有發言權，但並不是沒有意見。她以無比溫柔卻也犀利的文字，寫出了她看到的不公平。

不說話，並不是沒有意見

不出聲，並不代表不存在；不說話，並不代表沒有意見。近 30 年來，合計上百萬的婚姻移民與外籍移工已經是臺灣社會的重要組成，她 / 他們或許因為欠缺中文能力，所以無法在以中文為主的臺灣社會取得合乎比例的發言權。至於人數更少，少到彷彿不存在的「新住民中的 LGBTQ」，更是連現身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我仍樂觀地相信，藉由一次次的展演，一遍遍的訴說，一篇篇的書寫，臺灣社會能夠一步步朝著我們自己所標舉的正義、公平、人權前進，讓每一個人，都有發聲的權利。



專題引言：在跨國婚姻中尋找性少數

關於「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爛時光是一家「只借不賣」的書店，書籍借閱不設歸期，並鼓勵讀者在書頁中大方劃記寫眉批，在書頁中進行另類的實體交流。書店二樓場地，不定期舉辦東南亞講座、放映非主流紀錄片。2015年6月書店開幕不久之際，舉辦成露茜紀錄片《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電影分享與座談。2022年書店甫獲樹梅基金會舉辦之「獨書獎」——特色書店。（圖/張正提供）

書店官網：<https://btbs.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astlibRARY/>



在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 一位基層館員的現場觀察

鄭邦彥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

我是一位博物館基層館員，看展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觀展時，我總會反覆思考——每一檔展覽是如何被「做」出來。有別於其他行業，博物館策展是以其藏品為脈絡的實踐。因此，策展不太能夠天馬行空，需要透過藏品結組成為展覽內容，關鍵在於「有意義的策展意圖建構」。近年來，東南亞新住民和移工成為熱門的策展主題，譬如：2014年「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2018年「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去（2022）年，則有臺北當代藝術館推出的「非遊記」展、國家人權博物館策劃的「Ayo-Ayo! 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等。以下僅就自己親赴展場的經驗，提出「在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的現場觀察。

從「伊斯蘭」到「來自四方」

2014年，國立臺灣博物館與臺灣伊斯蘭研究學會、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等單位共同策劃「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展期 2014/1/14 — 9/14，以下簡稱伊斯蘭展），以「神聖空間」、「生活與文化」及「時空走廊」為策展主軸，試圖透過展覽提供觀眾身歷其境，認識伊斯蘭文化及穆斯林生活——宗教儀式及節慶、生命禮儀、服飾觀及樂器、幾何美學等多元面向；為了達到身歷其境的效果，「情境展示」成為不可或缺的實踐策略，伊斯蘭展精心設計了「清真寺大殿」、「咖啡廳及住家」和「市集」等三個展示情境，以呼應策展主軸（蘇憶如、隗振瑜、吳柏駿，2018）。

當時，曾先後觀展數次，我所觀察到的是：觀眾隨個人興趣，自由欣賞展件、閱讀說明文字或聆聽伊斯蘭音樂，而多數觀眾或為華人。這和過往觀展經驗，並無不同。不過，特展最後兩週再赴展場時，見到有年輕的穆斯林觀眾，在「清真寺大殿」裡進行晌禮禮拜，有 4 位男性、5 位女性參加，由站在最前方的第一位男性主禮，全程約 5 分鐘。此時，原設計為神聖空間的展示區，瞬間變為真正的儀式空間，與當下穿梭在大殿兩側仍在看展的觀眾，互不干擾、同存一室，好不熱鬧。

同（2014）年 8 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策劃「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展期 2014/8/27—2015/3/29，以下簡稱四方展），東南亞新住民的身影，再次現身。展覽主題包括：1860 年代以後奉主之名而來的西方傳教士、1955 年因戰亂而來的浙江大陳島人、1980 年代以後來到都市工作的屏東春日鄉古華部落排灣族人、1990 年代以後遠嫁來臺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以及無戶籍國民與移工在臺灣的故事（吳佳霓，2017）。

► 印尼留學生於臺博館展場內進行晌禮。(圖 /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在伊斯蘭展觀展經驗發酵下，對四方展心生好奇，專程南下3次，想要了解移民的策展敘事是如何被拆解成為不同的展覽元素，觀眾又將看見了什麼？觀展後，我注意到四方展裡「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這個大敘事，都是由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小人物串連起來，透過田野調查與展件徵集，讓他們的故事更加立體、有血有肉。記憶猶新的是一封移工媽媽寫給肚子裡即將出世的孩子的信函，雖我看不懂這封信的內容，透過展示說明文字，「她不希望孩子未來人生中，有任何一天像爸媽一樣過著流浪躲藏的日子」，透露出明天更好的期待和想望。



►「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展場一隅
(2014，鄭邦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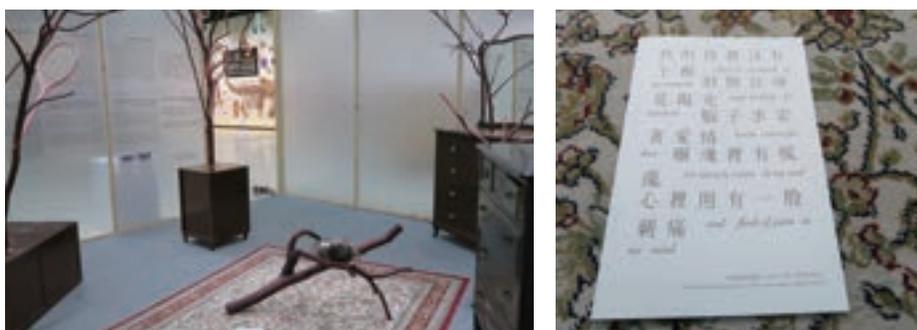
用「家庭備忘」記錄心情

有別於伊斯蘭展、四方展，「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展期 2018/5/11 — 8/26，以下簡稱家庭備忘展），不再採取以「物件」為主體，而是以「觀眾」的感知為核心的策展模式，由此設計「遷徙之島」、「家庭備忘」及「家鄉風景」等3個子題。譬如，在「遷徙之島」子題裡，只展出一件結合雕塑與聲音的裝置作品，名為「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脖頸在尋覓陽光，腦子索求愛情，靈魂裡有慌亂，心裡則有一股刺痛」（以下簡稱「我的胃裡沒有午飯」），不只擾動觀眾的感知，更試圖在新住民的原生家鄉與新故鄉之間，創造理解彼此的可能場域。

「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裝置作品，由藝術家郭俞平發想，先透過臉書徵求「作品參與者」，邀請「對寫作、藝術創作或對口述聲音演出有興趣，目前旅居或定居於臺灣，曾在兩個國家以上工作和生活經驗（包含母國）的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女性」參與創作；創作主題緊扣合著「家」這個關鍵字：每個人都

有自己關於家的記憶，不一定是具體的一棟房子或景色，也許是一個熟悉的味道、一段旋律或一抹陽光，那是記憶的蘊藏，一種專屬於個人並銘刻至身體中的痕跡（郭俞平，2018）。最終作品，由越南演員陳秋柳、新二代演員鄭琬誼（陳秋柳女兒），法國聲音藝術家澎葉生（Yannick Dauby）、臺灣演員楊奇殷共同完成。

裝置作品現場，只見在刻意倒置的4座木櫃傢俱，中央擺放一張地毯，邀請觀眾入座，聆聽一段「我的胃裡沒有午飯」母女對話。此對話並無邏輯性或是交待時序因果的故事，其中交錯母語歌謠，以及片斷的小女孩獨白。當我坐在其間，聆聽並翻閱對話文字，感受到這一切「好不真實」，這與傢俱上長出的樹枝、破網球拍，還有樹枝的鳥巢，再再強化了虛構的想像，與真實構成對比。



►（左）家庭備忘展展件之一，「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裝置作品與（右）作品導覽手冊（2018，鄭邦彥提供）



►「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入口主視覺（2018，鄭邦彥提供）

「非遊記」的明天，會更好嗎？

2022年，臺北當代藝術館推出「非遊記」展（展期 2022/5/10 — 7/31，以下簡稱非遊記展），策展人為鍾適芳，邀請臺灣廖雲章、張正，以及泰國格拉西亞·卡威旺（Gridthiya Gaweewong）、塔農·恰帕迪（Thanom Chapakdee）、阿堤·穆桑（Arthit Mulsarn）等5位，擔任協同策展人，共同展演一場非官方的臺灣與泰國紀行。誠如鍾適芳引言，非遊記「既不屬於寫意的行旅文類，也沒有浪漫的遊蹤剪影。展覽以兩條交錯、相續的軌路，輯錄散落邊陲、被主流敘事淹溺的細弱發聲」（鍾適芳，2022）。其中，第一軌是〈我們可不是來玩的〉，由廖雲章、張正策劃，以「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與《四方報》時期所徵集的來臺東南亞新住民、移工的書信和藝術創作，以及他們面對鏡頭電視節目「唱四方」的母語歌影片為主要展示內容，冀以傾訴這趟旅程裡或為牽絆、期待等複雜心情。

同（2022）年8月，「Ayo-Ayo! 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展期 2022/8/2 — 9/4，以下簡稱人權展），移師臺東藝文中心展出。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主辦「2020 移動人權共學培力講堂」，邀集 14 間國內公私立博物館機構、15 個國內非政府民間組織，共同參與人權展的策劃。歷經一年多的準備，該展 2021 年先於人權館的臺北景美園區開展，之後巡迴至臺東，以「凝視—生活空間的再發現」、「現場—不可見的風險外包」、「練習—明日的平等與共生」、「閱讀間」等四個子題，以近距離勾勒移工的日常生活、勞動處境，並梳理移工人權的在臺發展等議題（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

► 臺東藝文中心「Ayo-Ayo! 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之入口意象（2022，鄭邦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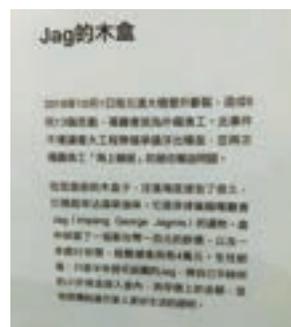


趕在7月底、8月初，欣賞了非遊記展和人權展，我感受到截然不同的現場觀察。雖對非遊記展的主軸，並不陌生，或有展件我曾於四方展中看過，不過當展件不再是單一物件，而是裝置結組並與展場氛圍結合時，頓時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感知場域。「非線性的逃逸」裝置作品，是在闇黑的空間裡，展示來自越南失聯移工陳維興（TRẦN DUY HƯNG）的多幅繪畫作品。作品彼此之間以懸掛的黑白布條區隔；布條上，有摘錄自《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四方報編譯，2012）一書，如「#逃跑日常，想念家人」、「#失聯移工的好朋友，計程車司機」等的 Tag 文字。如此安排，為觀眾共構了身處迷宮、無處可逃的意象。



► 非遊記展「非線性的逃逸」裝置作品一隅（2022，黃小聞提供）

人權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家庭看護工工作環境的裝置作品，其中一隅的助行器上，貼有「下午出門曬太陽 1 小時」的便利貼，助行器背後屏風上架設監視器。不過我更有感覺的展件，則是「Jag 的木盒」，木盒主人是來自菲律賓的外籍漁工 Impang George Jagmis。2019 年 10 月 1 日南方澳大橋意外斷裂，6 位移工罹難，Jag 是其中的一位，這木盒是他的遺物。當木盒被打撈出海時，盒裡還裝有一張新臺幣百元鈔票和一本存摺。此木盒和展場的諸多裝置場景，或令觀眾不勝唏噓，然而，建構一個對移工友善的工作環境與體制，不再流於倡議「『非遊記』的明天，應該會更好」，才是關鍵。



► 左一，人權特展展場一隅；右二「Jag 的木盒」與說明文字（2022，陳怡蓁提供）

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巧思與實踐

回到受邀撰稿時，專題主編提及「新住民在『博物館』這個領域激起的漣漪」，促使我重新思考「博物館是如何『做』東南亞移民工」？不時聯想到林潤華（2022）學習成為合格飼主的經驗。她自述「我與華生在動物醫院確立了寵物與飼主這段社會關係。……為了牠的身體著想，我也開始學會製作「貓食」，豐富牠的飲食條件，而讓牠不只是一吃乾飼料。從『作』（making）空間或『作』（cooking）飲食的日常生活實踐，我慢慢變身成一隻貓的合格飼主」（頁36）。

兩相對照，當我穿梭於上述「東南亞新住民」為題的策展，不難發現：博物館「做」移民工——不僅賴於「有意義的策展意圖建構」，並以挑選（或創造）合宜的展件（或裝置），再搭配設計展覽場域，三者缺一不可。此三位一體的策展實踐，處處都是巧思。本文的現場觀察，係借用 Love 等人（2021）提出的「策展競值模式」（Curation Competing Values Model）作為架構。該模式由三個面向組成，分別是 X 軸：以物件或觀眾為核心的詮釋策略（interpretive focus from object to audience）、Y 軸：以策展人主導或合作策展的權力關係（curatorial power from individual to collaborative expertise）、Z 軸：以「文化的民主化」或「文化民主」的策展意圖（exhibition intentions from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to "Cultural Democrac"），謹此說明。

要言之，博物館如何回應「移民移工」作為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想必這個「做」展覽（making exhibition）的學習歷程，不太可能一次就上手，因為博物館類型眾多，勢必依其策展意圖、藏品類型的差異，產生不同的策展實踐，而總在每次跨域與結合社群觀點的實踐中，產生巧思，邀請觀眾齊來品味。

參考文獻

- 四方報編譯（2012）。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時報文化。
- 吳佳霓（2017）。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策展歷程札記。《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4，167-194。
- 林潤華（2022）。貓狗狗一家人：多元成家的另類思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33-38。
- 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8月2日）。「Ayo-Ayo! 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移師臺東於8月2日開展。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www.nhrm.gov.tw/w/nhrm/News_22080217561531950
- 郭俞平（2018年3月20日）。展覽徵求作品參與者 - 我的胃裡還沒有午飯脖頸在尋覓陽光腦子求索著愛情靈魂裡有慌亂心裡則有一股刺痛 /851691401700058/
- 鍾適芳（2022）。讓我唱給你聽：「非遊記」的非官方版本台泰紀行。臺北當代藝術館。https://www.mocatapei.org.tw/tw/ExhibitionAndEvent/Info/非遊記
- 蘇憶如、隗振瑜、吳柏駿（2018）。以展示詮釋的觀點論「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展場之空間特質，《臺灣博物》，124，56-61。
- Love, A. R., Villeneuve, P., Burns, J., Wessel, B. & Jiang, X. (2021). Dimensions of curation competing values model: Tool for shifting exhibition priorities in art museums.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64(4), 715-731.

移民移工在臺灣的藝文參與

邵震宇

阿薩德中東舞蹈團藝術總監

臺灣的劇場演出種類相當多，談論的議題也陸續拓展中，從同志、跨性別，到移民移工，觀眾都能進劇場挑選自己有興趣的故事。

移民移工議題展演中的性別失衡

近來以東南亞移民移工為主題的演出，有三缺一劇團的《無枝》(Nostalgia)、盜火劇團的《吉卜拉》(Qibla)、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的《微塵·望鄉 Homecoming》、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製作的教習劇場《尋找露西亞》(Finding Lucia) 等作品。這 4 個作品，探討的都是東南亞「女性」的移工及新住民。

《無枝》講述主角 Anna 受到不同的壓迫，如雇主的抱怨、被看護的阿公性騷擾，以及整個社會的制度不公。

《吉卜拉 Qibla》描述外籍看護娜蒂決定逃跑，但因為放心不下她所照顧的鄉下獨居阿嬤，決定帶著阿嬤一路往麥加方向的吉卜拉前去。

《微塵·望鄉》是人偶同台的現代偶戲，越南新住民二代的馬莉莉，聘請越南看護來照顧父親，並在身分認同中不斷掙扎。

在教習劇場《尋找露西亞》中，觀眾則透過演教員的引導線索尋找露西亞，試想如果是露西亞，會做什麼決定。並透過討論，進一步了解主角在其中的種種為難。

勞動部的勞動統計查詢網¹資料顯示，近幾年臺灣的東南亞「產業移工」男女人數相當，而「社福移工」女性則是占 20 幾萬，男性不到 2000 人。也就是說，女性移工佔了較高的比例，且絕大多數是生理女性的外籍看護工、幫傭，她們的工作場域就在臺灣人的「視線」之內。這或許能夠解釋，劇場中的故事主角往往以女性為主。

移民移工藝文展演中，鮮見的同志與跨性別題材

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社群中，有關同志、跨性別的資訊不多。據筆者目前的訪查研究，還沒有劇場表演探討此一題目。唯有在《無枝》一作中，簡略提到女主角有女友。在紀錄片的領域，比較知名且難得的是 2004 年開拍的紀錄片《T 婆工廠》，片中呈現了移工女同志情侶的生活與抗爭。

「東南亞」議題在臺灣的關注度，本來就遠低於「歐美日韓」。雖然近年在眾人的努力下，新住民與移工相關活動增加許多，然而對觀眾來說，仍處於被動式地接收訊息，而非主動有興趣想了解，因此也就沒有那麼多的藝術工作者去創作相關主題，更遑論新住民、移工的同志與跨性別議題。除非創作者與受訪者非常熟，或本來就是朋友，不然創作者很難知道這個面向。

在表演藝術領域中，要產出一個深刻的跨文化戲劇文本，需要大量田調，絕非易事。舞蹈作品也需透過編舞者個人經驗或對事件的了解，才能深入情感的核心，用抽象的身體語彙來傳達給觀眾。

不過由外籍移工自行發起的活動中，尤其在熱衷選美比賽的菲律賓社群，LGBT 族群的選美已經司空見慣²。

1 可在網站「統計資料庫查詢」項下「外籍工作者」，查找 1991 年（民 80）起的相關數據。
<https://statdb.mol.gov.tw/evta/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wqrym%20enu2&cparm1=wq14&rdm=l4y9dcli>

2 參見 One-Forty 網站文章〈【在美之前，無關性別】直擊！菲律賓移工選美比賽〉
<https://one-forty.org/tw/blog/lgbt-migrants>

移民移工參與藝文展演

筆者曾受邀於2018年臺北開齋節活動演出中東舞蹈，當天觀眾絕大數是印尼移工。他們的熱烈反應，讓每個表演者都感受到滿滿活力。其中一段互動式舞蹈教學，我邀請觀眾上臺一同共舞。

根據以往的經驗，臺灣觀眾比較害羞，必須多邀請幾次才會上臺。但是開齋節當天的印尼觀眾，則是熱情地搶著舉手上臺。即使學的是埃及南部的努比亞舞蹈，與印尼文化大不相同，但大家舞動起來沒在客氣，氣氛極為熱絡，讓筆者原本以為穆斯林很保守的印象徹底改觀，也讓筆者有了未來與外籍移工合作演出的構想。

近年來，新住民相關活動日漸增加，像是2022年的高雄燈會，便邀請了越南、泰國、印尼、印度等多個新住民團體共同演出，讓觀眾看見不一樣的新住民形象。相對來說，邀請移工參與演出的難度則高得多，主要原因是時間，很少移工願意把少少的放假時間拿來排練藝術表演。不過若有更多藝術工作者願意接受挑戰，讓移工有機會參與藝術上的交流對話，想必會是一場很特別的演出。

許多先進國家如加拿大、英國，對移民移工的資源投注日漸增加，補助諸如藝術節等活動，藉此提升不同族群間的了解，減低彼此的疑惑矛盾。臺灣目前也正往同樣方向前進，雖然步伐不快，但仍讓人充滿期望，相信未來會出現更多不同議題、不同層面的移民移工表演藝術。

臺北市府 2018 年開齋節宣傳影片
夏日異國風，台北開齋節暨穆斯林嘉年華@大安森林公園！
<https://youtu.be/xfEmEAsV4z8>



▶ 2018年邵震宇(中)受邀拍攝臺北市府開齋節宣傳影片。(許修慎/攝)

淺談專業服務情境的「跨文化能力」實踐

陳新皓

桃園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社工督導

即便我國政府自 2005 年（民 94）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工作，但是當前臺灣的社會環境，仍普遍將育兒、教養及照顧工作視為女性的責任。而新住民女性面對適應新生活的挑戰，同時承擔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任務，落入了多重困境：一、竭盡心力履行社會建構的角色，不見得會獲得公共資源的支持獲肯定，但若家庭或孩子出現問題，女性反則容易遭受責難（張明慧，2012）；二、社會環境是否另外提供充分的協助或支持新住民面對生活適應上的挑戰？三、這些資源投入的背後，是出自於新住民作為主體的照顧或關懷，亦或是強化了前述社會建構出的母職？相關社福或教育工作者於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是否羅織出另一張綿密的網，致使新住民身處更加隱微的桎梏之中而無力擺脫？

日前受邀至網絡單位交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許多社福或教育工作者對於新住民族群服務的提問仍不出下列範疇：

「為什麼新住民這麼喜歡賺錢，孩子的事情都不處理？」

「寧願多兩、三份兼職，也不願意陪伴孩子？」

「為什麼很多新住民家長每次都只是敷衍我們？每次都說『好好好』，大多沒有具體作為？」

「我覺得來自某國的新住民媽媽都很『難搞』，心機很重」

在實務現場，專業人員對於新住民處境與跨文化的了解和認識，與 1990 年(民 89)起如雨後春筍的新住民相關調查研究、服務精神或政策沿革，明顯沒有同步。

所謂跨文化的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意指個人能有效且適當地於跨文化處境中，展現高階的文化自我覺察，以及了解文化差異於行為、價值與信念上的影響，並且是一種認知、情感與行為層面，能促使與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有效且適切的溝通技巧 (Deardorff, 2009)。

上述能力的培養，需要對於不同文化的內涵先有基礎且正確的認識，例如修正「越南是母系社會」這種常見的錯誤認知。接著，嘗試去傾聽與理解每位新住民獨一無二的移民考量或歷程。於日常互動的過程中，若誤以為新住民能以華語溝通，即代表其能完整且深刻的理解雙方溝通的內容，也是常見的誤解，另一方面，實務場域缺乏完備的通譯資源和制度，則是問題的一體兩面。

曾經與里長共同訪視居住於眷村的新住民，在丈夫過世之後便封閉自己、獨居在家，居家衛生條件惡化至鄰居不斷請求里長協助。據里長所稱，這位新住民時常念念有詞，但沒有人知道她在說什麼，有時在外遊蕩，疑似有精神狀況。我們在通譯陪同之下到場關懷，才了解這位新住民其實是位華人，但因學歷不高，只會說口音很重的潮州話。過程中新住民和通譯對答如流，我們協助里長表達對他的慰問與關懷，原先因著種種誤解，將其視為精神疾患者的判斷以致後續的處置計畫，產生了 180 度的大轉變。

另外一位服務對象，長期允許孩子可依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到校接受義務教育，校方導師、專輔老師轉硬兼施，家長才勉為其難地讓孩子的到校，避免過度缺席達到中輟標準。校方和社政網絡單位認為這位家長「過於寵溺子女」、「親職功能不佳」、「很難溝通」，而經本會了解，才明白孩子的母親曾在自己的求學期間，經歷過家鄉大規模的排華事件，她的好友在通勤途中遭遇不測，所以她認為：「讀書沒有這麼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快快樂樂、平平安安」。

當好多的「誤解」堆疊在一起，專業人員很難避免於日常生活或服務情境中，不斷重現或增強新住民的不利處境或負面評價。即使我國政府自 2003 年（民 92）開始推展跨部會的移民輔導工作，專業人員自服務新住民的歷程中所理解的資訊、界定的議題或者服務的評估，可能依舊如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洞穴隱喻」中所描繪的場景，我們關懷鑽研的仍僅是牆上閃動的光影。



► 本會通譯協助社工釐清服務對象問題處境和主述需求。(圖 / 陳新皓提供)

參考文獻

- 張明慧 (2012)。「他者」的故事—新移民女性母職的困境。文化研究月報，124，48 - 61。
- Deardorff, D. K. (2009).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新住民與性別平等的距離

馮玉芳 *

越南的中國新二代、臺灣的越南新住民，現為社會工作者

在我的記憶中，1995 年左右的越南社會氛圍相當重男輕女，同學們幾乎都有好幾位兄弟姊妹，然而女同學都得負責家務，男同學則無家務的壓力，大多數僅專心讀書即可。

重男輕女的越南傳統

若從歷史座標來看越南的性別意識，在封建時期，越南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要求女性尊崇「三從四德」(越文：Tam tông tứ đức)，女性沒有聲音與自主權。1968 年越南國父胡志明在遺囑提到「女性作戰能力不輸男人，政府要培力女性走向性別平等」，女性的能力才慢慢被社會認可。1980 年 7 月 29 日越南政府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並於 1982 年 2 月 17 日報告，同年 3 月 19 日正式宣布。

現今，越南女性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如阮氏金銀 (Nguyễn Thị Kim Ngân) 女士擔任第 14 屆國會主席 (1945 年至今唯一的女性主席，任期 2016 年至 2021 年)，如越捷航空的創辦人及其現任執行長阮氏芳草女士 (Nguyễn Thị Phương Thảo)。越南的性別平等教育，也提倡每個人得依照自己的能力與興趣為家庭付出，不再只是先生外出賺錢，妻子打理家務事，而有更多元的分工，如先生做飯、洗碗，太太加班賺錢。

* 越南的中國新二代、臺灣的越南新住民、用 18 年從識字班走到研究所、39 歲轉職為社會工作者。因童年家暴，一生尋找「人為什麼活著」的答案，直到透過書寫找到人生的光亮。期許用生命記錄島嶼婚姻移民的故事。於《獨立評論@天下》開設「新住民雜記」專欄：<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1>

不過，越南的性別平等完全落實了嗎？越南電子報 VNEXPRESS（2017）的報導指出，「確保通識教育課程中的性別平等」研討會中針對 1 至 12 年級 6 門學科的 76 本教科書分析，書中出現約 8,300 個人物，其中男性佔 69%，女性佔 24%，性別中立（例如：兒童、學生、家長）佔 7%。近 8,000 個圖像中，男性佔 58%，女性佔 41%，其餘 1% 為中性。教科書中著名人物的例子，男性高達 95%。另外，男性角色的職業多樣化，處在高社經地位或具英雄特質；女性主要的職業為家庭主婦、教師、上班族，是弱勢的性別，依賴擔任醫生、科學家、工程師、警察、士兵等男性角色；男性是家庭的支柱，有決定性的話語權。

越南婦女賦權商業聯盟 VBCWE（2020）平臺指出，在縮小性別差距方面，越南在 153 個國家中排名第 87，目前女性的收入平均每年比男性少 300 萬越南盾（約 3,800 元臺幣）。越南女性企業家的比例為 31.3%，而擔任高級職位的男性比例高達 77.6%。同一研究還發現，每週女性比男性多花 14 個小時做家務、照顧孩子和老人。

綜上所述，透過越南國父胡志明的重視及簽署 CEDAW，越南性別平等於 1980 年代已萌芽，但教科書的內容仍未落實性別平等，書中的圖像和敘述會在學童的觀念中灌輸性別刻板印象，從而延緩實踐性別平等的進程。另 2020 年越南的收入、家務分工，及照顧責任等議題，女性仍處於較不平等的處境。越南若要達成理想中的性別平等，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圖 / upklyak / freepik

來到臺灣傳宗接代的新住民

那臺灣的性別平等呢？每次參與性別議題的課程，我的腦海總是閃過阿鸞（化名）瘦小身影與她 6 個嗷嗷待哺的女兒。

阿鸞是我的同鄉，我們都是越南新住民。我用 18 年從識字班走到研究所，阿鸞則一直忙著懷孕、生產，坐實了媒體報導中的被娶來「傳宗接代」的新娘。

阿鸞的故鄉位在越南最南之地，家境清寒，下面還有 6 個弟弟妹妹。阿鸞體貼父母、疼惜弟妹，期望透過婚姻移民到臺灣賺錢貼補家用。她的先生是有智能障礙的獨生子，家庭經濟小康。阿鸞透過仲介結婚後，不曾外出工作。但婆婆會給她零用錢寄回越南，條件是她得負責家務以及延續香火。

我最後一次遇見阿鸞時，她的身型宛如一根筷子插著貢丸，離第 6 胎的臨盆不遠（已確定是女孩）。當時阿鸞很羨慕我能一直讀書，甚至有機會讀研究所。她說，她曾有當教師的夢，幻想自己穿著美麗的奧黛（áo dài，越南長衫）站在講臺上。但家境清寒的她只讀到 7 年級，接著輟學打工貼補家用。來到臺灣則忙於家務、懷孕、照顧孩子，教師夢已被現實磨得所剩無幾。

我曾問她，喜歡有這麼多孩子嗎？她說懷孕、生產的過程很累，但婆婆給的零用金能幫助弟弟妹妹就學，只要弟弟妹妹順利上大學，她自己不當老師也沒有關係。「或許下一胎就生男生啊！」那日她的喃喃自語猶如在耳……

我不清楚阿鸞是否還在為生「兒子」而持續努力。當時我尚未從事社會工作，對於性別平等的概念極為陌生，未能看見女性被當成生產工具的不公。但經歷孕育生命及生產的過程，我能明白女性得承擔的風險及壓力有多大。然而阿鸞除了體力上的沈重負荷，也無法免除精神壓力，尤其一而再、再而三地沒能為夫家生下兒子。

若還有機會遇到阿鸞，我想問她：當弟妹在她的幫助之下接受高等教育、各自獨立之後，她還有機會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嗎？

阿紅（化名）是另一個特殊的例子。她的女兒就讀高中，兒子即將出社會。她兒子的性別認同為女性，留了長髮也喜愛化妝打扮。阿紅的婆婆無法面對此事，時常數落阿紅：「都是娶妳這個外勞，我孫子才變成這樣！」對於婆婆的苛責，阿紅很痛苦，對於未來也滿是擔憂：「我們越南來的，在臺灣只能靠兒子，我以後怎麼辦？」

我沒有給予阿紅對與錯的答案，只告訴她性別不只有男性和女性，而且臺灣包容多元性別的社會。我也鼓勵她多聆聽兒子的想法，試著同理、尊重孩子的喜好。但現實生活諸多的限制與壓力，難以讓阿紅在短時間內接納兒子的選擇。

如何突破既有的框架？

新住民在臺灣生兒育女，生活重心都在家庭，但隨著孩子長大，逐漸放下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許多原本學歷不高的新住民選擇走進校園，期待透過進修達到「翻轉社會的刻板印象、有更好的發展進而增加家庭的收入、成為子女的榜樣」等目的（馮玉芳、鄭瑞娟，2019）。教育部亦於 2020 年訂立《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¹，鼓勵不同教育背景之新住民持續進修，接受高等教育。

生活越封閉、越少接收外來資訊，就越不容易改變諸如「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也不會相信自身有能力突破既有限制。而提供新住民更多的教育資源，等同為新住民開啟一扇窗，幫助新住民看見更多不同的風景，進而對這世界有更多的想像，例如性別不再限於男女兩性，家務不只女人的事，而是家庭成員共同的責任。

我本身作為千禧年婚姻移民潮的一員，自身的限制數不勝數。但經歷培力及進修，從使用服務者成為提供服務者，始終相信新住民非絕對弱勢，只是因為家境或養育子女，所以較晚、較難起步。一旦有機會接觸高等教育，或者參與培力課程，敢於飄洋過海的新住民均有能力獨當一面，並為社會出一份力。

期待有更多新住民透過進修培力自己、培養性別平等意識，進而推廣性別平等觀念給身邊的人，落實性別平等，也希冀新住民在臺灣的生活及發展越來越多元。

1 《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可參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65>



► 我帶著孩子一起做披薩，從小養成分擔家務習慣。(馮玉芳 / 攝)

參考文獻

- VNEXPRESS. (2017, August 29). Bất bình đẳng giới trong sách giáo khoa. (教課書裡的不平等). VN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bat-binh-dang-gioi-trong-sach-giao-khoa-3634161.html>
- VBCWE. (2020, October 15). Bình đẳng giới trên thế giới và tại Việt Nam qua những con số. (透過數據看見世界與越南的性別平等). *The Vietnam Business Coalition for Women's Empowerment*. <https://vbcwe.com/tin-tuc/binh-dang-gioi-tren-the-gioi-va-tai-viet-nam-qua-nhung-con-so-/27>
- 馮玉芳、鄭瑞娟(2019)。淺談東南亞新住民在臺進修。臺灣教育評論月刊，8(11)，42-49。

新二代眼中的 跨國婚姻及性別平等

許育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四生



我是所謂的新二代。

每當我與同學或老師說起我是越南混血，大家的第一句話都是：「所以你媽媽是越南人！」

沒錯，我的母親是越南人，大家都是用肯定而非疑問的口氣，他們很容易就會猜到，從來沒人猜錯，不會有人認為我的父親才是越南人。

在我們的村子裡，上演很多相似的情況，他們全都娶了外籍新娘。阿公、阿嬤或是那些長輩們稱她們為「越南仔」、「大陸仔」。

這些娶了外籍新娘的男人們分成兩種，一種是年近 30 還沒結婚或是沒有對象的，另一種是 60 歲想找第二春的。

我的父親是第一種，右邊鄰居也是，而左邊鄰居是第二種。

運氣好的、夫妻間相處還行的，能安安靜靜過生活的，在這個村子裡稱得上是「幸福的」婚姻。但我沒這個運氣，我父母的婚姻是另一種，母親跑了的那種。

* 曾獲第 11 屆新北市文學獎新住民文學創作組首獎，現就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級。

我的媽媽不是「跑了」

「你媽媽跑掉了，不會回來了，不要你們了。」

年幼的我聽著鄰居的閒言閒語以及阿嬤對於母親罵罵咧咧的指責，我不知道該呈現母親消失了的難過，還是要和阿嬤同一陣線義憤填膺，似懂非懂的我只好先隱藏著自己的情緒。8歲的我有一百個為什麼，但我問不出口；我有想說的話，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在七嘴八舌的言談中，找到立足之地。

母親其實沒有跑了，「跑了」帶有不辭而別的意思，但她有告訴我她要回越南，不回來了，這應該不算是「跑了」，而是「告別」。母親離開時跟她來時一樣，總是那麼匆促。

當年母親是父親跟阿嬤慎重地搭飛機到越南「挑選」過來臺灣的，母親也就是所謂的「越南仔」。登機時，父親手中提著母親的大行李箱，飄洋過海來到東北方的小島，裡面承載的是新住民來臺的黃金夢。

母親來臺後的頭一兩年，與父親的關係極好，就像熱戀中的情侶一般，很快的兩三年內生了我和弟弟，此時在阿嬤的眼中，母親的任務已經達成。於是她被安排在村子裡的工廠中做一些簡單的手工活，無趣的日子久了，母親決定回去越南，不過她並不像阿嬤及鄰居口中那般的無情，雖然她一走了之，卻也留下了連絡電話。

她離開的那天是早晨的飛機，我起床時，她已經離開。

嬸嬸說，母親其實不如其他大人口中說的那麼狠心和糟糕，她嫁來臺灣無依無靠，我的父親又是個無聲的角色，她所有的生活都在阿嬤的掌控之下，她是有很多苦衷的。

圖 / freepik / freepik

「妳媽媽是比較喜歡到處玩樂，她是把你們留在了臺灣，但就算她真的要把你們帶在身邊，帶得走嗎？」

「你知道嗎？同樣身為嫁進來的媳婦，你媽媽跟我訴過苦，阿嬤只把她當成生孩子的工具。」

阿嬤曾說過：「沒有母雞不會下蛋的。」這是母親離開後的幾年，嬸嬸告訴我的。

無聲的兒子與丈夫

我的父親也稱不上是位稱職的丈夫，我和弟弟出生後他經常晚歸，甚至不回家，我曾經在睡夢中被吵醒，看見母親跪在放置家用電話的桌子旁，跟父親的朋友通話說：「我拜託你們請他回家好不好？」

在這樣失重的婚姻中，阿嬤對於父親的包容並沒有同樣呈現在母親身上，鄰居的指指點點也永遠只落在隻身從越南嫁過來的母親身上。

我想母親或許真的是「逃回」越南的。

我曾經撥過母親留下的那支電話號碼，那時我必須小心翼翼地溜到2樓，小小聲地與母親通話，告訴她我又拿了什麼獎狀、考試得了第幾名。當我結束通話下樓後，阿嬤會陰沉著臉問我：「妳剛剛是不是打給那個女人。」

漸漸的，那支號碼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我就這樣與她斷了聯繫，雖然家中的號碼一直沒變，但我也未曾接到那通越洋電話。



母親離開後，村子裡的日常還是照樣上演，誰家的老婆跑了似乎已經不足以成為街坊鄰居間茶餘飯後的話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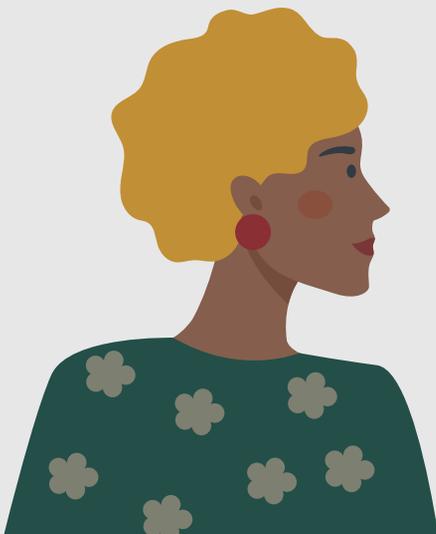
不公平的評價

幾年後，隔壁鄰居風風火火的娶了個中國籍的新娘，也就是所謂的「大陸仔」，他們辦了幾桌的好菜，邀請左鄰右舍一同來共襄盛舉這血統與文化資本嫁接的時刻。隔壁的阿伯是個老農民，60歲了僅靠著幾張照片就決定了牽手度過餘生的第二春，剛開始大家都對這位個頭嬌小、皮膚白皙的中國太太「印象不錯」。

然而這樣速食的婚姻，很快地讓阿姨發現了掏金夢碎。阿伯是個菸酒成癮的人，阿姨骨子裡有火辣強悍的個性，免不了的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鬧，雖然時常被不絕於耳的咒罵聲困擾不已，不過畢竟是別人的家務事，我並未多加留心。其他鄰居就不一樣了，他們比我「熱心」許多，紛紛到隔壁阿伯家，指著阿姨的鼻子，告訴她做人的太太氣焰不能那麼囂張，不能得寸進尺。

歷經那次嚴重的爭執以後，本來隻身到臺灣的阿姨在村子裡顯得更孤立無援了，她一人兼三份工，幫人打掃、做菜等等，偶爾隔壁還是會傳來阿伯的咒罵聲，但再也沒人去關心。後來，他們迎來了一個小男嬰，大家反而關心起來了，紛紛到隔壁阿伯家恭喜他，說阿伯是「老來得子」，阿姨在上次爭執後，也不與鄰居打交道了，鄰居對著抱著孩子的阿姨噓寒問暖，阿姨只是淡淡回應。

阿嬤跟我抱怨阿姨態度很差，看見鄰居也不知道要打招呼，每天擺著一副臉孔，好像大家欠了她多少錢似的。



嬸嬸說村子裡對阿姨的評價是不公平的，那些家務事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在新的環境，縱使文化語言的差異並不是太大，她畢竟離鄉背井嫁到了臺灣，肯定有她的辛苦之處。嬸嬸還說，「我和叔叔從不對她惡言相向，所以她對我們的態度也是客客氣氣的。」

也因如此，阿姨時常尋求我跟叔叔的幫忙，來到異鄉，不懂臺灣的電信、不知道要到哪裡修電視、不會操作智慧型手機、不了解新冠疫苗該如何登記施打，在鄰居的不友善中她無法向周遭的人尋求協助，只能賭賭運氣在剛好遇到我們時，請我們幫忙。這樣的善意是雙向的，有一次我們臨時需要一串衛生紙，想要跟阿姨買一串，阿姨擺擺手說：「沒關係，直接給你們吧！」

此時那些大人口中輕蔑的「大陸仔」聽起來才格外諷刺。

沒有對錯、沒有單純的標籤

母親與阿姨最大的區別除了一個是「越南仔」、一個是「大陸仔」以外，另一個就是母親逃走了，但阿姨並沒有離開，她選擇了在臺灣這個小村落裡吃苦耐勞定下來。母親與阿姨的抉擇並沒有誰對誰錯，光是要背井離鄉遠嫁到陌生的國度，就須要有極大的勇氣，這是母親與阿姨同樣背水一戰的堅定。

我同情母親的遭遇，心疼她受到的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同時我也敬佩阿姨的韌性，能夠堅強地支撐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們的跨國婚姻裡，夾雜著的是幸福、是謊言、是經過包裝的蜜糖、是拆穿後的失衡與不公，被貼上標籤的她們，在異國他鄉也曾是揣懷著夢想的人。

我的親生母親來自越南，是所謂的「新住民」，縱使她逃回了越南，我仍然混雜著臺灣與越南的血脈。

我是所謂的「新二代」，這不是標籤，這是流淌在我血液裡的身分。



新一代留聲機

特別
企劃

前言

作為新二代群體的切片， 我們的「性別公因數」又為何？

廖建豪 / 企劃主編

關於新二代留聲機

近幾年，新聞媒體與報章雜誌中漸漸能夠看見新二代的身影，可惜的是，新二代往往只能被形塑為刻版的二元樣貌，遂而形成「非優勢則弱勢」的對立現象。然而，在真實生活當中，「新二代」群體其實是更加多元的存在——我們既是臺灣人，也是新二代，具有雙重且交織的身分。

也因為這個身分，促使新二代的我們關注移民議題，但往往孤立無援，或僅在各地單打獨鬥，為了凝聚彼此的力量，2020年我們申請了「文化部青年村落行動計畫」，與夥伴共同舉辦讀書會、工作坊、共識營…等活動，希望藉此提升新二代群體對於移民議題的思辨能力，以及對公共議題的敏感度。在歷經數次的交流後，凝聚共識的新二代們，逐漸形成「新二代留聲機」團隊。

我們的「性別公因數」

2022年的暑假，新二代留聲機受邀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特別企劃的製作，期待能讓讀者進一步認識臺灣新二代的多元樣貌。新二代留聲機團隊成員皆是由新二代所組成，但我們的成長經驗與專業領域有所不同，再加上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經驗，其實臺灣新二代與新二代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在這樣的脈絡下，要透過為數不多的文章（7篇），呈現新二代群體的「性別公因數」，那必然不是全面的。

因此，我們想先和讀者取得一個共識，在這個企劃中，我們試圖透過團隊成員彼此的生命經驗的交集，找到新二代群體與性別的關聯性。我們明白，每個故事之所以能夠被看見，那必然建立於他願意被看見，且有機會被看見，至於其他未及書寫的部分，期待有朝一日也能被理解。或許，這麼形容能夠更為貼切——特別企劃僅是新二代群體的切片，固然難以顧及全貌，但讀者所能見的新二代生命經驗的書寫，也同樣真實。

我們決定以「新二代在不同生命階段所面對到的不同課題」為題，以學齡前、國小、國高中、高中升大學、大學與工作等階段做為分界，邀請 7 位分別身為泰國、中國、菲律賓等新二代的筆者撰稿。有趣的是，當命題與「性別」掛鉤，許多筆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聚焦於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無論是談論「期待」的置放、「角色成就」的相互建構、「身分」的銷聲匿跡，亦或是「照護責任」（特別是社會賦予女性的照護責任）的放大與移轉，都再再反映了新住民與新二代之間特別緊密的連帶關係。

而除了對於家庭關係的描繪以外，我們也邀請新二代書寫自身在與學校或社會的互動當中，所面對到的不同困境，例如：金耳環乘載著泰國家庭的祝福與思念，卻被師長貼上「愛慕虛榮的三八女孩」的標籤；寒暑假作為新二代鮮少能夠回外婆家的機會，卻總必須跟升學主義的壓力反覆拉扯；在多語衛教資訊缺乏的情況下，面對繁雜的照護工作，語言又成了另一道沉重枷鎖。這些文章是新二代留聲機成員的真實告白，但這些經驗來自作者的家庭，或母親原生家庭的羈絆。

本企劃的 7 位作者，以各自感到適切的敘事角度，對極度私人的生命經驗進行描繪，期待讀者付諸時間，給予每個作家被閱讀的可能。

至於，我們想呈現的新二代群體的「性別公因數」為何？我們的答案是，新二代與家庭之間（尤其親子關係），那具高度連帶性的複雜親密關係，包含一切攸關性別的渴望、思念，乃至於期待或責任，也似乎都奠基於此。

「在這個強調獨立個體意識的時代，跨國婚姻家庭的連帶關係又何以如此緊密？」，我們想將這個問題留給讀者們。

2021 年 6 月，我們正式在天下獨立評論成立「新二代留聲機」專欄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31>)，每個月固定發表一篇文章，議題多元，包含家庭、教育、文化、健康、時事等不同面向，以廣納新二代的多元聲音。歡迎所新二代投稿。期盼未來集結新二代的故事，出版屬於我們的書。（圖 / 廖建豪提供）



耀眼的金色祝福—— 東南亞女孩的金耳環

吳羿霆

現為小學與國高中泰語老師

金耳環，一個耀眼奪目的飾品，但對於東南亞女孩來說，它可不只是個漂亮的配件，反而有著獨特意義。以我為例，我的金耳環，就是對於過世外婆與泰國阿姨們的連結與記憶。

耳洞的由來

在我幼稚園中班時，因為外婆過世，我跟著媽媽回泰國奔喪，懵懵懂懂的年紀，還不了解什麼是生離死別，對於外婆的記憶也很淡薄。

喪禮結束後的幾天，我坐在阿姨的車上，看見路上年紀比我還小的女孩戴著銀色大圓圈耳環，當時只有一個感覺：「哇！她好漂亮啊！我也好想戴銀色的大耳環呀！」回到家後，我忐忑地將想穿耳洞戴耳環的想法告訴媽媽，本以為母親會用「小孩子不能戴耳環」、「穿耳洞很痛」等理由拒絕，令人訝異的是，母親非但沒有拒絕，甚至跟阿姨交代，有空時帶我去醫院穿耳洞。

那天，因為媽媽有其他事情沒跟著一起來，只有阿姨在醫院裡抱著我等候。看著醫生在我的耳朵上標記記號，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想跟醫生說等一下，卻又因為語言不通無法清楚表達，於是只依稀記得醫生對我說：「不用害怕，一下子就好了！」便狠狠地對著我的耳垂穿過去，沒有留給我後悔的機會。於是我就在 5 歲那年，擁有人生中第一個耳洞。

打完耳洞，我戴上人生第一對金耳環，那是媽媽請阿姨買給我的，跟我說戴上金子的耳環比較不容易發炎。當時我真的覺得好醜，為什麼要戴這個小小圓形的金耳環，而不是我想要的大圓銀耳環呢？

那天晚上我就近住在小阿姨家，媽媽則是住在三阿姨家，我要獨自度過一個沒有媽媽陪伴的夜晚。阿姨叮囑我洗澡時小心注意耳洞，盡量不要讓傷口碰到水，必須細心照顧，但到了半夜，我還是因為輕微發炎跟耳垂有異物感而痛得輾轉難眠，每一個小時就醒來一次，不斷問阿姨現在幾點了，想請阿姨天一亮就帶我回媽媽所在的村莊。可不知為何，那個夜晚變得好長好長。

當時的我既無助又後悔，我好想在另一個村裡的媽媽。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選擇穿耳洞？為什麼我要戴耳環？為什麼是這只不好看的金耳環呢？

東南亞女孩陣線

回到臺灣，我成為了幼稚園中最特別的一個孩子，一個戴著金耳環的孩子。不過，那時同學們大多都只是對耳環感到好奇，他們說他媽媽也有一樣的耳環，但媽媽說這是大人才可以戴的東西，為什麼妳請假回來就戴著大人才可以戴的耳環呢？我一時半刻也不知道如何解釋，只知道金耳環使我變得特別，變得與眾不同。

後來到了國小，班上有 3 個媽媽是越南籍或印尼籍的同學，她們耳朵上也戴著金耳環，有小巧可愛的圓點造型，也有超大圓形款式。在那個班級，我一瞬間變得不特別了，我有的金耳環，別人也有。但也是從那之後，我們組成了東南亞女孩陣線，互相分享著彼此的耳環，有個女孩說，她媽媽回去越南 10 天，會幫她帶新的金耳環回來，我帶著羨慕的眼神看著她，多麼希望我也能再有其他款式的金耳環。

對我來說，金耳環是一種與女孩們交流的話題，也是一種自我認同的象徵，它承載了我對過世外婆的記憶，也讓我與泰國阿姨們有所連結，它讓我深刻明白我是臺灣的孩子，也是泰國的孩子。

泳池、耳環、指甲彩繪

小學三年級暑假，媽媽帶我去鎮立游泳池學游泳，我的同學是鄰校校長的女兒，游泳教練是體育大學的學生。我很喜歡游泳課，喜歡跟同學在水中玩猜拳遊戲，贏的人能選擇今天要在兒童泳池還是成人泳池練習，也喜歡教練誇獎我蛙式游得標準，再努力練習或許能去比賽。但我不喜歡隔壁班的教練，那位教練也是體育大學的學生，他總是喜歡對我指手畫腳。

上了兩個禮拜的游泳課後，我跟著媽媽回泰國找阿姨，泰國的二阿姨見到我很開心，帶我去她上班的豬腳店介紹了一輪，讓我一一跟店裡的長輩打招呼，下班後便帶我去金飾店，讓我挑兩款耳環，作為好久不見的禮物，而我分別選了鑲鑽的金蝴蝶，以及搖晃時像在跳躍的金海豚。在買完耳環後，阿姨小心翼翼地叮囑我要好好戴著耳環，千萬別讓它不見了！也告訴我，因為她很愛我，所以贈予我這兩對金耳環，希望我平安健康長大。當時我還不懂金耳環的寓意，只知道這是很貴重的禮物，而我一次收到兩個，心裡既興奮期待，又怕一個不小心弄丟它。

幾天過後，媽媽帶我去美容院做指甲，在泰國做美甲很便宜，手腳一起施作只要100元。那天，我的手指甲被塗上了美麗的粉色，中間還有用棉花棒點上的小花，我覺得美麗極了！我有美麗的金耳環，還有漂亮的小花指甲彩繪，但回到臺灣後，隔壁班教練看到我戴著新的蝴蝶耳環及鮮豔的美甲，卻在班上同學面前說我很騷很俗氣，才小學三年級卻這麼愛漂亮，真不知道為什麼她媽媽要給她用這些有的沒的。

當時的我聽到這些話，覺得既氣憤又羞愧，為什麼我回了一趟泰國，收到阿姨給我的禮物，讓媽媽帶我去做指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為什麼臺灣的孩子不會這樣做，而我這麼做卻成了愛慕虛榮的三八女孩？

金耳環的意義

其實，阿姨給我的金耳環是有其意義的，在泰國，金耳環是有錢人佩戴的飾品，阿姨贈予我金耳環，表示家裡無需對金錢擔憂，有足夠財富能購買金耳環佩戴；再來是金本身就是一種好的惰性金屬，貴重且抗氧化性高，佩戴它能使心神安定，不容易情緒起伏大，能讓孩子心緒穩定；不僅如此，耳環也總是成雙成對，所以贈送金耳環也是和諧、吉祥的意思，寓意圓滿、好事成雙。

而有些國家喜歡佩戴玉手鐲、翡翠等飾品，在泰國也有玳瑁手環、銀手環和銀耳環，長輩們也會視情況贈予晚輩。玳瑁是一種海龜，玳瑁手環便是海龜殼手環，可是在現代，因已無法再捉捕海龜，所以現存的玳瑁手環都是極其珍貴且歷史久遠的。而銀手環與銀耳環也是貴重金屬的一種，「銀」在泰文是「錢」的意思，送晚輩這些首飾也代表祝福財富滿滿，富貴綿延。

在知道這些阿姨贈予的泰國首飾文化意義之後，我每天都佩戴著阿姨的祝福，不敢讓耳環不見或損壞，因為我知道，這是遠自泰國的心意，希望我能平安長大，能成為穩重之人。

只是意外來得突然，小學五年級時，家裡遭小偷闖空門，把泰國阿姨們送給媽媽的結婚金飾給偷走了，也偷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對金耳環與可愛的跳躍海豚耳環。我記得十分清楚，就在事情發生的兩個禮拜前，我才剛換下海豚款式的耳環，戴上了鑲鑽蝴蝶，只因不想都只戴一款，要讓阿姨的心意最大化，所以每隔半年我就會更換耳環一次。可是這下，我沒有機會再更換了，阿姨給我的愛、對我的情感寄託，都被可惡的小偷偷走了。



► (左) 阿姨送我的帶著祝福的鑲鑽蝴蝶金耳環，也是我現存的唯一的金耳環。(右) 我兒時佩戴的特製銅腳環，大人會依循聲音判斷我的所在位置。(吳羿靈 / 攝)

耳洞癒合了

就這樣，我戴著僅有的那副鑲鑽蝴蝶耳環，一路上了國中，班上，有些愛美的女孩開始佩戴耳環，她們也會詢問我為何只戴金耳環？為什麼不嘗試最新款的時尚耳環呢？我只是笑著說：「不了！我已經戴著這個好幾年了。」但我沒說的是，這已經是我唯一一副來自泰國的金耳環，我對於沒能力保護好阿姨給我的愛感到抱歉。

到了高中，學校有禁止戴耳環的規定，所有女孩們都要摘下耳朵上美麗時尚的耳環，用耳棒取代防止耳洞癒合。前兩年的我，戴著耳棒十分不習慣，總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洗澡或運動時也會不小心將耳棒遺失，需要再更換新的耳棒。久而久之，我對於耳棒是否有在耳朵上變得越來越無感，也漸漸忘了定時更換。發現時，其中一個耳洞已經癒合。

原來褪去阿姨們給我的耳環，會讓我失去耳洞。隨著耳洞癒合，從 5 歲起就陪伴著我長大的存在，消失了。我與阿姨們的回憶、我對過世外婆的記憶，彷彿也隨之消失了。

耳環是為了漂亮美觀？

金耳環對於東南亞女孩的意義是什麼？它是否真如我隔壁班的游泳教練所說的，是為了愛漂亮及虛榮而配戴的？對於我而言，戴金耳環是與媽媽母國的連結，是阿姨們給我的愛，也是我切割不掉的一部分，絕對不只是為了漂亮美觀。在我成為泰語老師之後，我常常反思，學校中是否也有像游泳教練那樣的老師，在不了解孩子的文化背景下，就斷然認定配戴金耳環是為了虛榮及愛美。我想告訴他們，也希望學校中的老師及學生都能夠了解，當有女孩在學校戴金耳環，可能有其背後的意義，而不是表面看到的樣子。

尋回最初的記憶

在 25 歲的尾聲，我選擇重新回到泰國穿耳洞，在失去耳洞的這幾年中，我常常帶著愧疚與罪惡感，總覺得辜負了阿姨們對我的愛，也隨著時間遞進，對外婆的印象越發越模糊。我曾想過在臺灣穿回耳洞，但那就不是帶著對阿姨與外婆記憶的耳洞了，所以當我重新回到媽媽的故鄉，重新找回耳洞的那一刻，我哭了。終於，時隔多年，我重新與阿姨們聯繫上，找回我 5 歲時對於泰國的記憶與回憶。

我與我的中國媽媽： 一位臺&中二代的「去自我污名」自白

劉俊良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一生

在許多新二代的生命經驗中，當人生開始向家庭之外發展，例如進入學校或其他環境，我們才驚覺自己有位「與眾不同」的母親，而我們也得接受現實——在這個社會裡，某些人好像並不怎麼喜歡自己「特別的」母親，甚至他們的不喜歡還會蔓延回到自己身上。因此新二代們做出了選擇，有些人致力向他人介紹自己的母親以及母親家鄉的文化，希望打破誤會、破除污名；也有些人選擇將自己的背景與母親盡可能的隱藏，冀望這些特別之處隱藏起來以後，污名便不會找上門。

我過往也曾經是選擇銷聲匿跡的一員。早在國小的年紀，便意識到中國籍新住民母親的污名，且深深的陷入與之抵抗、掙扎與拉扯的成長過程。直到多年後我漸漸與自己、母親以及那段回憶「和解」，並寫出這段往事，讓更多人知道一位臺&中新二代的生命故事，希望能鼓勵有相似經驗的人擁抱複雜、多元但真實的自己。

隱藏與現身的拉扯

約莫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我便能從與人的互動中感受到他者對中國的那股「令人說不上來」的奇怪反應，無論是班導師在課堂提高嗓門、高八度的問我：「你媽媽是中國來的？」或是同學聽聞此事之後詫異且帶著距離感的神情。當時恰逢「中國三聚氫胺毒奶粉」新聞籠罩全臺，雖然才小學一年級的我，不會知道臺灣社會因為這起事件對中國的反感更為嚴重，但仍憑著「小孩的直覺」，下定決心向他人隱藏「媽媽的存在」以及「她來自中國」。因此往後的幾年裡，凡是老師、同學討論到「初二回娘家」或任何關於母親的話題，我都竭盡所能地閃躲、裝傻，也用盡各種方式阻止媽媽參與班級家長會。不過這樣的想法，在我升上五年級之後發生了改變。

新的班導師非常鼓勵家長們參與班級的各種事務，舉凡運動會、園遊會和各種班際比賽，部分家長亦積極響應老師的號召。在這樣的班級氛圍當中，自己的家長參與班級事務是件在同儕之間很值得驕傲的事，因此我在經歷一陣心理掙扎之後，向媽媽提起了希望她能參與班級事務，而她也在我三番兩次的要求之下，加入了參與班級事務的家長的行列。接下來的日子裡，母親參與班級事務確實讓我受到老師的讚賞以及同儕的稱羨，不過那個令我困擾的問題也浮上檯面，同學們開始注意到媽媽的口音，時不時有人向我丟出「你媽媽是不是大陸人？」之類的問題。

雖說我在要求媽媽參與班級事務前也掙扎過她的「口音問題」，但是我沒有料想到媽媽那個以我聽來「不怎麼明顯」、「應該不會被發現」的口音，原來在同學耳中是那麼明顯、特別。我更沒有料想到，同學們試探性的好奇居然如此輕易地將我推入焦慮的深淵。然而我不知道該如何向媽媽表達我的焦慮，我曾不只一次聽聞媽媽與我分享她因為「中國人」的身分而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所以我不敢、不忍、也不願意告訴她「妳的身分讓我在同學間很困擾」，我只能不停暗示媽媽不要再參與班級事務。但是這並沒有用，她沒有意識到我的不安，仍熱情投身於「積極參與班級事務的俊良媽媽」。這成了我們親子關係的隱患，並在我升上國中之後徹底爆發。

關係的決裂——揮之不去的口音

隨著我進入國中階段，母親依舊是那位出現在班級活動的「熱情的俊良媽媽」，但是新的同學和班導都意味著環境以及規則的改變，此時媽媽參與班級事務再也不會讓我受到班導師的讚賞，或是在班級中享受羨慕的目光，剩下的只有同學們對於她的、令我不安的好奇：「你媽媽說話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此時的我仍沒找到適合的方式向她表達我的焦慮與不安，所以我選擇在她出現時躲得遠遠的，就好像只要我與媽媽沒有在同個空間同時出現，她就不是我的母親，而她的口音與我無關。但同學們的好奇並沒有因為我的鸵鳥心態而消停，反而全班都注意到「俊良媽媽」每次都會用她特別的口音問同學：「有沒有看到我們家俊良？」

我原先不希望大家注意到媽媽的口音，現在她的口音卻變成全班皆知的事。這個滑稽的狀況直到某次學校園遊會結束，一位同學私下突然跑來問我：「你媽媽的口音聽起來像大陸人，她是嗎？」這個問題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對方只是出於好奇而試探性的詢問，但我在當下猶如驚弓之鳥，心裡不斷想著：「完蛋，事情要暴露了！」於是在搪塞那位同學的試探之後，我決定在當晚向媽媽攤牌，我要用盡一切方法阻止她「毀了」我的校園生活。

矛盾的集合體

晚餐時，我向媽媽「發難」。我把自己從小學一年級以來所累積的，因為她的身分而受到的委屈，以及她頻繁出現在學校對我造成的焦慮與不安，一股腦的使勁朝媽媽丟去。初入叛逆期的我已經習慣因為各種日常瑣碎的雜事與母親大聲嚷嚷、謾罵，原以為這次她也會以同樣高漲的情緒回應我的不滿，然而在我一陣「情緒輸出」之後，媽媽並沒有如我預期般的憤怒，我只從她的眼神中感受到對兒子的失望，以及一句冰冷的：「你就跟外面那些人一樣，那麼討厭我嗎？」

言畢，媽媽匆匆收拾自己的碗筷便離開了餐桌，我則伴隨著時不時從媽媽房間傳出的啜泣聲，以及自己逐漸冷靜的情緒，陷入了記憶的漩渦。我回想起媽媽如何遭到同事排擠，如何因為口音而被客戶刁難，以及種種因為「中國人」身分而受到的不公平對待。我原以為媽媽是主角、是受害者，那些欺負她的人是壞人、是加害者，而我只是這些悲慘故事的聽眾。然而經歷了剛才的事件，我意識到自己不只是旁觀者，有時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會被劃分成「中國人」並遭受討厭，甚至有時，我會因為害怕被劃分為中國人或聽聞媽媽的經歷之後，內化了社會對待她的錯誤觀點而成為壞人。

就在前一刻，我從媽媽的兒子、她的聽眾、她最柔軟的那塊，搖身一變成為了增加她痛苦的加害者。然而，即便我想通了自己、媽媽以及這個社會的互動關係，我明天仍要面對同學的好奇與試探，因此我咬牙告訴自己：「雖然很對不起，但我猜媽媽『學乖了』，她應該不會再去學校了。」我決定把才釐清的關係打亂，以此忘記自己不只是個當事人更是加害者，並假裝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從社會學的知識到母子關係的和解

往後的日子裡，我與母親有默契地未再提起那晚的事，我也鮮少和媽媽聊天、聽她傾訴種種不公平，我慢慢地與「旁觀者」的角色漸行漸遠，幾乎成了和新住民、新二代身毫無關係的「局外人」，不過這一切在我進入大學階段再次改變。大學就讀社會學系的我，受所學知識影響開始閱讀新住民相關的研究，我在文本裡看到新住民如何受到國家制度的排擠、或受到新聞媒體的污名，或承受社會大眾的歧視，文本所刻劃的每一位獨身來到臺灣努力生活的女性，不斷與我記憶中母親的身影重合，加深了身在異鄉的遊子對母親的思念，更喚醒我對媽媽的愧疚，最終，思念與愧疚的堆疊，驅使我第一次主動撥通打給媽媽的電話。

不過，這通電話並不如我想像中的坦承與悲情，作為一名「經典的」受到性別氣質的束縛而被剝奪了情緒的男性，我似乎不擅長表達內心對於母親的想念和愧疚，我只是一个勁的跟媽媽分享自己在研究中讀到的新住民的「慘況」，最後才勉強擠出一句：「我現在才知道你一直以來有多辛苦，對不起。」便草草結束話題。

雖然關於「我們的身分」的第一次對話並不理想，但我與媽媽還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重啟了這個話題，在那之後，我們愈發頻繁的通話，我也在過程中練習把內心那些以前不知道如何啟齒，或因為過往行為而產生的愧疚傳達給媽媽，我想為小時候的懦弱道歉，為當時沒選擇站在「母親那一邊」甚至傷害了她的自己道歉。然而媽媽卻告訴我：「小時後的你所做的那些行為並不是懦弱的表現，你只是選擇先保護自己。」除此之外，媽媽更說她從未想過要怪罪我，她知道這些是人生的必經之路，她選擇耐心的等待，並相信有一天我會更加強大與自信，找到和自己、和母親「和解」的方式。

► 從社會學知識中學習和解的力量。（圖 / 劉俊良提供）

我
行
各
自
的
路



我的媽媽與我 以及隔著的那片海



李依靜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大三生

很多新二代都曾有付諸努力卻被否定的經驗，最常出現的就是你可能考了很好的成績，但身邊的朋友或師長看到之後，卻展現出一種「喔！你竟然也做得到？」的驚訝，而當你所展現的成果超出預期，大家表現出的神情以及說出來的話語並不是由衷的讚美，反倒是一種「好險你沒讓你媽丟臉」的態度，甚至，我媽媽從小也對我說類似的話，直到現在，仍時不時向我傳達這種想法。她總是說，你要努力、要考上好大學，別人才不會覺得你是沒媽養的小孩。以前的我很不能理解，就算我沒有考上好大學又怎樣呢？我不完美又怎樣呢？憑什麼我的一舉一動就要和我的母親、和我的血緣有所牽連？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啊！為什麼要把我跟那些東西綁在一起？

長大後我才知道，有家躲雨的人不一定是幸福的

因為我的媽媽每年都要回中國 3 到 6 個月，所以她常常會有種自己沒有在照顧我的愧疚感，小時候我最常聽到他人對我的評價，也是「獨立」兩個字。依稀記得在每次國小班親會時，我都會偷偷跑去聽媽媽與導師談話，而老師每次說出口的評論都是：「依靜很成熟，媽媽不在身邊她也將自己打點的很好。」好幾次下大雨的夏天午後，我無助地躲在補習班的騎樓下等雨停，看著其他同學都有父母接送，或是特地拿傘來牽著孩子走回家，我真的很羨慕。雖然有比較要好的同學詢問我是否需要幫忙，但倔強的我拒絕了，我說：「等等就會有人來接我，大不了等雨停再回去。」但我知道這場雨在傍晚前都不會停，也知道我的媽媽不在臺灣，家裡只有年邁的爺爺奶奶，我並沒有兄弟姐妹可以依靠，更不敢麻煩正在上班的爸爸。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午後雷陣雨，除了淋雨回家，我別無選擇。

我的童年記憶除了在外面多淋了幾場雨，回到家還要被捲進財產分配的暴風。還記得那是即將進入炎夏的午後，爺爺的火化儀式剛結束，一回到家就面對財產分配的爭吵。正當我想阻止媽媽參與這場混亂的溝通，擔心她會因為新住民的身分被欺負時，「咚」的一聲，我的姑姑向我媽跪了下去，請求她不要干涉財產分配，而這一跪，徹底讓我媽媽在臺灣失去了親人，從此無依無靠。往後3年的春節過年她都不曾留在臺灣，甚至回去的時間一年比一年長，因為在中國的傳統中，被長輩下跪是詛咒折壽，是個大不敬的行為。可是呀，在中國的傳統當中，過年期間媳婦沒有在廚房幫忙也是失禮的行為，這或許是我媽媽的無聲抗議吧。

在這一跪之後，我媽媽開始將我的任何成就與她的人生劃上等號，同時，我也開始認為媽媽的幸福與我有關。我總是在想，如果不是因為我，她不會被親戚欺負，當我考試沒考好、比賽沒得名等種種失敗發生時，我便會感到焦慮。更甚，我如今面臨就業的岔路，仍會為自己的選擇緊張，擔心自己是否沒辦法讓媽媽過上比來到臺灣前更好的日子，想到遠嫁臺灣的她被欺負，我就覺得，或許她根本不該為了我而來。

我以為父權思想束縛不住看似自由的母親，但她卻告訴我她是女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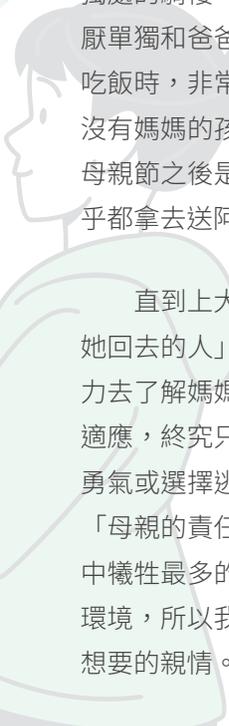
為了讓媽媽的犧牲值得，我讓她將期待轉嫁到我的身上，例如，買房子一直是我媽媽的夢想，她常常抱怨家裡的房子老舊，卻因為當年財產分配的關係，想修又不能修。她告訴我，身為女人，以後一定要努力有一間自己的房子，這樣做人才會有底氣，甚至以後嫁人了，若被夫家欺負還有一個容身之所。但久而久之，她的夢想卻漸漸成了我的夢想，我開始焦慮，擔心自己讀的科系所對應的未來出路，擔心臺灣的房價我負荷不起，更擔心自己會讓媽媽失望——她當年已經這麼辛苦了，難道我還要再讓她傷心一次嗎？種種的擔心以及焦慮累積，讓我去預約了學校的心理諮商，諮商師問我：「買房子是媽媽的夢想，但這是你的嗎？」其實，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我的夢想，我想這是身為新二代另一種必須背負的壓力，不僅僅是外界給你的壓力，還有來自原生家庭的殷殷期盼。

在父權社會結構下的女兒，經常被女性長輩視為是同一個個體，像是母親並不會告訴女兒出嫁後該如何對待娘家，卻會告訴女兒必須好好照顧婆家。我的媽媽在我眼中一直都是積極活出自我的新時代女性模樣，可是當我每晚看見她一個人坐在爺爺留下來的老舊古厝，回想起當年那場家庭紛爭，甚至還會聽到她的啜泣，這讓我意識到，一個女



人要逃出傳統父權社會要費多大的力氣。我記得媽媽剛來臺灣時，總是會大聲喝斥爺爺的大男人主義行為，讓我奶奶不用一直忍受爺爺的臭脾氣，也會在爺爺對我「沒有女生樣子」的坐姿碎碎唸時幫我回嘴，那時真的覺得媽媽好帥氣呀！但是後來看到媽媽默默流淚，我突然有種英雄夢碎的感覺，原來勇敢的媽媽也不過如此，為什麼她不敢自己出去買房子呢？為什麼總說是爸爸害她變成這樣的呢？為什麼，她不選擇離婚呢？

如果臺灣不能成為母親的家，那就讓她決定自己的家吧



以前的我，總是憤憤不平地想著過去那些沒有母親陪伴的重要階段，並藉由對母親生氣的方式來試圖減輕自己的壓力，無論是她後來的懦弱，又或是諸如童年時在補習班獨處的騎樓、年年送不出去的康乃馨，以及面對未來選擇時迷惘的自己。小時候我很討厭單獨和爸爸出去吃飯，因為我很害怕被當成單親家庭的小孩，所以我會在單獨與爸爸吃飯時，非常刻意的提到媽媽，只因為不想被路過的陌生人或是上餐的服務生誤會我是沒有媽媽的孩子。而母親節對我來說，是一個可以知道何時會再見到媽媽的節日，因為母親節之後是暑假，而她通常都會在暑假回臺灣看我。小時候在學校做的母親節卡片幾乎都拿去送阿嬤，而現在沒阿嬤可以送了，也不用再做卡片。

直到上大學，我開始認真接觸新移民、新二代的議題，現在我反而是這個家最常「趕她回去的人」，我知道母親的人生不應該綁在我身上，我知道她在哪裡是快樂的，我努力去了解媽媽背負了哪些壓力，特別是身為跨國婚姻家庭的媳婦，面對文化、語言的不適應，終究只能任由時間消磨當初來臺灣的那股桀驁不馴。我想，並不是我的母親沒有勇氣或選擇逃避，而是她累了吧！或許長期往返兩岸的媽媽在外人眼裡，沒有盡到太多「母親的責任」，但是理解過後發現，對於遠嫁而來的母親，飄洋過海這件事是她人生中犧牲最多的決定，她犧牲了自己創業的夢想、陪伴自己家人的時光、離開從小成長的環境，所以我現在希望，如果可以，她就多回去家鄉一些，至少中國的親人能夠給予她想要的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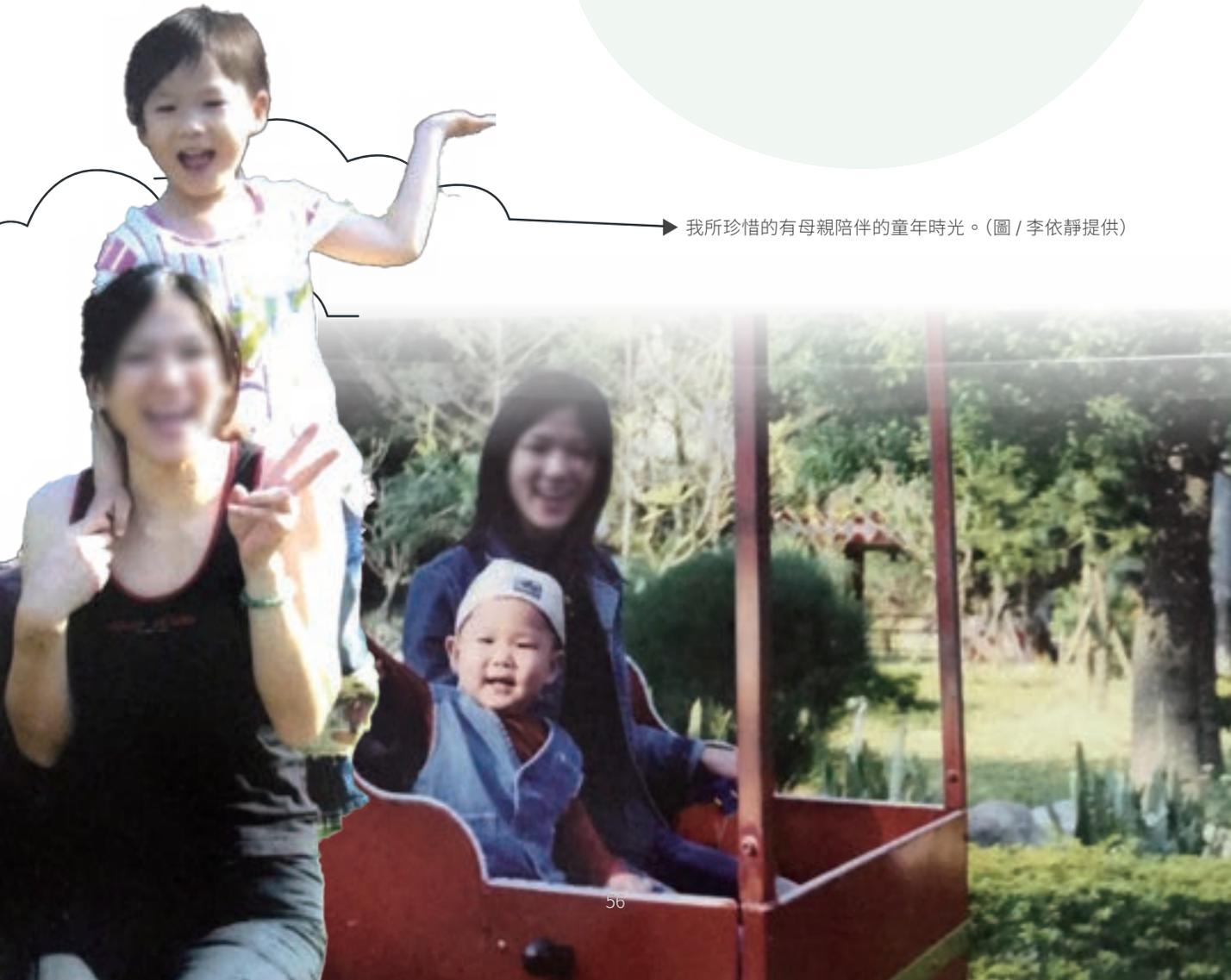
身為母親的「義務」，她已經做得很好了，光是生下我這點，就已經足夠。我的媽媽大概是少數新住民裡，能夠這樣來來回回的人了吧。現在我很驕傲媽媽可以選擇自己想待的地方，這也是身為女兒的我，唯一能送她的母親節禮物。



最後的最後，我們都要努力與自己和解

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夜晚會躲在棉被裡哭著想媽媽的孩子，我學習如何不把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期待，套用在身為跨國婚姻家庭的媽媽身上，學習放過我的媽媽，並且，也努力讓我的媽媽放過我。

這條與自己、與母親和解的道路很長，儘管不是所有新二代都會像我一樣被母親的期待追著跑，但我想，在家庭關係中隔了一個海峽的距離，註定會有很多難關需要克服，而我們終將一生與自己、與父母共同學習，如何讓家庭的羈絆治癒彼此。



我所珍惜的有母親陪伴的童年時光。(圖 / 李依靜提供)

身為一名市二代與新二代， 我可以不上大學嗎？

廖建豪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大二生

關於那形構複雜的家庭與無以名狀的歉意

30年前，1992年，臺灣政府公布實施「就業服務法」，正式開放移工前往臺灣工作，而我的母親在6年之後，一如其他數以百萬計的菲律賓女性，為了支撐家庭經濟而踏上成為 OFW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菲國跨洋勞工) 的道路。

母親說那是1998年，28歲的她與前任伴侶在菲律賓育有一子一女，可前任無故消失，身為單親媽媽的母親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生活，將彼時年僅8歲與6歲的兒女託付親人照顧，並借貸了約3萬臺幣的金額支付仲介費，隻身前往臺灣工作，展開2年約期的 OFW 人生。怎麼也沒想到，母親這麼一去就成為了臺灣的新住民，與身為雇主的父親結了婚，並在2002年生下了我。而這個異國婚姻家庭的誕生，除了日久生情，我想也和父親與母親相似的過往有關。

父親說那是1993年，25歲的父親與前任伴侶結了婚，育有兩個女兒，可後來婚姻失和，走上離婚一途。當時的父親，一如其他3位兄弟姊妹，繼承了爺爺奶奶的衣鉢，各自在不同的傳統市場賣魚維生，父親也藉此撫養兩個女兒長大。時至1998年，年邁的爺爺奶奶身體惡化，長期肩負女兒與父母照護責任的父親決定聘請移工，以減輕生活上的壓力。於是，兩個生命經驗相似的人相識，在4年後重組了家庭，而我便是在第二段婚姻當中——擁有兩個臺灣姊姊、一個菲律賓姊姊和一個菲律賓哥哥的「獨子」。

固然依血緣望去，我處在一個成員眾多的跨國婚姻重組家庭，但由於哥哥姊姊們都另有住所，且親戚們也並非同居，所以自我有意識以來，我對「家庭」組成的想像主要以父親、母親與我為主，與一般的「小家庭」差異不大。不過關於這個形構複雜的家庭背景，我其實明白，相較其他同母異父與同父異母的手足，我不曾體會過父母親長期不在身邊的日子；相反地，同樣身為父親與母親的孩子，我卻是從小獲得最多資源與關愛的那位。然而我的腦海總不時浮沉這個想法中——我好像借走了別人的父母。我想，即便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於我而言，仍然難逃於一份無以名狀的歉意，而那就猶如基因般注定，流淌於我血液，形影不離。



► (左) 3 歲的我在夜市的旋轉車上。(右) 5 歲的我與剛從高中畢業的菲律賓姊姊。(圖 / 廖建豪提供)

身為一位「不負責任」的市場囡仔

母親嫁來臺灣後，便隨父親經營魚攤，為求工作方便，父親在我約莫 3 歲時決定在市場附近租房，而我的童年，也就這麼與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時而至家人的攤位跑跳，時而至我坐落於市場內的家中玩耍，絕大部分的童年都是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中度過。

隨著年紀增長，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漸漸迎向屬於「市場因仔」的角色期待，不僅步入了工作崗位，也步入了各種才藝與學科補習班，乘載著各自父母的寄望，試圖在藍領的洪流當中，創造階級流動的機會；而相形之下，我則受惠於父母給予我的自由，我不但逃過了遊樂場與工作場域之間的轉變，也倖免於某種新時代下，對於孩子學業與才藝並就的追求。

然而，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當中，市場不只是工作場所，同時也隱隱約約地拓展為張揚各家孩童的複合式舞臺。因此在走向「成年」的過程中，看見其他市場二代盡忠職守的同時，彼此共享的市場二代身分就猶如纏綿不絕的低語，總時時刻刻地凝視著某種我未完成的「責任」。

至於同處市場的父母，他們對我並非毫無要求與期待，只是相較之下，他們願意給予孩子相對高的自由與包容，可在某些重要的時刻，例如年節期間，我仍然需要背負起一定的「責任」，即便平時缺席的市場二代在工作上能給予的幫助不高，但我們都明白，有時「拋頭露面」的意義，絕對大於實質上的勞力付出。

升學上的教育衝突，看見彼此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不同想像

2017年9月，我升上高一，連帶長年背負升學主義的壓迫與不滿，我在入學第5天決心逃離體罰成性的教育體制，選擇退學，並因緣際會地走向體制外教育，成為自學生，展開了將近4年的自學生活。可這段既不是在學校學習，也不是在市場作工的日子，觸發了母親的焦慮。

對我而言，學習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是基於個人心之所向而選擇的行動，因此我離開學校；可對於母親而言，她與大部分臺灣人的生命經驗一樣，皆是先由家庭走入學校，再由學校步入職場，「自學」的概念未曾出現在她的生命當中。又由於母親不擅中文，難以理解體制外教育的制度與資訊，更遑論理解其背後的理念。於是，資訊的不對等加上生命經驗的落差，便形成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盡的教育衝突。



圖 / freepik / freepik

2020 年末，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張，尤其在母親得知我有意透過特殊選才進入大學後，更是三天兩頭地訴說著她對大學的甜蜜想像，以及我能透過大學成為老師或律師所迎向的美好未來。在母親的言談間，我看見了她對於翻轉藍領階級的寄望，以及藉由讓孩子進入大學，覓尋一個屬於菲律賓母親的成功證明。而這份日以繼夜並以愛為名的期盼，以及這張母親為我規劃好的白領人生藍圖，卻再再地讓我抗拒這份過度親密而且過度干涉的親子關係。猶記得聖誕節那晚，母親若有所思地躺在床上，隨後語重心長的那句：「你上大學才有畢業證書，才能像姊姊一樣戴學士帽拍畢業照。」

關於這份期盼，我開始思索母親在菲律賓生活 28 年的人生。在菲式大家庭文化中，極其緊密的家庭共同體關係是母親生命的基底，她繼承著宗教、歷史與政經環境層層堆疊的民族性，也歷經一切離鄉背井、跨國移動而後生的苦悶與希望，從一位菲律賓女兒轉變為菲律賓媽媽，隨後轉變為菲律賓移工，再轉變為臺灣的新住民，走入第二段婚姻家庭。這之間的身分轉換，以及生命經驗的不斷交疊融合，無一不影響母親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想像與期待。我日漸明白「與穿著學士服的孩子合照」不僅是母親的夢想，那更是一種對於過去生命總和的交付，尤其那是對於一位在親子關係中「缺席的母親」的合格證明。

或許吧，我能理解母親的期待，可我仍然害怕將孩子成就與母親榮耀牽連一體的親密關係。在升學的那段日子裡，每當母親再次將大學作為必然成功的生命框架，而向我訴說著過度夢幻而不可及的未來，我們總是因為彼此之間難以三言兩語道盡的生命經驗而身心俱疲。直到最後，縱使我的升學選擇剛好符合了母親的盼望，可我還是本能性地在放榜那天，隱瞞我錄取大學的事實。

放榜的對談，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喻的默契

2020 年 12 月某日的早晨，我查閱其中一間中部大學的榜單，看見了自己的名字，可由於隔天仍有其他大學的面試，我仍打算準備過夜的行李，提前移動至外縣市。

其實關於升學，我也同樣焦慮。放榜當天的午後，我還是忍不住告訴母親我被大學錄取的消息，可在母親激動地問我是哪間大學時，我才連忙打住，並以玩笑的名義搪塞母親，便趕去收拾行李。

準備出發前，母親睜著眼兀自在床上發呆，即便我心裡有底，但還是試探性的開了口（為方便理解，以下對話翻譯成中文）：

「你在做什麼？」

「我很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你不去上大學！你告訴我實話！你剛剛說那間大學叫什麼？」

「沒有，我開玩笑的，我沒有上大學，而且沒有上大學又沒有關係。」

「有！你沒有未來，你沒有工作。我死了你怎麼辦？我非常擔心你。」

「我會工作養活自己啊，像之前我去早餐店工作那樣。」

「早餐店沒有未來。你不上大學就沒有未來。」

我與母親沉默了片刻，接著她卻突然開著玩笑說：

「你找個有錢的女生結婚好了啦，哈哈。」

「我不會跟女生結婚。」

「哈哈，你不會跟女生結婚，你要跟誰結婚？男生嗎？」

「對。」

「哦……哈哈！違反規則。」

不知為何，那晚我與母親的對話有別於以往的氛圍，算不上溫馨，也稱不上疏離。或許是母親意會到我升學了，也或許是母親對於爭執感到疲乏，而我在耐人尋味的玩笑中感受到，某種原本屹立不搖於彼此之間的結好像開始鬆動，在似笑非笑的對話當中，我們仿若理解了什麼，又不完全理解著什麼。

進入大學，身為市二代與新二代的後續

最終，我選擇離開家鄉，進入了一所南部的大學，我與母親的教育衝突因而暫緩，原先與家庭之間過度交織的親密關係，也因為這段物理上的距離，漸趨和諧。而當我踏入「頂尖大學」的消息流轉於市場，市場於我的疆界也漸漸淡去，我不及其他兒時玩伴吃苦耐勞的童年不但既往不究，甚至轉換為某種光輝而四散，市場彷彿再度擁抱了我。

我明白，無論是我與母親的衝突，抑或市場對於二代的期待，「進入大學」僅是一種粗淺的手段，未來仍需要大量的溝通與互相理解。可在我離開原本的環境，而自身與他人之間不再是親密疊合的狀態後，我逐漸發現自身更願意試圖完成無傷大雅的「他人的寄望」。

我想，當人們將焦點放在自己欲求所見的事物，當他們能夠因此活得開心快樂，那麼，我與生俱來的「福氣」，是否就不顯得那麼突兀？而那些寄託於角色上的期待，也或許正因此而減少著，對吧？



圖 / freepik / freepik

中國新二代在複雜關係中 探尋自我認同的歷程

陳千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大四生

2000 年左右，仍屬於臺南縣的近海村莊，就有好幾位適婚年齡的單身男性透過介紹，結識了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女性，並進入婚姻，小小的村莊裡有著來自各國的女性。我的母親來自中國海南省，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我從不覺得自己的家庭或身分特別，只知道跟別人有些不同。第一次對於身分的疑惑，來自小學一年級的家庭資料調查表，我不知道學校要我填寫的母親國籍，是她以前的，還是那張她剛拿到不久的新身分證上寫的。

從天而降的「新」身分：中國新二代

在我進到高中之後，熱衷於文化、教育、歷史相關的社會議題，不斷透過校外活動了解臺灣社會的過去，明白我所生長的土地曾經發生過的衝突與不幸，也深化了我對我所生長的地方的情感。

直到 17 歲那年要申請大學，才知道臺灣社會以「新住民子女 / 新二代」將我們歸類。在臺灣社會開始談「新二代」的時候，我曾疑惑母親來自中國的我，也被歸類在內嗎？從新聞媒體上的討論，似乎僅指那些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小孩，而我也覺得這個名詞相當陌生，因為我只對於我所生長的地方有所了解，對母親的家鄉一無所知。我真的能夠以這樣的詞彙來代表一部分的自我嗎？

然而那幾年，臺灣與中國之間幾度緊張，比如新疆傳出再教育營、有臺灣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被中國政府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再到反送中事件。這一切衝突得讓我不想去探究更多，因此鮮少對外提及我有一部分的家人在中國生活。這個身分對我而言，似乎沒有什麼好處。

新認同的起源：兩週的回鄉之旅

18 歲這年，正好得知移民署的回鄉計畫，查閱了新住民的定義之後，才開啟了我對這個身分的探索。先是在暑假期間，與母親回到海南生活兩週，才認真的認識母親所生長的地方，了解外公外婆的日常，學習海南話的聽與說，並且終於對於海南有些認識。對於新住民家庭而言，「初二回娘家」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距離上一次見面是 3 年前，而上上一次是 5 年前，幸虧網際網路的普及，近幾年可以透過視訊交談，否則更早以前連打一通長途電話，都需要買一張國際電話卡，按上 20 幾次的數字鍵，才能與遠方的家人連繫。

回臺灣之後，我展開了我的大學生活，作為家中第一個要上大學的孩子，媽媽料理了一頓好菜，在母親家鄉文化裡，只要家裡有人考上了大學，就會在村子裡辦桌慶祝，門前還拉上紅布條告訴大家。「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至今在中國還是非常的盛行，而在臺灣社會，教育也確實是階級翻轉的重要手段，或許母親受到這些文化的影響，對我的教育很重視，也不斷地告訴我要好好讀書，將來才不會像她一樣辛苦的工作。

除了家庭的盼望，社會也賦予新住民子女階級翻轉的期待。從母親遠嫁以前，這份期待就已經一代傳著一代。兩週的回鄉之旅，不只拉近了我與海南的關係，也看見自己與母親之間，因為生命經驗的異同，有著可分割與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方面我接受與她全然不同的義務教育、生長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又被相似的文化灌溉，以及抹滅不去的血緣關係。

紀錄「新」視野：跨海婚姻與女性

從幼稚園到國中，我一直都是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安分分的做好事情、完成作業、遵守規矩，直到高中期間受到校外世界給予的刺激，看見了各式各樣的人，視野被打開，對於生命的意義也有了更豐富的想像。然而對於母親而言，學生就是該好好的讀書準備考試，考上國立大學對於未來才是好的，校外的事物並不重要。

大學期間，我更自由地參與我想要接觸的事物，一場新二代的聚會，開啟了我對新二代與新住民家庭的了解，後來透過一場影像拍攝，第一次與媽媽聊她來到臺灣生活的過程與感受，藉由母親的移動經驗，梳理跨國婚姻的樣態，以及女性因為跨國婚姻而移動的生命經驗，對自己，以及對於子女帶來的影響。

與家人分隔兩地 20 年，深深影響媽媽對於我的期待。我還記得媽媽三番兩次在志願選填的時候，忍不住告訴我留在臺南讀書很好呀，還可以住在家裡，每天都可以回家。但是遺傳媽媽那股反動又帶點勇氣性格的我，在志願序上唯獨避開所有位在臺南的學校，決心要到陌生的地方從頭來過，脫離來自家庭的束縛。

媽媽說，要回家鄉一趟見見爸媽不容易，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像她一樣嫁到很遠的地方，最好讀書跟工作都在家附近就好。對新住民女性而言，這段移動經驗對自己與子女帶來了或大或小的影響，不少新住民女性覺得自己的遠嫁，對於原生家庭有所虧欠，因而將期待落在下一代的身上，希望自己所經驗過的苦，可以停在自己身上就好。

這場影像拍攝讓我更明白媽媽所在乎的事情，也更理解她 20 幾年前那個讓她離開家鄉、飛過海峽到新地方生活的決定，對她而言造成了多麼深刻的影響。然而對我而言，或許是因為生長在技術革新的時代，交通技術降低了時間成本，網路普及帶來了即時的通訊和影像，所以我並不擔憂母親的擔憂，她的經驗並沒有讓我對探索更遠的世界卻步。

流動的認同之旅：關於我是誰 不再是單一選擇題

臺灣社會近年來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鼓勵新住民發揚自己的文化，為具有多語能力的新二代喝采，另一方面又藉由提供補助與優先名額，彌補新住民家庭可能面臨的文化不利。每當自己受到新身分所帶來的好處時，總是不免經歷一番自我拉扯，這些鼓勵措施固然讓特殊族群被看見，但也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著我，我真的認識自己身上具有的文化嗎？

中國新二代在臺灣社會中是新二代群體裡人數最多的，卻也是最不常被大家看到的。臺灣與中國之間的特殊政治關係，是中國新二代在公共事務上隱身的重要因素，而語言、文化、習俗也經常被簡化的看待，忽視了每個省份其實有屬於他們的方言與文化，誤以為中國新住民家庭在適應上沒有太大的困難。

當臺灣社會鼓勵新住民二代雙重認同的同時，我時常在想，中國新二代是否也能如其他新二代一樣，自信地告訴大家自己是臺灣人，也是越南、菲律賓、印尼人……。或許這樣的處境，金門人是最能夠理解的吧，文化上的、血緣上的、姻緣上的、國族上的，各式各樣的認同都因著個人的生命經驗，在認同的光譜上有所區別。

關於新二代的探索也3年了，我開始主動向大家介紹新二代的身分，經驗了深刻的回鄉之旅，我終於有種被海南接納的感覺，覺得自己也是海南人，讓我跟母親以及海南有了更深的連結，也發覺自己曾經因為新二代這個身分，有了新的視角去洞察社會脈動，對於女性與族裔議題有更深刻的同理，並且更加希望臺灣社會，真正的友善與包容。



► 我和媽媽在她的母校文昌合照。(陳千惠提供)

► (左) 我在看外公料理文昌雞。(右) 我和弟弟在替外婆慶生。(圖/陳千惠提供)



不斷地成為一位照顧者—— 新二代眼中新住民所遭遇的照護困境

台泰鹿妹

社工系畢業，現為醫師研究助理

來自泰國的她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公婆的媳婦、大小姑的弟媳和二嫂，這些身分和稱呼，成為遠嫁離家鄉 2300 多公里的她的責任和壓力來源。她是我的媽媽。

我的阿嬤曾長期臥病在床，身為媳婦的母親成了主要照顧者。當婆婆住院時，母親必須向白天負責照護的看護學習如何幫婆婆翻身、拍背、換藥、鼻胃管灌液和換尿布，整個重心都在婆婆身上，就連趁空檔兼差時，她的心裡都還要惦記著幾點必須回去餵奶。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每當她忙不過來時，就會交代先到家的我要記得餵阿嬤牛奶並幫她翻身，至於尿布都是等到母親回家再換。

因為已出嫁的姑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夫家上，值得慶幸的是，姑姑們並不像母親遠嫁到他鄉，身處臺灣的她們偶爾亦能短暫接手照護工作，母親才得以獲得幾小時的喘息。長期看著母親的日常照護工作，我不禁開始思考，難道一個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都是女性嗎？尤其是一位身為「媳婦」角色的女性，幾乎全然包辦了公婆的照護責任，那身為「兒子」的男性呢？

身為照顧者的遺憾：是臺灣的媳婦就無法是泰國的女兒

長期身為照顧者的母親，盡了為人媳婦的「責任」，但在照護丈夫父母的同時，好像她在原生家庭的身分就默默地被抹去，我們似乎都忘了母親除了身為母親、妻子與媳婦，同時也為人兒女與手足（家中 4 個弟弟的大姊）。可是因為回泰國一趟需要消耗太多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又加上傳統華人有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使得她僅能懷著對原生家庭的思念，隱忍住自己的種種情緒，把握住每次回娘家和母親相處的機會。

圖 / pikisuperstar / freepik



直到她接到了自己母親離世的電話，立即訂好機票由丈夫陪同回去見母親的遺容，而我卻因護照過期，以及時間太過緊湊等種種原因被留在臺灣，無法一同去送別很不熟悉的外婆，也不再有機會和外婆培養感情了。母親曾說過她對弟弟們感到愧疚，她認為她把父母丟給弟弟們照顧，在父母需要時，她卻無法扮演好身為大姊和為人子女的角色，一同分擔父母的照護責任。因此，當母親在婚姻家庭中成全了一位媳婦角色的同時，也彷彿犧牲了身為女兒與原生家庭的親密關係。

日後，在好幾次和母親的談話之中，她又不斷地提及她對弟弟們的愧疚與未能盡人兒女責任的委屈。我直覺地反問：「如果妳還有選擇，妳還會想嫁來臺灣嗎？」她告訴我：「不會，我不會離開家裡；當初選擇嫁過來也是聽人家說嫁過來很好，工作薪資與環境都不錯，可以改善家境，但事實好像不是我想像的那樣，甚麼都做不好，無法寄太多錢回家又無法幫忙照護父母。」至今我仍然能從母親當時的話語中，感受到她內心充滿著離家太遠而無法分擔娘家照護父母的委屈與難過，而這個遺憾似乎將一輩子跟隨著她，成為永遠無法完成的缺口。

這樣的情形也不只發生在我母親身上。我也曾聽聞一位新住民母親在結束上一段婚姻後重組了新的家庭，但上一段婚姻裡的孩子生病了。自己的孩子生病，可是仍需要照顧當前婚姻中的家人，無法時時刻刻陪在需要母親照護的孩子身邊，那內心的掙扎誰能懂得？而在這故事中，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兒攬下了照護妹妹的重擔，同時兼顧工作與學業。面對多重家庭的照護責任，是許多移民家庭共有的人生課題。

接二連三的照護責任：不會看中文好像照顧不了別人

後來，我的阿嬤在睡夢中永遠安詳的睡著了，她們彼此都解脫了。然而在阿嬤離開後還不到 10 年，她必須再度扛起另一份艱難的照護責任，這次是她多年的枕邊人——我的父親。父親是她這些年在臺灣最大的依靠和陪伴，然而這次父親已經無法再向她解釋該如何照護，因為他已經成為最需要被照護的人了。



► 父親最後一次的救護車救援。
(圖 / 作者提供)

圖 / pch.vector / freepik

沒有母國語言的衛教資訊，只會聽說臺語的母親害怕且無力地面對所有醫院告訴她的陌生衛教照護方式，透過自己從醫護人員和親戚口中所聽聞的零碎訊息去拼湊，她對我說：「為什麼沒有關於照護你爸爸的書籍？我都不知如何照護他。」因著這句話，我在母親對各種決策和衛教資訊的不熟悉的情況下，一起分擔了主要照顧人的身分。過程中，母親常常的將這樣一句話掛在嘴邊：「反正我是外國人，我都不懂，妳是他女兒妳決定就好了。」當時我無法理解為何身為妻子的母親可以講出這麼不負責任的話，明明是兩位照顧者，卻因為語言的關係變成只有一位照顧者，使得當醫護人員有決策、衛教資訊和各種狀況需要找家屬商量時，首先要找的就是我。我在工作和醫院之間來回奔波，而母親的照護者身分在醫療體系中突然退到了很後面。

當時的我感到十分無助，可無論如何，身為子女的我還是必須要肩負工作與照護參半的生活，直到整件事情圓滿落幕，我才能夠試圖去理解母親說出那句話的心情。身為父親枕邊人和照護者的她，因著各種照護體力的消耗和語言不熟悉的壓力，產生了自卑逃避的想法，當大家焦點都在被照護者身上時，很難意識到照護者那因「照護」而損壞的身心狀況。在看見母親進退維谷的處境後，我漸漸釋懷，也更能夠體諒母親，可若醫院能夠有醫療通譯或是政府有針對新住民照護者的心靈支持，就能讓身為新二代的我們也得到些許的喘息吧？

目前最被多語化的醫療衛教資訊主要都是懷孕、母嬰相關的照應方法，反映了整體社會對於新住民婦女為夫家傳宗接代的既定期待。然而其他部分呢？整個醫療體系還是缺乏對新住民的考慮，導致多數新住民對於醫療資訊瞭解有限。當新住民面臨到像我母親需要照護婆婆與丈夫時，他們能夠完整的理解病況、照護和用藥資訊嗎？



►從泰國寄來的醫療照護資訊，母親詳細閱讀母語醫療照護資訊。(圖/作者提供)

身為想回饋新住民的新二代

母親來自泰國的我成為現在政府口中的「新二代」，新二代對我而言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字詞而已，我因為這個身分有了許多深刻又酸澀的體會。我是家中的獨生女，在阿嬤離世後，因為親眼目睹了母親對阿嬤的照護過程，心中想著要能更直接的協助新住民，才從文史相關科系轉讀社工系。一路看著母親前後分別扛下了對阿嬤和父親的照護責任，這兩段沉重艱辛的過程，使的我更想為母親、為新住民發聲。

看似「完整」的移民家庭往往藏著許多「不完美」。當新住民面對母國的親人生病需要照護時，因為時間、距離與金錢的緣故，而無法給予即刻的協助和陪伴，又加上這兩年的疫情之故，更產生了不少遺憾，長達兩三年無法返鄉似乎成為常態。但真正的事實是，對於一個跨國婚姻家庭而言，返鄉一趟所需要消耗的成本太多了，「沒事」是很難輕易回家的，都是有急事或是有必要才被允許返鄉。

身為新二代的我們要更成熟，並更加的同理自己母親的心境，協助並分擔她們所被加諸的多重責任，雖然常常因此被這份「額外的責任」壓得喘不過氣，但我還是以我新二代的身分為榮，因為它使我更有同理心地面對人生難題，也讓我有著別於一般人的文化背景。這些真實經歷想讓大家看見的是，母親這個角色默默背負了多少「責任」，並能同理新移民們離鄉背井的掙扎和糾結，以及子女們在這家庭中所需面對的課業、工作、照護與翻譯責任的多重壓力。

期許臺灣對「新」住民的醫療衛教資訊，不要只停留在生老病死的「生」，醫療場所也能和新住民中心合作，舉辦更多的衛教講座活動，減輕新住民與新二代的照護壓力。他們所需要照護的，絕不僅僅是自己的孩子而已。醫療照護不單單是每個家庭的責任，更是這個社會的共同責任，而臺灣人的高齡者現也不單單侷限在臺灣籍了，「新住民」逐漸不「新」了，他們也是這個島嶼上的成員，應當擁有對等的資訊與福利。

圖 / pch.vector / freepik



新二代的「回家」不僅僅只是回家

鄒佳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文化研究所碩三生
IC之音竹科廣播「新生報到——我們在台灣」廣播節目主持人

1990年代初期，臺灣社會對於「外籍新娘」的報導有許多負面的想像與觀點，當時我認為這些都離我很遙遠，甚至與我無關，直到進入學校，才發現就算我不主動說明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但是只要遇到填寫個人資料、身分證件或者聯絡簿簽名時，母親的名字「鄒謝熙爾達」就會使我被迫自我揭露，還要面對一系列來自老師、同學的好奇與疑問：「你媽媽是外籍新娘喔？他們是透過仲介婚姻結婚的嗎？」、「你媽媽是菲律賓人喔？聽說那裡都很落後欸！」、「菲律賓人都黑黑的，你看起來不像啊！」也許大家僅是好奇，可是他們時常在言詞、語氣上不小心刺痛我敏感又弱小的心靈。這一次次的經驗讓我漸漸認為要向他人解釋好麻煩，我總在想：為什麼要憑藉刻板印象、外表來判斷一個人，而忽略了他個人的獨特性？

臺灣的學校透過學業表現來評斷一個學生的好與壞，你必須要有優良的成績，才能夠被稱為一個好學生。也因為成績導向的教育模式，使我除了週一到週五的正規課程以外，下課後還得要去補習班補習。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需要做出這麼多額外的努力，是因為當時媒體形塑出「外籍配偶無法教導育孩子課業」的印象，因此需要借助老師協助，並且付出更多的時間，來換取成績。

我一直對於這樣的教育模式非常抗拒，也因此降低我的學習動機。我認為無論我們的父母是誰、來自什麼樣的背景，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同時也必須要尊重彼此的差異，而不是變相貼標籤。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擁有其擅長的專長、特殊性、文化背景，而身處教育體制最前線的老師們，應該要透過教學，讓學生找到學習的動機與自我肯定，不是僅用成績來評斷一個人的好與壞、認真與否。

行李箱裡裝著回鄉的思念，還有沈重的教科書與寒 / 暑假作業…

除此之外，學校還會運用寒 / 暑假開輔導課程以「增加學生的競爭力」，每當學校發放填寫問卷，都讓我憂心忡忡，因為每次我因為回外婆家而無法參與學校課程時，班導都會把我叫去問話，想要進一步了解為什麼不能來參與寒 / 暑假輔導課程，每次我都要耐心地老師說明，十分無力。我只是要回外婆家探親，為什麼變成是一件困難到難以被理解的事情？甚至還得需要通過學校與老師設下的重重關卡？

同時，學校也會針對各年級的學生，個別設計作業，要學生不要忘了學習。我的母親非常質疑這一點，幾乎每次都會問道：「為什麼都已經放假，還要強迫學生做作業？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放假休息，反而還有各式各樣的作業與進度要求學生呢？」即便母親反應這樣的教育方式不合理，但我一想到沒有寫完作業可能會被體罰、被扣分，還有那些跟老師溝通協調的繁瑣過程，我只能放棄。導致每次要回外婆家，我都得將各式各樣的作業與書本放在行李箱中，並盡力把作業寫完。

求學中的新二代要回外婆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因為母親來自菲律賓，我們大約每 2-3 年全家人會一起回菲律賓探望親友，直到開學前夕才回來臺灣。而許多老師、同學聽到我要搭飛機，總認為我是出國去玩，可以不用上寒 / 暑假真讓人羨慕。或許在臺灣這座島嶼居住的人，會認為跨縣市移動稀鬆平常，但對於我們來說回家並不簡單，每次在臺灣過年過節時，我看著社群媒體中朋友們全家團圓的照片，心中總是五味雜陳，想到媽媽無法回娘家的心情。

對於新住民家庭而言，寒 / 暑假搭飛機並不是出國去玩，而是「回家」，而且每次都必須要排除工作、學業與經濟上的萬難，才能夠「回家」探望跨國界的家人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母親成長的城市中，與親戚朋友相處並體驗菲律賓的生活、飲食、文化與日常。另外，每當回外婆家傾聽母親和家人的細碎瑣事，都讓我有一種找回遺失許久的拼圖的感覺。



▶ 對新住民、新二代而言，回家並不容易，我透過「回家」找回自己的生命拼圖。
(圖 / 鄒佳晶提供)



► 與菲律賓家人每一次團聚都十分珍貴。（圖 / 鄒佳晶提供）

每一次回外婆家，都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見面

在我國中的時候，外公得了癌症，我腦海裡充滿各式各樣與外公的回憶，既擔憂又焦慮。我永遠無法忘記的是，那天臨時接到媽媽的電話轉述外公過世了，現在要以最快速的方式辦理簽證回菲律賓奔喪，而這跟以往「回家」的心情有極大的差異。我帶著懊惱、後悔、遺憾、悲傷的各種情緒，還有止不住的淚水「回家」，同時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兩年前還健康快樂的人，下一次見面卻是冰冷冷的遺體。

我再也沒有辦法對外公表達我的思念，也無法緊緊擁抱他。跨國家人的離世，是新住民家庭心中永遠的遺憾。往後，每次要從菲律賓回來臺灣時，我都會在心裡默默想著「下次見面，是什麼時候呢？」也許因為跨國界，所以家人們會錯過我人生各個成長階段，但是每當回到菲律賓的時候，彷彿那些等待都只是一個過渡期，不會因為距離遙遠或沒有聯絡而感到陌生，反而因為距離，讓我們更把握且珍惜能夠相處的每分每秒。

在此，我衷心地盼望大家對於有雙重背景的新二代，能夠有更多的理解，並且以多元的視角看待「回家」這件事情。

- 從福建移民到菲律賓落地生根的外公，非常疼愛孫子、孫女們，也時常用臺語跟我對話。
（圖 / 鄒佳晶提供）





► 屏東大鵬灣月光下的「海之女神」
(李耘衣 / 攝)



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

專訪屏東「好好協會」蔡順柔主任（下）

人物
專訪



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 ——專訪屏東「好好協會」蔡順柔主任（下）

採訪 / 季刊編輯部 撰文 / 李耘衣

2021 年底，季刊編輯部採訪「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蔡順柔主任，此篇專訪刊登在季刊第 97 期，分享蔡主任陪伴與培力新住民姊妹故事。一日緊湊的採訪緊湊，討論的議題不斷延伸，猶記得順柔在採訪之初就詭笑對我們說：「你們今天一定採訪不完」。的確，順柔自 1996 年起深耕屏東，屬於她的以及她所知道的真實故事，細數不盡，挖掘不完。自從移居屏東後，她在社區長出根脈，緊密相連。此篇為專訪蔡順柔主任的下集，篇名援引《我和我們：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一書書名。

「我和我們」在社區最初的擾動

2011 年 12 月，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下稱：好好協會）出版了《我和我們：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此一計畫起於方雅慧在 2009 年與一群屏東女性工作者所發起的「工作者書寫生命史的經驗敘說」，透過共同書寫，記錄了過去 10 多年來屏東不同社區女性工作者，包含蔡順柔在內的這批留守在屏東的大專青年們，她們在地培力工作心路歷程、自我與社區的變化與成長，以及工作者的內省與觀察——從個人「我」凝聚為有社區共伴、互相支持的團體「我們」。

書中所述的那 10 年，正是臺灣社造 10 發展的年代，早期的順柔與夥伴以「外人」的方式進入屏東高樹鄉等其他社區。順柔告訴我們，那是 1996 年左右，眼見水庫工程將要移至屏東，只要想像阻斷河川之後衍伸的災難，她們不得不戒慎恐懼。於是，她們走進社區，在社區不斷遊說，告訴居民，水從何處來，水將何處去！反對乾淨的水送去給機器喝，而不是給人喝。她們也試問農民，「從大武山流出來的水，原本是分別用 7 支管線灌溉屏東的農作，但有一天這些水必須送到北部，要犧牲哪一支管？我們要用什麼水灌溉？」她們將問題拋出，讓每個人去思考可能遭致的後果。這是她們在社區最初的擾動。

圖 / freepik / freepik

「那條溪流可能有地下水、可能有伏流水，有地上的生命……」順柔如是說。她虛心向河川學習，也走入潮州、萬巒，走進客庄。蒐集老照片裡水文與人文的故事。護溪運動開始展開她的視野，灌溉她心中對於人文關懷的種子，用實際的行動關心斯土斯民。她們繼續擾動，有將近7、8年的心力都放在民眾教育與培力，開辦農業課程、電腦課程等，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也承辦的潮州婦女書院，辦理女性成長課程。在新知與新觀念不斷地掘注下，更多在地女性主動加入社區工作，投身參與社區的公眾議題，甚至鬆動過往多以男性為主宰的社造場域。

▶ 好好協會所出版的《我和我們：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右下）與其他出版品與文宣。(Tō Chông-ióng 攝)



當政治自己靠過來

「女性對抗的不是個人，而是官官相護的結構，這些人只是始作俑者，制度才是需對抗的。當我們看見社區女性工作者時，除讓她看見自己外，更要讓她看見社會普遍在性別上的差異對待，並且理解女性被社區男性宰制、壓抑背後的深層原因。」（蔡順柔，2011，頁 148）

在走入社造 2.0 的過程中，她見證了老者凋零、青壯人力外流，更多遠赴重洋來臺的新住民、誕生的新二代、移工，成為支撐社區、農村人力重要的一分子。當臺灣農村人口結構與勞動力有了巨大變化，但是官方政策卻跟不上這個節奏。順柔侃侃而言，「我在這邊服務，我就看到新住民的樣態，…如果你要談人權，就要講婦女人權。那新住民的權利是什麼？…我跟你講，個案開了多少，你問題都沒解決不了。」

1996 年從事環境運動的蔡順柔，走進田野；2003 年投入新移民工作的蔡主任，走上街頭。不同階段的她，用不同的身分和方式陪伴社區，在每次官民政策性對峙的「戰役」中，她的政治敏感度與應變能力也跟著 Level Up。「所以，一些機關單位或承辦就算沒有和我正面交鋒，也都聽聞蔡主任的『兇』！」順柔自己也沒想到社區工作激發起她這般潛力，她哈哈大笑自我調侃。

「去了南部不要碰政治！」臺北的長輩是這樣耳提面命交代年輕的蔡順柔。只是，在她日復一日面對的現實環境，卻是「政治自己靠了過來」。順柔舉例，「當我們進到所謂的鄉土教育、環境教育，可能全部都跟政治有關，你可能檢舉無效，你可能去圍堵無效，那就是要上街頭啊！」

但，這些無非都是在地女性社區工作者對「對生命的急切」以及「對生命的關懷」。

蔡順柔在《我和我們》中〈女性的溫柔革命 跨越性別與權力的藩籬〉文末借用方雅慧的觀點，作為她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探問：「當工作者有意識到，社會是有牆的，應該拆掉牆，讓資源流通。但是，如果社會有牆，誰來拆牆？社區裡的人、或是專業人士，還是誰？」（蔡順柔，2011，頁 149）

就在順柔邁向社區工作的第3個10年，她創造更多社區培力課程，舉辦市集活動，製造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讓更多人看見社會的牆，看見差異。拆牆不再是一些人的事，而是社會上每個人。

在沒有人口販運專法的年代

1989年，臺灣引進第一批東南亞移工，臺灣的街頭開始有了轉變，東南亞年輕男女的臉龐進入了臺灣的生活日常。這些懷揣著異國夢的他們，多數希望幾年拚搏讓改善原鄉家庭的經濟。當他們逐漸成為已開發國家倚重的勞動力時，母國甚至會以凍結移工輸出做為籌碼，成在國際談判桌上斡旋的武器。不良仲介會看準時機，以不正當的管道、話術拐騙殷切想出國的年輕人，他們簽下不明究裡同意書、支付高額仲介費，結果被安排以假結婚名義入境，有些少女甚至未曾見過她的「假老公」，而她被送進酒店坐檯陪酒，或淪為黑工，自由被人蛇集團所控。

長期在屏東服務的蔡順柔，對於新住民或移工的被不當對待的樣態與遭遇，有更多同理和關心。在沒有人口販運專法的年代，臺灣尚未撐起該有的社會安全網，而她身在第一現場，處理過的案例不勝枚舉，她無奈的表示，「後來大家耳聞我比較兇，因為我一天到晚在罵政府無能。」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就算有民間團體相互幫忙，也無法救出每一位受害者；但也有人耳聞蔡主任的「兇」向她求助，「啊，蔡順柔你人最好啦，你去救啦！」順柔則是碰一鼻子灰地回應：「要我去救，對方都是拿刀拿槍，我怎麼救啊，話又不通。政府要我們協助訓練新住民，但遇到被打、被偷、被性侵的受害者，我們還要帶去看醫生，費用誰出啊？以前都我們出耶。」

再細究臺灣實行《人口販運防制法》的沿革，遲至2006年11月行政院才頒布「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翌年2月，成立「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直到2009年6月1日才正式施行《人口販運防制法》¹。距離1989年第一批移工抵臺，已是20年後。在順柔的服務紀事中，人口販運專法是2007年以後的產物，在此之後，臺灣的社政體系和救濟管道才逐漸追趕國際進度。此時，順柔抬頭望向對面的攤位，斜著頭笑笑對我們說：「以前沒有移民署，在民國95年12月31日之前叫警察局外事課，移民署是民國96年1月1日才掛牌。所以，你說對面的長官跟我不熟？當然熟啊！看到我起碼會叫我一聲順柔主任。」

1 引自行政院2007年7月19日〈防制人口販運，台灣連續8年第一〉公開資料。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098f719-af0d-4a42-8c4d-6b3e6c086e91>

好好教育——多語種文宣

廣製文宣、發放文宣，是好好協會教育大眾的重要的方式之一。文宣不限形式，從面紙、A4 廣告、摺頁等，重點在於文宣內容必須以多語種方式呈現，才有機會讓更多人看見、理解，判斷與學習實際的處境。

豔陽下的屏東國際新移民節的人潮越來越多，是最好的宣導時機。多才多藝的順柔主任向我們展示她自己設計和繪製的面紙包，包裝上有印尼語或越南語，她開始分飾兩角：「前面你就看，頭家……（頭家就是幾個魂嘛），你在說什麼？頭家在幹剝嘛。然後他（移工）就聽不懂啊，一堆問號。妳看，這也是一種教育啊！」。另一份小摺頁上則是印著：「你有被苛扣薪資嗎？你有被不當對待嗎？你有許可外工作嗎？或是……。那如果你有這麼多的態樣，那可能就是人口販運受害者。」文宣印著 7 種語言，不僅僅是給受害者，也將文宣發放到警察局備著。順柔解釋：「我給他們一整疊，要是警察局是有外國人來，就拿這本就給他，如果找來通譯，通譯也會有一本。文宣中有這麼多的語言，還有基礎的資料，我認為預防工作還是要做。」

在面對人口販運的議題，由於受害者實在太多了，開始有民間團體組織呼籲設立專法，不應該是見一個救一個，得從國家的行政體系去預防。不僅如此，順柔認為防治、保護、起訴都應該要面面俱到，而不是一直丟給社會福利團體處理。對此，好好協會也廣製多語種的文宣，放置在不同單位、主動發放，扮演教育大眾的角色，朝最基礎的預防工作努力。

這是順柔多年來累積的經驗與觀察，如今臺灣的社政單位也有改進，培訓通譯人員、安置單位增加多語的服務人員，安置狀況也有所改善。順柔的情緒稍微緩和下來，「國家有做比較好的服務與形象，另外已有民間團體投入，因此也有不一樣形態的服務出現。」



► 一包面紙、一張廣告、一本手冊，
都是教育大眾反人口販運的重要文宣。
(李耘衣 / 攝)

權利的把關

被消費的新住民文化

這幾年新住民議題在臺灣越來越夯，也有移工朋友集結組團表演大受歡迎，順柔想起屏東迎王祭有一組男團集結打印尼鼓聲，非常活潑，吸引了移民署同仁的目光。某天移民署同仁來前來詢問：「主任，我們想找那一組出來表演」，順柔則回應：「可以啊，但問題來了，他們沒辦法給表演費。」現實的矛盾擺在眼前，礙於團員在臺的居留身分，要是從事規定以外的工作，可能被舉報變成非法外勞！

「這就是許多新住民朋友在結團之後，為什麼會常常碰壁（pōng-piah），因為很多的場合都不給他們表演。但我讓他們來我們的市集表演，我全部收！只要你是新住民、新二代，你就可以來表演，我也給表演費。」但幾次她去開會時，看見官方簡報呈現他們對移民工的文化推廣成果，舉辦蠟染展或是其他展覽等等，說明移民工可以暢談表演時，臺下的蔡主任忍不住直言，「你不要這樣子，我真的覺得超噁心的，因為沒有一毛是你自己出的錢，都是移工自己大家募資辦個5萬、10萬的小活動，然後你們去拍拍照，就變成你的！」

當自己的國家帶頭「消費」新住民和移工的文化，吃免費的豆腐，順柔無法接受，我們也無法接受。

究竟是文化平權？還是網內互打

不同的兩支團隊受邀在同一舞臺表演時，臺下演出國家法律將來自外國「工作者」的位階區分，白領者可以支領酬勞，但藍領者卻因為法律規定「不可許可外工作」，而被迫「義演」，或是繞道轉彎來付酬。換句話說，當我們要邀請移工團體來表演，卻不能「依法」支付表演費，只因為他們是藍領階級。

職業不分貴賤，我們要重新思考的是，臺灣是個友善的國家嗎？國家訂定的「文化平權法」真的平等嗎？移民節的一場訪問，我們參與一場嘉年華會般的市集卻從順柔的經驗中了解臺灣行政體系與法律其中層層的矛盾的問題。

多年前，順柔受邀出席全國文化會議，直指這個無解的問題。她還原當時的情境，部會代表對她說：「主任我們就來談一下，你一直說有問題」，順柔回應：「當然有問題啊，文化部依據《文化平權法》，希望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可是卻都吃別人豆腐啊，不敢支付表演費。」勞動部則解釋：「沒有，我沒有去限制他們去表演，他們可以自由的演出。」順柔告訴在場的代表們：「我們都沒有說，都是你們自己解釋，但移民署卻依據勞基法，只要有人檢舉他們就抓。所以呢？」

的確，移工朋友有演出的自由，但可能因法規變成了「違法」或是遭受差別待遇。試想，當我們想邀請新住民或移工朋友演出，首要考慮的不是享受表演和文化交流，而是他們檢查身分證件，確認他們的「資格」。順柔認為內政部、文化部、勞動部，3個部有得吵了！我們在旁直搖頭覺得，這不是「網內互打」，不然是什麼？

過去順柔在從事社區工作花了許多力在教育民眾，「賦權」給他們；在服務新住民的脈絡裡，她亦如是，讓他們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順柔說，「不然當別人聽你的口音說你不是臺灣的喔，就給你「偏」（phinn），給人佔便宜。」

800 變成 260，講師鐘點費事件

2018年，順柔一狀告上移民署。主因源於好好協會歷年舉辦的暑期無國界夏令營，卻在第8年向新住民發展基金申請補助時，向來核定每小時800元的講師費無預警被砍為260元。在她與承辦人員周旋過程中卻得到「審查過程內規不對外公開，完全遵照委員的決議」的回覆。

吃到了閉門羹的她，只好透過自己的管道找到委員名單，逐一了解。她分別致電詢問：「委員，為什麼你只給我260？」A委員和B委員說當天他沒出席，C委員則回應她確實依幕僚建議核給260元，有什麼誤會嗎？。順柔說：「委員誤會大了，在基金作業辦法裡，通常1000元的講師費是最低的，再依學歷1200、1600、2000，但您同意了260元。」順柔會這麼回復有她的道理，她在辦理計畫的經驗中，她知悉審查會議多由當部會處提供核定作業準則，委員則多依循準則查核。

► 2019年臺灣燈會紀念袋上的蚵與「海之女神」（Tō Chhng-ióng 攝）

一連串的不合情理的「依法行政」也讓順柔火大了，她決定公開消息讓各界討論，由大眾公允。接著，她開始蒐集佐證，在庭上她對法官陳述，她辦的是多元文化夏令營，性質與其他科學夏令營沒有異同，講師鐘點費從 1600 元、1200 元，也有 500 元，但為何她辦的營隊卻是慘到只有 260 元，實在無法讓人理解。

移民署則發布聲明澄清²此次好好協會辦理的活動屬「營隊活動」而非過往之「一般學習類」，故爰參考教育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核定講師經費。

2018 年 5 月，順柔在自己的臉書³上公諸此案行政院訴願遭駁回的消息與心情。她公開叩問：「一筆以教育部的核定基準來審核向內政部申請核定的民間團體，請問您為什麼不用行政院頒發的講師費 2500 元來計算呢？」。無論如何，「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給的全是 800 元 / 時！我們不會虧待每位新住民講師。」

國際在地化，創造「新」力量

海之女神下的多元文化

2019 年「第 30 屆台灣燈會」由屏東縣主辦，「海之女神」誕生大鵬灣。15 公尺高的女神由竹編藝術家王志文進行鋼構設計，女神的巨幅裙襬則由新住民協力串起 30 萬顆的蚵殼交錯編織而成。夜裡的女神在聲光環繞下閃耀登場，吸引眾人目光。

這場盛會打造了一座屬於新住民的舞臺。談起燈會，順柔不禁眼睛一亮，興奮地說：「那一年我把整個臺灣的新住民，把那些不能上臺的，全部找來，來到我的新住民女神下面跳舞。」如此盛大的邀請，只要屬於新住民多元文化的展演，她來者不拒。這個想法來自於她過去參與許多活動的不完美經驗，以及來自推廣多元文化交流的挫敗感。



2 移民署 2019 年 5 月 1 日針對此案發布聲明〈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公開透明 公平對待多元師資〉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8&sms=9224&s=14678

3 <https://www.facebook.com/jadwrp/posts/2018838644829745>

「我覺得因為我們自己對於其他的文化，尤其是西亞、那種非主流的音樂或是樂器不理解，所以就會幻想去組一大團來表演。」順柔舉例，在遊行的隊伍上墨西哥姊妹的大裙舞，因為只有 4 個人，所以上不了大舞臺。又或者文化感強烈的日本三味線的演奏，過去曾有主辦單位詢問她，「主任，那個三味線的，可不可以組一支軍隊？我說那一個人而已啦。結果三味線表演被拒絕，我就生氣了，我說三味線不行，那為什麼馬友友可以？」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是許多人將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文化混為一談，「他腦袋想像的那你可以來一半，或者你去找越南、印尼、泰國，或是柬埔寨大家組合起來，就很大團了啊！」

2019 年 12 月，順柔協助組織「臺灣安克隆樂團」⁴（原名：屏東安克隆國際家庭親子樂團），團員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透過共奏印尼傳統竹樂安克隆，尋找共同的故事。順柔解釋，「會有這支團是因為我們在燈會被歧視得很嚴重，臺灣大大小小的燈會都嫌我們的團太小，所以我們就在聊，能用什麼方法將印尼、馬來西亞的團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大團。剛好美濃的朋友介紹兩位從東南亞進行音樂交流回臺的年輕人，我請他們來屏東教我們。」在系統訓練與長期經營之下，樂團開始小有規模，也因特色鮮明，逐漸在不同場合受邀演出。

某天，他們收到一通廠商詢價的電話，讓他們困擾不已。順柔無奈地還原當時的狀況：那天姊妹接到電話後問我可以報價嗎？我說可以啊，我報價兩萬，廠商一聽要兩萬喔，就問可以少一點嗎？不知道怎麼回應的姊妹又跑來，我說沒關係妳問他少多少，本來預計多少人？豈知廠商竟開口說我給你一萬，你們只要來一半的人就好了。姊妹傻眼了，又跑來問該怎麼辦……。順柔反問我們：「你找一個管樂隊，只想付一半的錢，要他們只來一半的人，如果換成朱宗慶打擊樂團，你可以要求他們一半的人不要來嗎？」

長年來，順柔除了進行新住民培力工作，也全力教育臺灣大眾和機關單位，打破大家對於異國文化的迷思。所幸多年的努力總算有一些成果，至少有些單位在舉辦新住民相關活動時，願意接受順柔的建議，或是主動詢問可行的方式。例如移民節的會場上可以拿到

► 2021 年 12 月，在屏東移民嘉年華遊行上表演大裙舞的墨西哥姊妹（Tō Chông-ióng 攝）

4 臺灣安克隆樂團 FB
<https://www.facebook.com/angklungtaiwan/>



譯成越、印、泰、英、日、韓等不同語言的文宣，還有通譯人員和姊妹在會場穿梭與協助。

「明年再來教工作人員怎麼跟群眾互動，他們可以玩翻牌子遊戲，都已經要來宣導了，有趣的互動很重要。她更鼓勵新住民推廣自己的文化。」

「新住民培力要做，官方你也要教育。」雙管齊下的努力，順柔期待讓更多人理解並學習文化差異，大家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共生共好。

隱形的力量——屏東農業的新女力

屏東是個農業縣，得天獨厚的高樹鄉，是縣內唯一的水質保護區，禁止汙染性產業設廠。放眼望去的，高樹只有農地果園，不見任何一座工廠，良好的條件創就了高樹農村轉型為友善農業的基礎。

高樹也是順柔在屏東從事社區工作的起點，至今仍有一群自護溪運動開始的環境教育的老師長期蹲點、在地留守。而現在，高樹有一群重要的新住民姊妹，她們是今日農村的重要勞動力，也是推動友善農業重要推廣者。

這群在高樹鄉務農的姊妹們，有些在母國就是農家，有些則是來臺灣之後跟著夫家作農，農業知識來自夫家經驗。為了推廣友善農業，大家有一致的目標——無藥無毒，友善土地。為此，好好協會規劃了農業課程，將課程帶進鄉村，將農學專家直接帶到田地。

第2年的計畫成果，讓高樹這片土地長出了鳳梨、木瓜、檸檬、酪梨、芭樂、茄子、棗子、番茄、黃瓜、洋蔥等各種瓜果蔬菜，也有稻米、菸草，也有姊妹打造動物農莊，雞、鴨、鵝，還有健康豬仔和協助守衛農場的浪浪們。當姊妹們成為帶領家庭農產事業的主力者時，我們也看見姊妹們的「那個老公」和支持的力量。這本充滿隱形力量的書中也紀錄姊妹們來臺後家庭故事，除了華文也翻譯成她們的母語，讓她們和家鄉的親友分享。（蔡順柔主編，2020）

「我刻意不印刷只做凸版，所以你看不到書皮的文字，但能摸出來，這也代表了屏東農業勞動女性隱形的力量。」順柔闡述書封的設計理念，我們則是看著、摸著，閱讀好好協會在 2020 年出版的《新屏東 新女力 新農業》，書中呈現屏東高樹鄉的務農的 18 位女性新住民的照片和故事，這是好好協會承辦「新住民友善農業學習第二年計畫」，用腳踏實地的力量長出的成果。

用順柔的話來說，農業是門博大精深的學問，須懂得天文地理，了解土質、濕度和溫度，以及農作物的特性，統整了所有的概念，才能將生產的植物種好。「農業是門科學，務農的人是科學家，不是嗎？」

友善農業的推廣，在另一場域則是教導大眾從「食農」開始。許多在地小農也開始轉型，結合多方力量舉辦「小旅行」，讓大眾親身體驗。小至市集裡的香料展，或是直接將民眾帶到田裡面。比如她們帶著民眾進到阿九的鳳梨田，大家體驗「拔」鳳梨，然後會發現，天啊，怎麼都是刺？屏東的豔陽非常熱情，幾次經驗下來，順柔她每次去一定全副武裝，手套、雨鞋、長袖，缺一不可。阿九的鳳梨田是協會進行食農教育的場域，更是她們實踐的場域。

另一個實踐場域則是明珠姐姐的金銀花。在疫情衝擊之前，明珠的金銀花慘到不行，生意不見起色。然而最近因為聽說金銀花能夠消毒、治病、明珠的金銀花突然熱銷，看準了這個機會，所以她又繼續租約七甲地用有機農業種花。明珠姐也把工作機會給村子裡一些弱勢家庭，讓自己的金銀花田和在地產生連結，創造善的循環。

順柔認為在這個時代，要讓友善農業和食農教育有發揮的空間，我們除了要把大眾帶進教育環境（農田）裡面，



► 《新屏東 新女力 新農業》封面凸版的設計，象徵了隱形的力量。(Tō Chông-ióng 攝)

彼此的老師，社區充滿了源源不絕的養分，孩子們吸收社區的養分長大。育兒並非易事，也讓她充分感受臺灣育兒環境的不友善，包含對性別的各種偏見。2012年至2013年，懷孕中順柔參與婦運工作者的讀書會，共同閱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順柔認為「越搞懂這個公約，對婦女政策的理解就越清晰」，蔡家老三在讀書會結束後誕生了，大家便為她取了小名「CEDAW妹」。（蔡頭媽，2016）

20多年來，蔡順柔用青春陪伴屏東，服務對象和領域看似大相逕庭，卻有著共通點。誠如方雅慧所觀察的，我們必須回過來看社區女性工作者投入的經驗、移動的工作場域與路徑，許多早期從事環境運動保護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後來投入屏東縣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婦女培力，看來不相干的移動路徑，但她們所共同關切且專注的，其實就是「生命」！（蔡順柔，2011，p.149）。蔡順柔和她的姊妹們，也在每一個見牆拆牆的過程中，從原本的那個「我」，逐漸茁壯，充滿自信，成為相互共伴的「我們」，一起留守在屏東，繼續她們的故事。

- ▶ 2021年12月，順柔在臺南大學分享「多元文化的台灣：看見新移民女性的跨界學習」（李耘衣 / 攝）



參考文獻

- 方雅慧、江嘉萍、李欣玫、蔡順柔等（2011）。我和我們：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社團法人屏東好好婦女權益協會。
- 蔡順柔（2011）。女性的溫柔革命 跨越性別與權力的藩籬，載於方雅慧、江嘉萍、李欣玫、蔡順柔等（著），我和我們：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頁 140-149）。社團法人屏東好好婦女權益協會。
- 蔡順柔主編（2020）。新屏東 新女力 新農業。社團法人屏東好好婦女權益協會。
- 蔡頭媽（2016）。驕傲從母姓，載於彭滄雯（主編），歡喜從母姓（頁 208-216）。女書文化。

SDGs 連載專欄

本刊第 99 期至 106 期策畫「用繪本話性別談 SDGs」連載專欄，由劉淑雯老師、林微珊老師主筆，相關說明請參閱本刊第 99 期（第 55-59 頁）SDGs 連載專欄前言〈未來，怎麼來：SDGs 與十二年國教〉。

線上閱讀：<https://pse.is/4twkh3>



[第二篇] 用繪本話性別談 SDGs： 目標 3 良好健康和福祉與目標 4 優質教育

劉淑雯 / Southern California Teachers College 課程總監、
臺北市立大學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林微珊 /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

健康是身體的基石；教育是累積人力資本的途徑。在過去重男輕女的社會價值中，女性往往獲得較少的教育機會，現今臺灣已經翻轉這個現況，但在部分國家中仍會發現教育機會不均的問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女性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仍是少數族群，另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也顯示高等教育階段學生的性別比例普遍存在「男理工、女人文」的現象。這種性別差距不僅發生在臺灣，也是全球性的問題。另身心健康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能否成功，故臺灣於 2022 年起由衛生福利部與教育部簽屬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聲明書，要來共同推動健康促進的目標（國建署，2017）。而近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終身教育的推動，也希望身處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能夠體會學習帶來的美好。

SDGs 目標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良好健康和福祉」

此目標核心為「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希望能在西元 2030 年前達成 13 個細項目標，其目標概述如下：降低產婦死亡率、降低 5 歲以下兒童及新生兒的死亡率、對抗傳染疾病、降低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率、加強物質濫用的預防與治療、降低交通事故的傷亡人數、增進生殖健康、實現全民醫療保險、減少有害化學物質和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加強國家執行與落實「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針對傳染及非傳染性疾病，支援疫苗及醫藥研發、醫療保健從業人員的招募、培訓以及留任、完善全球健康風險預警系統，可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人權（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生命教育（思考生命的價值、理解人的身體與心理面向）、安全教育（探討日常生活、運動等應該注意的安全）、戶外教育（健康的身心）議題。

相關繪本



《不簡單女孩 3 眼光獨到的女孩：派翠西亞·巴斯醫師的故事》 (The Doctor with an Eye for Eyes : The Story of Dr. Patricia Bath)

作者：Julia Finley Mosca / 插圖：Daniel Rieley / 譯者：黃筱茵
出版社：字畝文化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3-b (支援疫苗以及醫藥研發)

簡介：因為媽媽送給她的一套化學實驗用具，點燃了她對科學的熱情，她渴望透過科學幫助世界上的病人和窮人，爸媽無條件的支持讓她勇敢追夢，她想要讓人們的眼睛都看得見，一路上受到不平等的歧視，她仍舊為眼科醫學開創新頁 - 發明雷射探針，白內障雷射手術先驅，讓無數患者重見光明，照亮了這個世界！

(資料來源：<https://www.bookrep.com.tw/?md=gwindex&cl=book&at=bookcontent&id=13473>)

繪本延伸思考與活動

以《不簡單女孩 3 眼光獨到的女孩：派翠西亞·巴斯醫師的故事》繪本為例

(一) 延伸思考

1. 繪本中主角在求學路上遇到什麼困難？她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2. 繪本中主角為什麼選定眼科醫學作為她的目標？她如何用他發明的技術幫助病患？
3. 你覺得弱勢族群和脆弱地區的人們會有哪些健康問題，哪些是性別不平等對健康和福祉產生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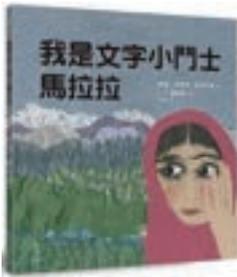
(二) 建議活動

1. 請查詢網路資料找出現在社會中排行前 5 名的疾病問題並製作成圖表。(連結自然科學、社會課程、人權議題)
2. 同學進行分組討論哪些活動可以促進健康的身心並做出心智圖上台報告，另觀察看看同學們做了哪一些不一樣的活動。(連結綜合活動課程、戶外教育議題)
3. 利用資源回收物或彩繪用具做出或畫出可以拯救病患的小發明，並向同學說明這個發明有什麼功能？(連結科技、社會課程、生命教育議題)

SDGs 目標 4「Quality Education / 優質教育」

此目標核心為「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希望能在西元 2030 年前達成 10 個細項目標，其目標概述如下：提供免費中小學教育、讓孩童接受平等且優質的學前教育、確保人人獲得公平且可負擔的高等教育受教機會、增加具備就業技能的人數、消除教育中所有不平等問題、確保青年具備識字與算術能力、永續發展與全球公民教育、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身心障礙者以及性別平等的教育設施、增加國家獎學金、增加合格師資人數，可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性別平等（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人權（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品德（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生涯規劃（探索性別與生涯規劃的關係）議題。

相關繪本



《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

作者：Karen Leggett Abouraya / 插圖：L. C. 惠特莉

譯者：翁雅如

出版社：愛米粒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5（消除教育中的一切歧視）

簡介：16 歲的她，為了每個孩子都應該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挺身而出並大聲疾呼。雖遭到塔利班槍殺，在奇蹟生還後，她受邀到聯合國公開發表演說，她勇敢地用話語和文字倡導「教育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因性別、種族而有不同，直到現在她也為此而努力著。

（資料來源：<https://www.morningstar.com.tw/bookinfo.aspx?bookno=1304044>）

繪本延伸思考與活動

以《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繪本為例

（一）延伸思考

1. 馬拉拉為什麼是文字小鬥士？
2. 造成這個地方女性無法接受教育的因素是什麼？對這些女性造成什麼影響？
3. 如果你出生在這個地方？為了要接受教育可以怎麼做？在現在的社會要如何幫助無法上學的孩童？

(二) 建議活動

1.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求學困境的聯想單」想一想求學過程中有遭遇到哪些困難？並寫出解決方式（連結綜合活動課程、生涯規劃議題）
2. 觀賞馬拉拉的聯合國演說，進行問題討論：馬拉拉在倡議那些事情？請同學進行分組並畫出心智圖，以分組方式上台分享。（連結社會課程、性別平等）
3. 找網路、報章雜誌資料，臺灣有發生上述困境的地方嗎？你可以做哪些努力？（連結科技、社會課程、人權教育）

結語

2018 年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各等級學位的女性占比為博士 31.5%、碩士 44.4%、學士 52.7%，以碩博士學位女性占比仍低於南韓、德國及美國等國家，代表臺灣在鼓勵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仍有努力空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另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各領域畢業生女性比率，以「教育」占 71.3% 較高，「工程、製造及營造」占 18.4% 最低，與南韓、德國及美國等國家相比，各國各領域女學生就讀比率仍以「教育」較高，就讀「資訊通訊科技」及「工程、製造及營造」比率較低，顯示各國教育仍存在性別隔離現象。（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如何發揮女力的力量是我們可以在持續努力的！

促進預防疾病的一個關鍵策略是社區教育和參與。一個家庭、社區、或甚至一個國家，能做出的最佳投資，就是為女孩們提供教育。因為受過教育的女孩，她們的生活可以更加健康進而她們的子女也將更加健康，並更有接受教育的可能。



圖 / redgreystock / freepi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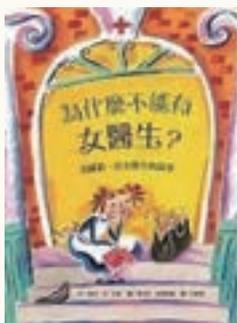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2022 年性別圖像。 <https://gec.ey.gov.tw/Page/8996A23EDB9871BE>

附錄一

SDGs 目標 3 良好健康和福祉—精選 shero 繪本及 SDG Book Club 性平相關繪本

(一) 精選 shero 繪本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美國第一位女醫生的故事》

(Who says Women Can't Be Doc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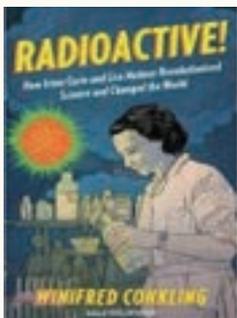
作者：譚亞·李·史東 / 插圖：瑪尤莉·普萊斯曼

譯者：柯倩華 / 出版社：維京國際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3-8 (實現全民健康覆蓋)

簡介：在以前女性絕對不可能成為醫生，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打破成見，而且不肯放棄。她的堅強意志力為「女醫生」開創新頁。讓大家堅信性別不能決定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資料來源：<https://www.vikingbook.com.tw/product/detail/134>)



Radioactive! How Irène Curie and Lise Meitner Revolutionized Science and Changed the World

作者：Winifred Conkling

出版社：Algonquin Young Readers / 語種：英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3-8 (實現全民健康覆蓋)

簡介：1934 年，艾琳·居里 (Irène Curie) 發現了一個將改變世界的發現：人工放射性。居里與她的丈夫分享了諾貝爾獎。但當她被提名為法國科學院院士時，該學院拒絕了她的錄取，並投票取消了所有女性的會員資格。4 年後，居里解開了核裂變的秘密，但她的成就卻沒有得到諾貝爾委員會的認可。

(資料來源：<https://www.amightygirl.com/radioactive-curie-meitner>)



《和瑪麗亞·伊內斯一起游泳》(A nadar con María Inés)

作者：Griselda Gambaro / 插圖：Roberto Cubillas

出版社：Loqueleo / 語種：西班牙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3-4 (減少非傳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並促進心理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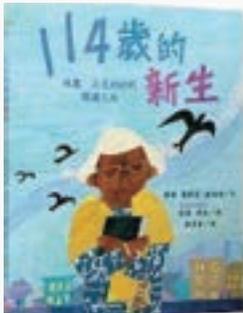
簡介：這本書講述了瑪麗亞·伊內斯·馬托 (María Inés Mato) 的生活，她是一名開放水域游泳運動員，她從 4 歲時失去一條腿的嚴重事故中恢復過來，在復健過程中發現學習游泳和學習的樂趣，不斷努力提升自己，進而冒險營救遇難者、贏得冠軍、穿越河流和與海洋生物作戰。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es/sdgbookclub-3archive/>)

附錄二

SDGs 目標 4 優質教育 精選 shero 繪本及 SDG Book Club 性平相關繪本

(一) 精選 shero 繪本



《114 歲的新生：瑪麗·沃克奶奶的閱讀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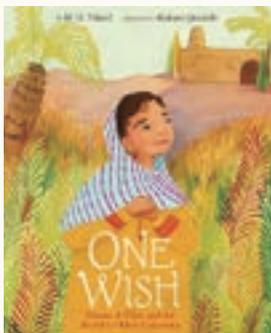
作者：麗塔·蘿雷妮·赫伯德 / 插圖：歐葛·摩拉

譯者：劉清彥 / 出版社：三民書局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7 (永續發展與全球公民教育)

簡介：本書主角瑪麗·沃克奶奶以奴隸身分誕生於 19 世紀的美國南部，直到擁有《聖經》後的第 101 年，她真正學會閱讀並參透其中奧義，大家也喜歡在她生日時請她為大家朗讀一段聖經。

(資料來源：<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9053643>)



One Wish: Fatima al-Fihri and the World's Oldest University

作者：M. O. Yuksel/ 插圖：Mariam Quraishi

出版社：HarperCollins / 語種：英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A (興建和升級具包容性、安全的學校)

參考細項目標：SDG4-7 (永續發展與全球公民教育)

簡介：法蒂瑪喜歡學習。她想知道一切，比如鳥兒是怎麼飛的，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花兒是怎麼長出來的。但最重要的是，她想要一所適合所有人的學校，任何人都可以在那裡學習並成為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比如教師、科學家和醫生。她的學校，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和學者提供服務，她永遠以自信、和善和仁慈待人，更在世界各地幫助許多孩子。

(資料來源：<https://www.amazon.com/One-Wish-Fatima-Al-Fihri-University/dp/0063032910>)



《海倫·凱勒的心視界——海倫精采的一生》

(Helen's Big World: The Life of Helen Keller)

作者：朵琳·藍帕波特 / 插圖：麥特·塔伐雷斯

譯者：朱恩伶 / 出版社：維京國際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5 (消除教育中的一切歧視)

簡介：海倫·凱勒從小就看不見，也聽不見，一直活在無聲的黑暗世界裡。她憑著自己積極向外探索的熱情，在蘇利文老師的幫助下，她用另外一種方式看到了世界。

(資料來源：http://www.tmac.com.tw/book/book_f2.asp?category_id=6&subkindid=1&subsetid=57&items_id=2850)



《因為她，我愛看書》(That Book 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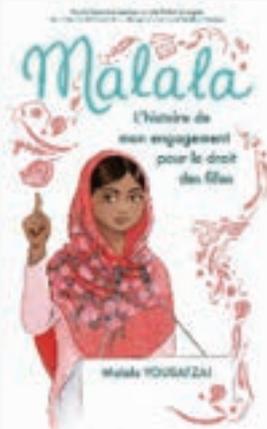
作者：海瑟漢森 / 插圖：大衛司摩

譯者：陳郁婷 / 出版社：格林文化 / 語種：繁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6 (識字比率及算數能力)

簡介：阿凱住在遙遠的高山，從小只愛放牧，不愛看書，無法理解姐姐為何愛看書。一個奇怪的女人，不畏天氣及路途遙遠，定時把書送到阿凱家。阿凱漸漸地喜歡上閱讀，閱讀可以讓一個人改變。

(資料來源：https://www.grimmpress.com.tw/product/1532/140_143_1148)



《馬拉拉：我致力於女孩權利的故事》

(Malala - l'histoire de mon engagement pour le droit des fil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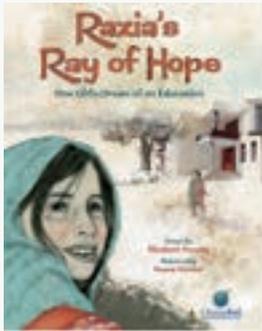
作者：Malala Yousafzai

出版社：HACHETTE ROMANS / 語種：法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5 (消除教育中的一切歧視)

簡介：她從 10 歲開始為教育權而戰的，儘管來自塔利班的危險和威脅。她被子彈打傷，在英格蘭逃脫了死亡，在那裡她繼續戰鬥並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fr/2019/09/06/club-de-lecture-objectif-4/>)



《拉齊亞的希望之光》(Razia's Ray of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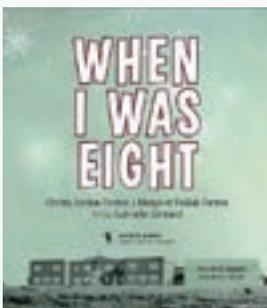
作者：Elizabeth Suneby / 插圖：Suana Verelst

出版社：Kids Can Press / 語種：法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3(公平、負擔得起、技職及高品質的教育)

簡介：拉齊亞和她的家人住在阿富汗的一個小村莊，那裡正在建造一所新的女子學校。Razia 對有機會學習感到非常興奮，但她需要所有的勇氣和信心才能說服她的家人，他們也會從她的教育中獲益良多。她為受教育權而堅持不懈的鬥爭，她了解受過教育的人可以為他們的社區帶來多少貢獻。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dgbookclub-4archive/>)



《當我八歲》(When I was Eight)

作者：Christy Jordan-Fenton and Margaret Pokiak-Fenton Jury

插圖：Gabrielle Grimard

出版社：HMH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 語種：英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6 (識字比率及算數能力)

簡介：8 歲的 Olemaun，知道很多事情但她不知道如何閱讀。她不顧父親的警告，從北極的家中遠行到外地的學校學習。學校的修女剪掉了她的長髮，強迫她做些瑣碎的家務，但她仍然無所畏懼。她的堅韌引起了一名黑斗篷修女的注意，她無時無刻都試圖打破她的精神，但 Olemaun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地學習如何閱讀。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dgbookclub-4archive/>)



《野蜂飛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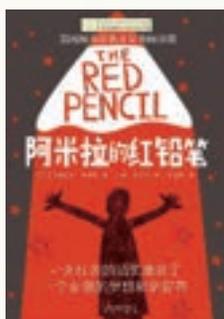
作者：黃蓓佳

出版社：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 / 語種：簡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7 (永續發展與全球公民教育)

簡介：1937年抗戰爆發，戰火籠罩下的生活充滿了困窘與苦澀，女孩黃柳丁跟隨父親的學校西遷，落腳在華西壩上。隨後，父親將摯友的遺孤沈天路接至家中，6個孩子在破舊擁擠的小樓裡度過了不同尋常的童年。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dgbookclub/>)



《阿米拉的紅鉛筆》

作者：安德列婭·平克尼 / 插圖：沙恩·埃文斯

出版社：雲南出版集團公司晨光出版社 / 語種：簡體中文

參考細項目標：SDG4-3 (公平、負擔得起、技職及高品質的教育)

簡介：12歲的阿米拉學會閱讀與書寫一直是她深藏心底的夢想。這一年，突如其來的戰爭襲擊了她的村莊，害她失去了父親和家園。恐懼與絕望奪走了阿米拉的聲音，她無法表達自己，直到她意外地獲得了一件禮物——一枝紅鉛筆。這枝鉛筆打開了她的思想，也打開了很多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dgbookclub/>)



圖 / redgreystock / freepik

餐桌上的性別

楊馥如專欄

▶ 跟著獵人與小狗上山找松露

古羅馬人愛吃蛋！雞蛋料理的性別故事

圖文 / 楊馥如

曾是小學老師，現為大學教授。文學、語言學、腦神經科學跨域專業。臺灣義大利兩地跨界旅居。寫作、旅行、下廚、採訪、攝影、主持廣播節目，只為分享「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的人生態度。（臉書追蹤：FuJu Yang）

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義大利北部盛產松露的小山城阿爾巴（Alba）旅行。秋天是松露盛產的季節，最好玩的活動莫過跟著獵人和小狗上山找松露。新鮮挖出的松露有黑有白，但不管哪個顏色，皆散發異香，是種讓人一聞便終生難忘的味道。

松露一年一產，無法人工種植，唯有水、樹木、土壤、無污染的天然環境，再予以適合的乾濕度，才能造就松露的共生系統。也因此，松露價格年年居高不下。如此珍稀的食材，老饕們最喜歡的吃法卻意外簡單：半熟的溫泉蛋端上桌，現刨白松露，素淨、口味不搶戲的雞蛋完美烘托松露的香氣。我深愛這道料理，是每年秋天心心念念的一期一會，不過每次享用，總會想到——「雞蛋的性別」。

雞蛋可有性別？把生物學擺一旁，用語言學觀點來看，可有趣了！義大利文的名詞有陰性陽性之分，之後的單複數變化，都依著詞性來走。剛搬到靴子國學習義大利語時，複雜的規則常搞得我昏頭轉向，其中，「雞蛋（*uovo*）」這個搞怪名詞特別讓我頭大：*uovo* 是陽性名詞，但變成複數後卻接上陰性冠詞。雞蛋的性別可以隨意變化，本身具有開放性，人們也不會直接聯想、對應到單一性別，而是充滿可能性與變化——這也讓我想到，人們對於自我的性別期待，不必畫地自限，可以更流動。

古代羅馬人對蛋充滿了愛：「完滿的一餐從蛋開始，用蘋果結束。（*ab ovo usque ad mala*）」羅馬文學家馬齊亞雷（Marziale，西元 40-104 年）認為，蛋，象徵豐收、圓滿、精力！在他們眼中，蛋的組成充滿象徵，蛋白包圍蛋黃，被羅馬人解為月亮光暈包圍太陽。不管是春耕還是犁田撒種，羅馬人總會在口袋裡放顆蛋。此外，羅馬人也相信蛋有催情功效：「要吃蛋，而且一定要最新鮮的！」詩人奧維德（Ovid，西元前 43-17 年）如此建議情場不順之人。

古羅馬人有千百種吃蛋的方式，令人垂涎的蛋料理多不勝數。我最愛的一種蛋料理是熟度剛好的溫泉蛋：用豐潤的乳酪醬汁托著，上桌時刨白松露；產季之外，蛋則搭配香料炒蕈菇。古羅馬人愛吃，為料理取名也特別有想像力，他們把溫泉蛋稱為「海倫蛋」，以特洛伊美女海倫為名。神話中，海倫是天神宙斯和凡間女子麗妲所生。麗妲是斯巴達王的妻子，但宙斯見她美貌，心癢難耐，於是化身天鵝，在麗妲到湖邊戲水沐浴時伺機而動。

宙斯這一動，許多藝術家都有詮釋：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塞尚曾以此為主題作畫，大理石雕塑、馬賽克拼貼，甚至，日常器具也可見到變成天鵝的宙斯趁機親近麗妲的瞬間。麗妲受孕後下了蛋，海倫則從「蛋」誕生。在特洛伊的故事中，海倫的美，曾被視作戰爭的引線；然而，海倫因自責走向危險的戰事中，也讓交戰的士兵為之動容。

回到現代：我特別愛半熟蛋如凝脂肌膚般細緻的蛋白，令我想到海倫的美好。英國人將溫泉蛋叫做「嫩煮雞蛋 (coddled egg)」，而義大利人則稱溫泉蛋為「穿襯衫的雞蛋 (uovo in camicia)」，那層白皙軟嫩的蛋白，不像件輕薄白襯衫？在那之外，我貪戀蛋黃源源流出的快感，韻味充滿變化。

至於松露，自古以來被視為催情美食，也跟天神宙斯緊密相關：「松露是水、火、雷的產物」西元一世紀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這樣假設；西元一世紀，羅馬自然史學家老普林 (Pliny the Elder) 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中也記載，豐沛的雷雨會帶來好松露：「秋天雨下得足，若加上常打雷，松露就會盛產，因為雷電會促進松露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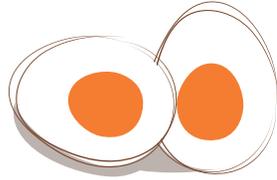
巧妙的是，羅馬人相信天神宙斯總在橡樹附近投下雷電，聰明的讀者是不是已經猜出，跟著獵人與小狗上山找松露時，在什麼樹下找到松露的機率最高？



▶ 「松露」自古以來被視為催情美食，也跟天神宙斯緊密相關。

【美人溫泉蛋】料理步驟

1. 用小鍋燒水至水滾，加點鹽，滴幾滴醋
2. 在小杯中打入一顆雞蛋
3. 以湯匙擾動小鍋中的水（成漩渦狀），同時倒入雞蛋
4. 若喜歡液態蛋黃，續滾 2 分鐘；喜歡固態蛋黃的，則滾 3 分鐘
煮好後用勺子撈起雞蛋，加點鹽和胡椒調味
5. 沒有松露怎麼辦？燙好的綠蘆筍加「美人」溫泉蛋，也是絕配！



蔡適任的敘利亞之眼

性別
新知
I

伊斯蘭聖戰士的妻兒，非典型受害者

蔡適任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
《沙漠化為一口井》及《撒哈拉，一片應許之地》作者

前言

2011 年，敘利亞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舉行多場大型示威活動，不料竟演變成武裝衝突，導致多國勢力介入，10 年來，數 10 萬人死亡，流亡在外的難民不計其數。

這場內戰至今方興未艾，敘利亞成為恐怖分子活躍之地，少數來自歐美及北非的年輕人自願前往戰場，加入伊斯蘭聖戰士（Daesh）行列。男性或為游擊隊員，女性則成聖戰士妻子，這些年輕自願者往往是生活在歐洲國家的阿拉伯或北非移民第二甚至第三代，因在西方社會適應不良，抑或處於尋找自身價值的青春期中，被有心分子煽動，走上前往敘利亞打仗的不歸路。待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敗仗連連，不少人後悔了，卻難以返回原居地，歐美社會輿論普遍不願接納這些人，以至於他們時常被困在生活條件極差的難民營，求助無門，其妻兒處境愈發艱難。

相同情況發生在摩洛哥，伊斯蘭聖戰士妻兒歸鄉路漫長遙遠，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媒體關注與同情，摩洛哥國內輿論同樣漠視其艱難困境與晦暗的未來。



（資料來源：作者 Ian Remsen，維基百科辭條「阿拉伯之春」，取自 <https://reurl.cc/zrOLWa>）

摩洛哥聖戰士與其遺孀

摩洛哥位於北非，緊鄰歐洲，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與宗教因素，長年面臨恐怖主義等跨國犯罪活動的威脅，不僅國內曾數度發生恐怖攻擊，亦是伊斯蘭聖戰士輸出國之一，弱勢族群尤其容易受激進份子煽動，少數年輕人被洗腦，自願加入伊斯蘭國行列，經由正常管道抵達土耳其，再非法跨越邊界，進入敘利亞甚至伊拉克，加入戰場。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後，陸續有新的恐怖組織誕生，據摩洛哥官方消息，已有 1,654 名摩洛哥公民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其中包括 290 名婦女與 628 名兒童或未成年人，規模之大與人數之多，已非過往單純招募戰士的恐怖組織，而是擁有領土、經濟與社會組織的國家所推動的計畫。

這些自願加入伊斯蘭國的摩洛哥公民，不少已陣亡，有些仍在戰場，少數被捕，接受審判，有些被關押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監獄，在伊斯蘭國被擊潰並失去大部分領土後，部分住在敘利亞、伊拉克或土耳其的難民營裡。

不少摩洛哥男性前往敘利亞時，強迫自己的妻兒必須跟來，在傳統架構下，女性是男性附屬品，妻子對自己的命運毫無決定權，只能服從，一旦男子戰亡，留下深陷戰場的妻兒，走投無路，處境堪憐。

身分與國籍證實上的困難

由於敘利亞北部難民營位於武裝勢力控制範圍內，危機四伏，安全堪虞，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難以深入當地，導致摩洛哥政府無法確認這些摩洛哥籍伊斯蘭聖戰士的遺孀與子女人數與真實身分，就連敘利亞難民營裡的摩洛哥公民人數都不得而知。

未成年孩子的國籍確認本身就是個難題。

有些年紀較大的孩子在摩洛哥出生，爾後被父母帶到敘利亞，這些孩子的國籍較容易被確認，然而許多孩子出生在敘利亞難民營，沒有任何官方正式文件可確認父母真實身分，甚至連與照顧他們的婦女之間的關係，都是個謎，連帶無法確認這些孩子是否真的有權擁有摩洛哥國籍。

圖 / freepik / freepik

尤其如果父母其中一方並非摩洛哥籍，加上缺乏正式結婚證件，所生子女更難擁有任何國籍。

即便父親的摩洛哥公民身分已被確認，部分可能擁有雙重國籍（摩洛哥與歐洲某國），多數人經由非法秘密管道抵達敘利亞，行蹤難以追查，在抵達敘利亞之後，迅速將官方文件銷毀，若他們在當地結婚，往往是在沒有正式官方證明的情況下進行，難以核實婚姻狀況與婚姻下的親子關係，連帶無法確認這些妻兒是否擁有摩洛哥國籍，加上外界與難民營缺乏正常溝通管道，導致這些婦女與兒童離開敘利亞難民營的機會微乎其微。

在摩洛哥婦女方面，她們多半單純陪伴丈夫前來敘利亞，扮演傳統賢妻良母角色，少數實質加入恐怖活動，然而礙於摩洛哥政府跟當地政權關係緊張且疏遠，缺乏協調溝通管道，一旦沒有足夠資訊來評估這些婦女的真實身分以及對恐怖活動的參與程度，摩洛哥國門便不可能輕易為她們而開。

催淚而無奈的人間故事

近年來，這些伊斯蘭聖戰士遺孀與家屬不斷藉由媒體呼籲，希望能讓困在敘利亞難民營的摩洛哥公民返國，尤其是婦女與兒童。

哈米達（Hamida）原本與丈夫居住在摩洛哥北部大城得土安（Tetouan），生活還算過得去。2014 年時，哈米達被迫帶著小孩，跟隨丈夫前往敘利亞。丈夫與多數伊斯蘭聖戰士不同，受過高等教育，然而思想保守傳統，相當激進且高度認同伊斯蘭國。

待一家人輾轉到了敘利亞，丈夫在後勤部隊，負責處理電腦資訊工作，哈米達則在家裡照顧小孩，對伊斯蘭國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認為戰場生活充滿危險，數度要求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慨然拒絕，將她視為奴隸般限制行動。不久，丈夫戰死，如願地「殉道」了，自此她跟孩子被困在敘利亞，進退不得，不僅回不了故鄉，甚至被視為是罪犯，是恐怖分子，敘利亞生活條件極度惡劣，孩子們生了重病，哈米達不得不求助媒體，希望可以帶著孩子回摩洛哥，結束這場惡夢。

另外也有少數較為幸運的例子，年已 6 旬的婦女拉蒂法（Latifa）平時居住在非斯（Fes），有天，兒子媳婦未經她同意，帶著孫子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行列。7、8 個月後，她接到媳婦從敘利亞來電告知，她那自願加入伊斯蘭國的 42 歲兒子已經被炸死，媳婦與 5 個孫子全被困在敘利亞。

這位勇敢的祖母隨即隻身前往敘利亞，試圖將 5 個孫子帶回摩洛哥。

待她成功經由土耳其進入敘利亞，伊斯蘭國人員試圖說服她留下來，願意提供住宿與金錢，全被她拒絕了，堅持要見到孫子們，她的護照與手機都被拿走，被軟禁在生活條件極差的屋舍長達一個月，她每天哭號，瀕臨崩潰邊緣，才終於獲准見到孫子們。

雖然拉蒂法有權帶著孫子們離開，隨之而來的卻是無止境地等待，她這才發現，進入敘利亞相對容易，離開卻難如登天！幾經輾轉，在庫德族部隊以及走私者幫助下，她們一家來到庫德族控制的難民營，生活條件依舊惡劣但相對改善。

媳婦不幸地在難民營病逝，5 個孫子全仰賴年老的拉蒂法一個人照顧，數年過去了，拉蒂法依然等待將孫子們帶回摩洛哥的許可，數度對國際媒體表示，難民營不適合幼兒成長，而她已經年邁，沒有能力保護年幼的孫子，希望可以盡快回到摩洛哥，她甚至請摩洛哥記者們為她祈禱，請記者在每日 5 次祈禱時，不要忘了她。

類似的催淚故事不可勝數，面對類似處境的婦女與小孩，摩洛哥政府態度相對溫和且願意提供協助，在司法調查總局正式介入後，若認定這些人並非恐怖分子，多半會伸出援手，以專案處理，安排他們返回摩洛哥，重新適應社會。

相對地，歐美國家則反彈極大，社會輿論多半不歡迎這些人回到國內，除了認定他們是罪犯，更害怕這些人是未來的恐怖分子，甚或撤銷其公民身分，甚或拒絕入境。

最知名的例子是年僅 23 歲的貝甘（Shamima Begum），15 歲時，從英國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嫁給荷蘭籍的伊斯蘭聖戰士，婚後生下的 3 名子女皆早夭，爾後住進敘利亞難民營，2019 年，試圖遵循法律途徑返英，引起輿論極大反彈，即被取消英國公民資格，但因她曾公開指責伊斯蘭國，甚至在難民營化妝、穿運動鞋，觸怒他人，棲身的帳篷被燒，面臨生命危險。

人道考量與國安隱憂

不少人權組織以兒童教育、健康與安全等考量，主張讓這些婦女兒童從敘利亞北部難民營返回摩洛哥，同時減少這些孩子長大成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雖然在聖戰士組織裡，女性主要扮演母親、妻子甚至護士等傳統女性角色，但有些極可能已被極端主義洗腦，腦中充滿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對於恐怖刑罰毫無悔意，未來依然可能重新加入恐怖組織，進行犯罪活動，成為潛在威脅。

尤其這些包括婦女在內的恐怖分子在敘利亞受過製造各式炸彈、致命毒藥、發動恐怖襲擊以及處理武器等訓練，甚至有能力宣傳恐怖主義進而招募新進人員，一旦回國，可能成為社會隱憂，以至於這些人的最終去處成為各國棘手難題，在在挑戰國家安全、人道考量與司法制度。

兒童的問題更為複雜，若父母其中一方已身亡，其子女立即面臨生存與健康各方面的疑慮，急需外界援助，是而國際組織不斷呼籲必須協助這些戰火下的無辜生命。

然而這些孩子極可能在恐怖主義氛圍裡成長，耳濡目染下，腦中充滿極端思想，若回到摩洛哥後，並未改變其思維與價值觀，未來仍可能走上歧途，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

也因此，摩洛哥輿論普遍反對讓伊斯蘭聖戰士與其妻兒返國，不少民眾認為既然他們當初決定前往敘利亞加入恐怖活動，活該死在戰場上，摩洛哥內部問題已經夠多了，不需再增加國安隱憂。

歸國後

據 2021 年摩洛哥官方說法，在加入伊斯蘭國行列的 1,654 名摩洛哥公民裡，共 288 名婦女，其中 99 人已返回摩洛哥。

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者，曾參與伊斯蘭國的成員已被捕，並依據罪刑嚴重程度而接受法律制裁。

至於並未實質加入恐怖活動的婦女及兒童，由政府並提供各種協助，讓他們接受心理諮商，療癒在敘利亞遭受的創傷，並且不讓他們在媒體曝光，保有隱私，避免遭受輿論壓力或被貼上標籤，以便將來重回人群，重新融入社會。

結語

恐怖主義與伊斯蘭國的問題極端複雜，或許真如 2019 年由林君陽執導的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說：「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在每一個走上極端的人背後，都有著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藏著一個痛苦、悲傷、茫然甚至孤立無援的靈魂，以及未必能為外界所了解的價值觀與思維，再更往下挖，便是觸及牽動著所有人的社會網絡與傳統結構。

制裁甚或懲罰「加害者」，立即帶來「伸張正義」的快感並隨之將事件拋諸腦後，這相對是容易的，輕盈的。然而憤怒與懲罰並不能中止罪惡。相反地，試圖站在「加害者」立場，思考整體結構與社會文化等環環節節的問題，甚至試圖尋找解方，建立更穩健的防護網，或者接住這些掉落在「正常軌道」之外的人們，卻是相當相當困難、複雜、耗時且未必能有立即成效的。

然而唯有出自於「愛」的行為才能帶來和平與愛。

補充說明

2022 年底，當地傳出恐怖組織計畫殺死包含摩洛哥婦女在內的多名女性，理由是傳遞違反伊斯蘭教義的思想。這群困在難民營的婦女只能帶著孩子，從一頂帳篷逃到另一頂帳篷，因不想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在恐怖份子手上，懇求摩洛哥政府允許其返國。

據 2022 年摩洛哥官方消息，被關押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摩洛哥籍囚犯估計有 277 名，其中包含 65 名男性、30 名女性、182 名兒童及 17 名未成年孤兒。

敘利亞難民在摩洛哥

蔡適任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
《沙漠化為一口井》及《撒哈拉，一片應許之地》作者

前言

據 2022 年 6 月聯合國難民署最新數據，全球被迫逃離家園人口長達 10 年持續上升，截至 2021 年底，總共有 8,930 萬人因遭受戰爭、暴力、迫害及人權侵犯而被迫流離失所，人數最多的是敘利亞難民。2011 年，敘利亞爆發內戰，數百萬敘利亞人流亡海外，集中在土耳其、黎巴嫩與約旦，部分過境摩洛哥，再遷往他處。

北非國家摩洛哥雖然稱不上富裕發達，卻也收容不少難民，據 2022 年 10 月底官方數據，摩洛哥收容 9,834 名難民，超過 8,376 名申請庇護，其中 5,423 名為敘利亞籍，佔超過二分之一。

摩洛哥的敘利亞難民多集中在大城市，以 2015 年的人數最多，在超級市場與重要交通幹道乞討，甚至遠達沙漠小村，往往胸前擺著護照影本，證明自己是急需幫助的敘利亞難民，男女老少皆有，各個滿面愁容，疲憊滄桑，讓人心生不忍。

相較於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摩洛哥人普遍對敘利亞難民友善許多，除了語言、文化與宗教上的相似性，也因正在敘利亞發生的事情讓人掬一把同情淚。

摩洛哥，移民跳板

摩洛哥向來被視為中東與非洲偷渡客前往歐洲的跳板，非法移民數量龐大，歐盟亦積極與摩洛哥合作，合力將這些偷渡客阻擋在地中海以南。

敘利亞國內危機已持續多年，極權政治、農村貧困化、城市人口外流、社會分裂與不平等及武裝衝突等，讓許多敘利亞人流亡海外。因航班頻繁且入境簽證容易取得，阿爾及利亞成為首選，爾後是利比亞與突尼西亞。2012年，敘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且突尼西亞不再發放簽證，摩洛哥相對政治穩定也願意讓移民身分合法化，加上敘利亞人能以難民身分進入西班牙飛地休達轉而前往歐洲，轉而前來摩洛哥的人數因此增加。

2015年3月，歐盟與土耳其共同簽署協議，加強控制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的流動，關閉東地中海公路，然而這正是從中東前往歐洲的主要道路，以至於2018年以來，大量非法移民轉而取道西地中海偷渡歐洲，摩洛哥和西班牙成為非法移民「重災區」。該年，歐盟至少撥款摩洛哥1.84億歐元，以加強邊境管控，提高移民生活並改善治理政策，目的是攔截非法移民，防止其進入歐洲。

即便如此，摩洛哥境內難民眾多，多由北部大城烏季達（Oujda）偷渡入境，絕大多數來自喀麥隆、幾內亞與敘利亞，資金缺乏、媒體冷漠以及政治上的疏忽，讓難民生存條件極為嚴苛。

敘利亞難民在摩洛哥

摩洛哥是第一個簽署1951年《日內瓦公約》的非洲國家，承諾保障難民生命安全並免遭驅逐回國，若想獲得難民合法身分，必須向駐拉巴特的聯合國難民署申請，經過正式面談，拿到暫時居留，初步被視為難民，便有權在摩洛哥合法居住、讓孩子就學、獲得醫療補助並進入就業市場。

依據官方資料，在摩洛哥獲得正式難民身分並享有一定協助的敘利亞難民超過5,000人，2015年增加最多，由1,300人增加至3,900人，非法居留者則難以計數。

敘利亞難民克服萬難才能抵達摩洛哥，原本可借道阿爾及利亞，然而2015年開始，阿爾及利亞要求入境簽證，敘利亞難民轉而經由茅利塔尼亞。2016年，茅利塔尼亞同樣要求簽證，敘利亞難民改經由蘇丹，踏上極度危險艱辛的逃亡路，被迫步行或駕車穿越撒哈拉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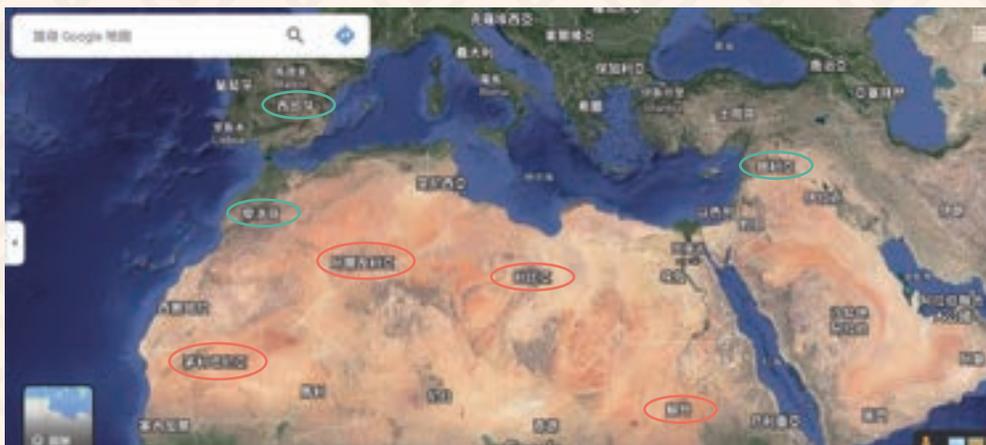
眾多敘利亞難民由烏季達入境，他們的親人或社群往往在那裡等著，摩洛哥人權組織亦在城裡設立辦事處以提供協助，光是 2016 年，便有 1,400 人從烏季達被帶到拉巴特（Rabat，摩洛哥首都）的聯合國難民署。

每個身處摩洛哥的敘利亞難民背後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無法一概而論。

有些敘利亞人早在 2011 年之前，早以求學或工作之名，在摩洛哥合法居留，敘利亞內戰讓他們再也回不去故鄉，部分成功加入摩洛哥就業市場，甚至自行創業；有些則已在利比亞待了數年，利比亞發生動亂，隨即逃入阿爾及利亞，不得不求助於冷酷無情的人蛇集團，支付高額費用，跟著人蛇集團穿越撒哈拉，輾轉來到摩洛哥。若難民拒絕付費，極有可能被留在撒哈拉獨自等死。

2011 年內戰才來摩洛哥的敘利亞難民較有適應問題，有些家庭有學齡中的兒童，卻不敢讓孩子上學，深怕遭受恐怖攻擊或任何不幸事件。有些不得不在圓環或交流道乞討來養活一家，卻被質疑是假冒難民的摩洛哥人。

近兩年，部分成功逃到國外的敘利亞難民因無法適應東道國生活、找不到工作或者難以被當地人接納，加上無時無刻都在擔心留在敘利亞的親人，是而輾轉再回依然動盪中的祖國。



▶ 敘利亞與歐亞非國家地理位置示意圖。（編輯部取自 Google Map）

夾縫中的生存

2011年，敘利亞國內衝突一開始，摩洛哥立即提供協助；2012年，在約旦的難民營蓋了一間醫院，接著提供簽證。

許多敘利亞家庭在2011年後逃到摩洛哥，希望能從零開始，就業與收入往往是最大問題，不少難民在敘利亞原有正式工作，然而到了摩洛哥，原本的專業卻未必能讓他們找到適合的工作，寧願上街頭乞討，甚至婉拒他人協助尋找工作的好意，因為乞討的收入更多，為了不被發現，舉家在數座城市之間來回移動。

然而這只是少數例子，「真正的敘利亞人」在摩洛哥各個角落勤奮低調地工作，為摩洛哥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有些自尊心強的敘利亞人甚至拒絕被視為「難民」，他們努力在摩洛哥工作甚至創業，認為自己是「投資者」，尤其是那些在2011年戰亂前就已經來到摩洛哥就學或就業的人，申請的是合法的居留證延長，而非以難民身分在此定居，相當融入當地就業市場（建築與餐飲等），甚至自行開業（餐飲、貿易與探鑽），也不願前往歐洲，堅持「有天當他離開摩洛哥，是為了回去已被解放的敘利亞」。

敘利亞難民兒童可在公私立學校就學，有些卻因父母無固定合法身分，以及敘利亞孩童習慣英語甚過法語等因素，有些則不得不陪伴父母在紅綠燈下、商圈以及清真寺前乞討，受教權受損。

由於摩洛哥禁止成立難民營，敘利亞難民散居各處，摩洛哥雖建立緊急醫療系統，多半還是需要經由敘利亞社群的協助與通報。

摩洛哥發展新契機

非法居留讓敘利亞難民在摩洛哥只能打零工或者乞討維生，極度弱勢且相當絕望，加上摩洛哥至今尚未通過移民庇護法，難民身分曖昧，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有些不得不支付高額費用給人蛇集團，偷渡前往歐洲。

摩洛哥官方對待難民的態度相對友善，國王呼籲民眾對敘利亞難民保持警覺心，同時亦能提供更多支援與協助，官方友善的態度讓敘利亞移民較容易獲得與摩洛哥公民相同的權利以及合法延長居留的可能。

此外，摩洛哥亦有數個接待並幫助移民融入社會的組織，提供兒童教育、學習法語以及職業培訓課程等公共服務，對於極度貧困者，甚至有財務方面的援助。若移民能提繳出席證明，每個月將可獲得房屋、交通以及學費等補助。

有些成功就業的敘利亞人難免遭受摩洛哥本地人的忌妒與排擠。

已經成功定居摩洛哥的敘利亞人往往提供重要資訊給還在戰亂區，渴望前來摩洛哥的敘利亞人，移民間互通有無，試著操作以前移民成功偷渡的路徑，包括那些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方式。

為了能讓難民成為經濟發展主力之一，融入當地社會，聯合國難民署與摩洛哥進行數項合作計畫，包含社會經濟的微型計畫，幫助難民創業，獲得醫療保健資源，經濟援助以減少賣淫或童工事件，與提供法律諮詢及教育等等。

在摩洛哥居住已久的敘利亞人，以及初來乍到者之間，存在著濃烈情感與團結互助情誼，不吝於在申請庇護、居住與就業各方面，彼此提供協助。

摩阿邊界的人道悲歌

2015年，摩洛哥政府要求敘利亞及伊拉克移民需有入境簽證，因國王穆罕默德六世明確指示「需要採取一系列預防措施來確保國內安全穩定」，以預防未來難民潮完全失控，讓難民的人權問題在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邊界尤其明顯。

事實上，摩阿兩國嚴守邊界以及對待非法移民的方式，往往遭受非營利組織批評違反人權。

2017年夏季，在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邊界的撒哈拉沙漠，發生慘絕人寰的國際事件。

當時，十幾個敘利亞家庭（將近50人）試圖非法穿越已封閉20幾年的邊界，由阿爾及利亞進入摩洛哥，終究被困毫無任何生存物資的沙漠，被當人球一樣地踢來踢去，阿爾及利亞要將他們驅逐出境，摩洛哥政府卻又拒絕他們入境。

長達兩個月之久，這群求助無門的敘利亞難民白天忍受40到45度高溫，附近毫無遮蔽物，只能躲在塑膠袋裡，晚上飽受毒蛇與蠍子威脅，孩子們有嚴重皮膚病與曬傷問題。

期間，摩洛哥民間組織團結合作，提供人道救援，盡力提供飲水與食物，阿爾及利亞士兵亦主動提供必要協助。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雙方態度都有些軟化。

然而在獲救之前，其中一名小嬰兒仍因被蠍子螫傷而不幸身亡。

無法避免的是，各國政府利用難民問題操縱經濟並鞏固政權。摩洛哥政府宣稱，這些難民不在摩洛哥境內，而是仍滯留在阿爾及利亞邊境，公開指責阿爾及利亞驅逐這些

圖 / freepik / freepik

狀態已經非常脆弱的敘利亞人，引發騷亂，甚至帶來無法控制的移民潮，尤其衛星圖顯示他們的移動是「運輸工具組織起來的」，顯然這場行動背後是阿爾及利亞控制，進而呼籲聯合國難民署與阿爾及利亞必須對這一戲劇性局勢負責。

經過漫長協商與周旋，在聯合國難民署協助下，6月20日為人權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答應接納這12個家庭，待他們進入摩洛哥領土，隨即被送到聯合國移民署在拉巴特的駐點，有些很高興可以跟已經在摩洛哥的親人團聚，有些則表明前往歐洲的意願，因為他們的家人在那裏。

據傳2017年，共有12,000名敘利亞難民滯留阿爾及利亞，其中1,500名等待機會前往摩洛哥。然而發生這衝突事件之後，難民要越過摩阿邊界，難如登天。

摩洛哥對國際社會的呼籲

全球難民人數已超過7,000萬，超過60%生活在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僅有16%活在已開發國家，依據全球移民契約，各國應該更有效益地分攤責任，然而長期以來，卻是主由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等國家擔負承接難民的重擔。

摩洛哥要求已開發國家負起更多對移民的責任，放寬邊界，公開呼籲歐盟廿八個國家正視移民問題，宣稱歐盟不能要求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以及反恐活動提供協助，同時又將摩洛哥視為物品，進而要求歐盟在移民問題上，建立更信任且是真正平等的關係，加強攸關雙方利益的合作與互動。



圖 / freepik / macrovector

閱讀性別的數種方法

性別
新知
II

新知 40，滴水穿石—— 婦女新知基金會 40 周年感恩茶會側記

撰文 / 陳逸（婦女新知基金會培力部主任）
整理 / 李采寧、范家瑛（婦女新知基金會志工）
圖 /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2022 年是婦女新知 40 歲生日。1982 年一群關心性別平等的朋友，為了喚醒婦女自覺、爭取婦女權益、推動性別平等的理想，著手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發行刊物跟舉辦活動。1987 年解嚴後，為進一步開發社會資源、團結婦女力量，乃籌募基金 60 萬，立案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已邁入 40 年的新知，至今持續在多項婦運議題上扮演開拓和倡導角色，並以提倡和監督政策、遊說立法、推動女性參政、培力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等作法，逐步改造體制和社會結構。

「新知 40，滴水穿石」感恩茶會，以推動的議題歷程回顧與展望作為主軸，呈現倡議行動的點點滴滴，「滴水」猶如婦女運動 40 年歷程中的各方努力，才能鬆動堅韌如石頭的父權體制，象徵憑藉眾人之力以「眾女成城」達成目標。性別平權上的經營，如滴水穿石一般，不僅影響法律層面的改革，更得以滲透到生活各層面當中，實踐性別平權的理念和想法。

我們特別籌備老照片特展，並邀請婦運前輩們來到現場。見到大家精神不減，彼此關心聊聊近況，或看見照片中年輕的身影，分享經驗，帶著我們緬懷曾經並肩前行的夥伴。一個 40 歲的組織，從誕生、走過狂飆青春，如今則邁向更成熟自信的中壯。

09
24

SAT.
1330 入場 1400 開始
臺北市婦女館



奮鬥：40 週年老照片特展

婦女新知長期累積運動的照片、影片、書籍跟雜誌通訊等史料，我們選擇老照片當作「新知 40、滴水穿石」茶會佈置的核心主題。老照片特展是由新知志工與工作人員協力完成，以婦運老照片和社運發生的場景做今昔比對，透過時空流轉的視覺呈現，帶出新知婦運史漫漫長路上各種變革的重要意義。工作小組精心整理出 25 個議題，寫成短文搭配照片，對筆路藍縷推動改革的各界夥伴與支持者，致上最大敬意。



► 婦女新知 40 週年老照片特展

感動：緬懷婦運先鋒

這些年，婦運前輩的離去，是最大的不捨。緬懷婦運前輩為茶會揭開序幕，螢幕首先出現的是彭婉如女士，曾任新知秘書長、董事的她，推動女性參政不遺餘力，努力推動民進黨黨公職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影響各政黨推動婦女參政。接著是鄭至慧女士，她與李元貞等婦運先鋒於戒嚴時期創辦《婦女新知》月刊，早期聚會以至慧家為主要場地，為女性主義思想及運動開創先河，培養女性主義新血。最後吳嘉麗女士，長年致力於性別平權，創辦女科技人學會，是新知長期戰友。我們前輩們為新知及婦女運動的與貢獻有她們的，持續為性別平權奮鬥。

回顧與展望：婦湯蹈火，婦運 BINGO

今年感恩茶會，除了「年度工作報告」與大家分享新知 2021 年倡議，我們也設計了小遊戲——「婦湯蹈火！婦運 BINGO」回顧 40 年來前輩們在婦權道路披荊斬棘。婦運賓果遊戲邀請照片的前輩上台，解說照片的歷史意義和背後不為人知的小故事。這場活動感恩茶會的高潮，來賓無一不專注地聆聽台上的分享，也讓當天下午在感人故事與漫漫笑聲中渡過。

1. 鄧如雯案開庭

第 1 張抽到鄧如雯案的開庭，當時辯護王如玄律師：「那時候開庭，法官第一句話就說：『這種案子（殺夫）一定無期徒刑、死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你們為什麼要接這個案子？是想出名嗎？』」這席話出自當時審理鄧案的法官，羞辱王律師和同為訴訟代理人的羅瑩雪律師，顯示當時對家庭暴力的不理解與漠視。鄧案無疑地是臺灣的家庭暴力法制定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家暴防治法推動的關鍵案例。1993 年該事件發生後，隔年新知開始倡議家暴議題，動員大量資源聲援，社會各界表達改革的必要，促使政府正視家暴議題，1995 年委託婦女新知進行家暴專訪研究。1996 年，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出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在不斷努力下，家庭暴力防治法終在 1998 年通過，打破法不入家迷思。

2. 民法親屬編修法萬人連署

第 2 張抽到尤美女律師講述 1994 年新公園民法親屬編修法的萬人連署動員照片。尤律師身為當年民法親屬編修法小組召集人，藉由照片和大家分享修法時歷經的艱辛。她說，民法親屬編修法是繼修改男女工作平等法（現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後的第 2 次修法運動。如果男女工作平等法的修法精神為「女人從私領域走到公領域」、「女人自己制定法律」，那民法親屬編的修法，則代表女人重新掌握自己的婚姻、獲得應有的地位與權益。民法親屬編的修改，主在保障已婚女性的財產權，讓夫妻財產能更合理使用，也讓從母姓的條件更寬鬆，「妻子」與「母親」的身分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和尊重。

3. 《玫瑰的戰爭》首映會

接著抽中的是 2001 年《玫瑰的戰爭》紀錄片首映記者會照片，由賴友梅導演主講。《玫瑰的戰爭》紀錄 4 個性騷擾個案的抗爭，以及當事者如何面對自己的傷痕和陰影。賴導演說：「這些個案在受到侵害後，無論是原本的職務、或者內心受到的傷害和痛苦，直到現在都是無法恢復的。」賴友梅是《玫瑰的戰爭》的策劃人之一，她曾任婦女新知秘書長、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長期致力於性平教育推動。在和這些個案接觸過程中，她看見這些女性的勇氣：勇於向不義抗爭、勇於爭取自己、勇於面對內心脆弱，以及和自己和解的勇氣。臺灣在反性騷擾、反性侵害的議題發展許久，經歷許多遺憾，她期許唯有活在於法、於公都尊重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權的社會，每一個個體才是真正的自由。

4. 《優生保健法》連署

下一張照片由顧燕翎老師談推動《優生保健法》連署歷程。顧老師分享近期美國大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愛爾蘭 2019 年放寬墮胎法、巴西的墮胎權之爭等。墮胎合法化的推動，在全球被視為迫切重要且尚須持續爭取的女性生育自主權。1971 年衛福部草擬優生保健法時，社會仍有許多反對聲浪。反對方認為人工流產規定，會造成女性的性氾濫，女性擁有生育自主權。目前雖已有健保給付產檢及生產費等保障，但對於避孕及墮胎等議題期許多從女性身體自主權出發，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權。

5. 推動女性參政

第 5 位黃長玲老師談婦女新知基金會如何推動女性參政議題。她從 1999 年「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入憲」的公聽會講起，以及婦女保障名額如何入法的歷程。性別專責機構的設立，2003 年由新知與女學會、婦全會推動，呼籲中央設立一級性別專責機構。她說：「2012 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上路之前，臺灣 58 萬公務員中，未有一位公務員的主要職責為推動國家性別平等政策。性別都只是兼辦業務而已。」目前雖已設有性別專責機構，但是 2020 年新知還與婦女團體們，聯合抗議內閣改革應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訴求，說明性別平等不是當選了一名女性總統就能解決的。女性參政與性別主流化涉及觀念與制度改革，進程緩慢。

6.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第 6 位是夏曉鶻老師分享移民議題的耕耘，照片是 2007 年 9 月的遊行，沒錢沒身分行動聯盟要求廢除婚姻移民須提出財力證明才可歸化取得身分證之規定。2002 年時值婦運百花齊放期，婦運內部的差異有很多討論，其中深受關注議題即為外籍新娘 / 移工的倡議與正名。2002 年夏老師加入新知開拓組，拓展跨越族群、階級等議題。2003 年舉辦外籍新娘徵文票選活動及正名運動。同年，新知與直接服務機構合作，串連其他團體召開記者會推動移民法規修法。政府單位也做了一系列的更名歷程：從外籍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從外籍配偶到新住民。她表示修法得來不易：「這是老娘們 20 幾年來的推動才得以擁有的權益！」

► 底圖為「婦湯蹈火！婦運 BINGO」活動手卡

7. 性別平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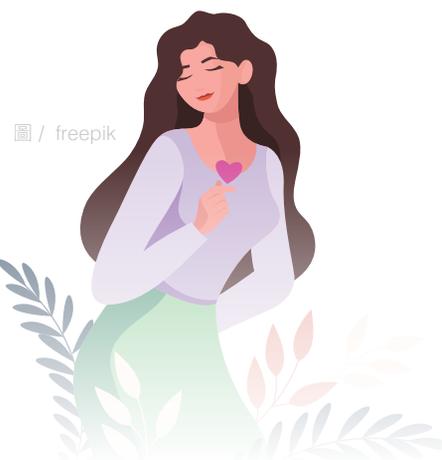
第 7 位是蘇芊玲老師談性平教育，她說：「1987 年基金會成立後，陸續推動許多議題，不管修法或立法，如果觀念未變，所做的可能都只流於形式。」1988 年開始從校園著手，檢視國小教科書關於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內容，並出版手冊巡迴演講。1994 年，數 10 個團體推動四一〇教改遊行，行政院在這股壓力下，設立教改會。1996 年彭婉如女士遇難，隔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是臺灣首次將兩性平等教育納入各級學校，成為教育政策。另外，蘇老師表示近年看見年輕男性展現出願意學習不同的面貌，感到喜悅，但同時社會厭女與仇女聲音仍猖狂著，有待大家繼續努力。

8.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8 位是曹愛蘭女士談《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推動。她提到 1987 年國父紀念館事件，當時國父紀念館的女員工都需簽「單身禁孕」，以及「年滿 30 歲便須離職」的不平等工作契約，迫使許多女員工不敢結婚與懷孕，深怕因而失去工作。類似事件頻傳，促成新知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在回顧 2001 年她時任臺北縣勞工局長時，通過拒絕性騷擾地方政府的自治條例，緊接著隔年立法院即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納入性騷擾防治規定，讓女性在工作權上有基本保障。這些演進促成工會、女性職業團體等的福利，慶幸今日《性別工作平等法》已施行，讓我們擁有漸趨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

9. 婆婆媽媽法院觀察團

最後一位是資深志工督導方麗群談志工培力。已在新知服務 24 年的麗群，分享 1998 年「婆婆媽媽法院觀察團」旁聽家事庭法官審判家事案件的經驗。她提及新知婚姻家庭法律諮詢專線的接線志工大多非出身法律專業，所以觀察團的推動一開始走得有些辛苦。法官在裁定的過程中，起初也不了解志工在現場聽審判的緣由與效果。觀察團的運作方式是每星期由兩位志工一組到法庭上觀摩，回來後再提出對法庭的觀察與交流，之後逐漸理解法官如何審案，對法律的審判更有概念。她認為志工們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去看事情，才有機會學習與聽見更多聲音。



滴水何以繼續穿石

婦運前輩們、支持者們 40 年來匯聚出來的行動與能量，從來就不是幾張街頭照片、修法歷程照片所能道盡的。1982 年揭開的新知婦運之路，不論是概念推廣或倡議行動，對性別政策的發展影響深遠。婦女運動從原本街頭上的體制外社會運動，邁向體制內法律修訂跟制度建制，滴水何以繼續穿石，是來自很多人的參與、不同團體的投入與實踐，性別不平等的高牆才得以陸續敲碎。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的未來展望，是你 / 妳、也是我們的持續。



「婦女新知基金會」臉書：<https://zh-tw.facebook.com/awakeningfoundation/>

男性不是沒眼淚—— 從強尼戴普案看家暴與性別

周奕伶 /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許儷絹 /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田意民 /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臨床心理室

前言

主演神鬼奇航的強尼戴普 (Johnny Depp) 是好萊塢最受歡迎的男星之一，卻在 2016 年爆出了家暴醜聞，從此形象一落千丈。然而，2020 年卻有新的證據指出，戴普可能才是家暴的受害者。2022 年 4 月在維吉尼亞州雙方互控的誹謗官司，於 6 月庭審終結，判定強尼戴普勝訴。藉由戴普家暴事件，本文欲探討的是，男性在家暴事件中的角色，以及男性受害者的議題。

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的愛恨情仇

強尼戴普與女星安柏赫德 (Amber Heard) 因為拍攝《醉後型男日記》相識，2012 年兩人相戀並在 2015 年結婚。然而，2016 年雙方關係急轉直下，赫德曝光了戴普在家中砸酒瓶的畫面，向法院提出離婚與家暴禁制令，更滿臉淤青地出庭指控戴普對她施暴。戴普辯駁聲稱赫德的說謊，影片是被設局拍下的，而自己才是受害者。由於戴普有長期酗酒的習慣，輿論一面倒支持赫德，對戴普大加撻伐。戴普在 2017 年選擇庭外和解，支付了 700 萬美元的賠償金，雙方簽下了協定條款，約定往後不得在媒體討論此事件 (參考 Boshoff (2020) 的綜合報導)。然而，事件並未就此平息，媒體繼續將戴普冠上「毆妻者」名號 (Wootton, 2018)，而赫德仍以家暴受害者自居，影射戴普的施暴行為，持續影響戴普的演藝事業。

2019 年初，不堪其擾的戴普開始反擊，向赫德提起了誹謗官司，宣稱自己才是受害者，指控赫德對自己暴力相向、精神凌虐，甚至被女方割斷手指、打斷鼻樑。2020 年 1 月，關鍵的錄音檔陸續公開，當中赫德威脅戴普：「我無法保證我不會再動手…」 (Scott, 2020)；赫德在爭吵中嘲諷戴普：「你去告訴全世界啊！告訴他們『我，強尼戴普，一個男人，是個家暴受害者…』，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Boshoff, 2020)。錄音公開後，輿論風向大轉變，開始同情戴普的處境。

防護網的破口——性別衝突中的男性受害者

不僅家暴事件，在性侵或性騷事件中同樣存在著男性受害者的問題，例如，布蘭登·費雪 (Brendan Fraser)、泰瑞·克魯斯 (Terry Crews) 等男星，都表示他們同樣有過被性騷擾的經驗。雖然刻板印象中「女性 = 受害者；男性 = 加害者」幾乎畫上等號，但實際上男性受害者不在少數。以費雪和戴普為例，前者可見職場權力優勢足以壓過男性的性別優勢；後者則存在著女性（性別弱勢）利用性別刻板印象在媒體、司法上操弄的可能性。

回到家暴議題，家暴指的是家庭成員間的暴力對待，但不侷限在肢體暴力，心理攻擊、言詞、控制、性與生育健康都屬於家暴範圍；家暴對象很廣，其中，親密關係暴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指的是配偶（或伴侶）之間的暴力行為。關於親密暴力的討論，應該考量到肢體與心理暴力的不同。

從一些 IPV 的調查結果來檢視受害者性別的證據，美國學者 (Tjaden & Thoennes, 2000) 報告的一項全國調查 (NVAWS) 顯示，遭受 IPV 的女性 (61%) 高於男性 (39%)；Truman(2011) 報告的另一項全國調查 (NVCS) 的結果，顯示遭受 IPV 案件的女性 (80.1%) 高於男性 (19.9%)。這兩項研究都顯示女性遭受 IPV 的佔比高於男性。至於國內，據衛福部 (2021) 統計，2008-2019 年國內家暴案中的 IPV 的受害人數由 43,042 成長至 50,174 人，2008 年女性 (90.5%) 高於男性 (8.4%)，到 2019 年女性 (81.8%) 仍高於男性 (18.2%)，但男性受害者的佔比成長將近 10%。此數據與 2011 年 NVCS 的報告相當，二者都是家暴案件統計，而在 NVAWS 中是以「暴力行為」為指標，則顯示較高的男性受害佔比。

此外，Hoff (2012) 報告了另一項屬於「健康調查」的結果，整體遭受 IPV 的男性 (53%) 多於女性 (47%)，其中遭受肢體暴力的女性 (58.3%) 高於男性 (41.7%)，遭受心理暴力的男性 (53%) 高於女性 (47%)。這個報告更貼近一般情境的 IPV，男女遭受 IPV 一樣普遍，但樣態不同。隨著這些調查方法不同，受害者性別佔比也不同，男性遭受 IPV 的問題不亞於女性，實不宜過度簡化，男性受害者應該受到更多關注。

求助無門——男性受害者的求助經驗

司法是回復正義的主要途徑，檢視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的定義，家庭暴力意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其中並未排除男性受害者。鑑於女性往往處於權力和經濟弱勢，2000 年通過了《特殊境遇婦女家庭輔助條例》，作為家暴法的配套措施，並於 2009 年修正名稱為《特殊境遇家庭輔助條例》，以避免窄化適用範圍之疑慮。由此可見，臺灣在家暴防治的立法嚴謹，不僅具備性別平權的意識，所保護者並非侷限在女性單一性別，實務上的受害人（弱勢）扶助也加以落實。

然而，Dutton (2007) 回顧文獻指出，儘管男性遭受 IPV 是普遍的現象，大多數司法和監護權評估都預設男性更有可能是 IPV 的加害者，使男性落入不利的位置。無論受害者是男性或女性，IPV 會導致身體傷害、心理創傷、精神障礙及藥物濫用等嚴重後果。至於家暴男性受害者的求助經驗，過去文獻有限且缺乏系統性的研究。Douglas & Hines (2011) 報告了第一個大規模的調查結果，對象是 302 位遭受肢體家暴的男性受害者，他們曾聯繫警方、家暴防治機構或熱線求助，發現只有 25% 獲得有用的協助，而 67% 的受訪者報告了挫折的經驗，他們遭受到懷疑、嘲笑和提供錯誤的信息，包括：被告知「我們只幫助女性」而受到拒絕、被轉介到加害者課程（暗示當事人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或者提供「協助電話」號碼，打過去才發現是加害者課程等，這些不平等待遇造成當事人的二次傷害。這個報告讓我們再次看見男性受害者的困境，問題可能不在司法及輔助制度上，而是執行者的偏見，讓這些協助不能落實發揮在男性受害者身上。

心事誰人知——男性受害者的心理困境

有關受害者性別的刻板印象影響非常大，而且並不侷限於女性，許多男性自身也深受桎梏，常害怕旁人不相信其說詞，甚至怕被嘲笑「沒路用！」，只能對自己的委屈三緘其口。這並不是東方文化特有的現象，紐約城市大學教授 Fricker, M. (2007) 針對男性家暴受害者的處境，提出兩個「知識論類型的不正義」來做進一步地闡述。

證詞不正義 (Testimonial injustice)，指的是一個人因為自己的身分或特質，使得眾人在審視他所說出的敘述時，帶著偏見而因人廢言。「男性 = 加害者」的刻板印象，潛意識地降低了對於男性受害者的認同，在難以取得「話語權」的情況下，男性受害者只能忍氣吞聲，甚至懷疑自我的價值。

詮釋不正義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則是當我們經歷某種特殊經驗，由於仍未受到大眾的關注，導致缺乏相關的概念和詞彙。男性對於身為受害者的概念還很模糊，缺乏相關的詞彙而有口難言。類似的情況如同「性騷擾」一詞，1970 年代才逐漸被使用。在此之前，多數人都認為性騷擾不過是調情的一部分，受害者感受到不舒服，卻不知道該用什麼詞彙來表達抗議。

心同此理——跳脫性別刻板印象

綜合上述的受害者調查研究，隨著調查方法不同，受害者性別比也不同，男性遭受 IPV 的問題不亞於女性。而 Fricker (2007) 的理論反映出男性受害者的心理困境，這與 Dutton (2007) 和 Douglas & Hines (2011) 報告的求助困境相呼應。追根究柢，充斥在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過度簡化了我們對 IPV 的看法，使得男性受害者面臨多重困境。因此，對於 IPV 男性受害者的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在於跳脫預設男性為「施暴者」的偏見。

根據 Bem (1981) 提出的性別基模理論 (Gender schema theory) ，性別刻板印象是認知基模的一種，兒童從他們所生活的文化中了解男性和女性角色和相關的行為，形成個人的性別基模。性別刻板印象強烈的人基於性別來做為角色與行為的分類、做出決定和規範行為；反之，性別對性別刻板印象弱的人並不是主要的分類，他們會考慮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亦即，生活中的決策涉及複雜的評估，過度簡化地歸因到性別，反而錯失有效的問題解決，這便埋下衝突的導火線。

本文雖然聚焦在男性受害者議題，真正的重點在於跳脫出單一性別受害者的迷思，而應該從親密關係的整體來考量。親密暴力是親密關係的一種衝突，這意味著，它的處理不只是司法上的加害者的責任追究而已。親密暴力事件往往反映出雙方各自的想法、感受、價值觀…的歧義，潛藏著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雙方不良的溝通模式。消除性別刻板印象最根本的做法是透過童年的教育，然而，許多成人的性別刻板印象往往根深蒂固。換個正向的角度，或許親密暴力事件是危機也是轉機，衝突與摩擦可以是重新檢視雙方關係的機會。如果雙方仍存有善意，我們建議採用「同理式的溝通」(Rogers, 1957; Clark, 2010) ，雙方暫時擱置各自的堅持，以尊重為前提來理解對方的感受和想法，並且適時傳達自己的理解給對方，即使對方的想法和感受與自己不同，也能夠給予尊重

圖 / Min An / pexels

與包容，善意的回應有助於減少歧見、促進共識，共同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這種建設性的溝通模式，不僅有助於解決眼前的問題，也能夠更加了解對方的想法和感受，增進彼此的信賴感。我們認為在親密關係中，伴侶應該建立更深刻的了解，跳脫出以性別刻板印象強加不必要的規範、要求與控制，以尊重與接納的態度來互相對待，才能在安全與信賴的歸屬感中共同生活。

參考文獻

- 家庭暴力防治法 (2021 年 1 月 27 日) 修正公布。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 衛生福利部 (2021)。統計資訊 / 家庭暴力防治。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1.html
- Boshoff, A. (2020, Feb 27). Whose horror story do YOU believe? Team Johnny Depp says Amber Heard attacked him and almost cut his finger off, while her side claims he's a violent drug-using bully who threatened to burn and drown her. Now the courts must decide.... *The Daily Mail*. https://www.dailymail.co.uk/tvshowbiz/article-8053495/Whose-horror-story-believe-Johnny-Depps-Amber-Heards.html
- Bem, S. L. (1981). Gender schema theory: A cognitive account of sex typ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 354-364
- Clark, A. J. (2010). Empathy: An integral model i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8(3), 348-356.
- Dutton, D. G. (2007). Fe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busive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s Health*, 6, 54-71.
- Douglas, E. M., & Hines, D. A. (2011). The help seeking experiences of men who susta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 overlooked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6(6), 473-85.
- Fricker, M.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Ethics and the power of know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 B. H. (2012). US National Survey: More men than women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4(3), 155-163.
-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2), 95-103.
- Tjaden, P., & Thoennes, N. (2000). *Full report of the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 Truman, J. L. (2011). *Criminal Victimization, 201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 Wootton, D. (2018, Apr 27) GONE POTTY How Can J K Rowling be "genuinely happy" casting wife beater Johnny Depp in the new Fantastic Beasts film? *The Sun*. https://www.thesun.co.uk/tvandshowbiz/6159182/jk-rowling-genuinely-happy-johnny-depp-fantastic-beasts/
- Scott, K. (2020, Feb 3) Amber Heard admits to "hitting" Johnny Depp in recording. *Global News*. https://globalnews.ca/news/6499297/amber-heard-johnny-depp-recording/

邁向無性戀也不會不安的社會環境—— 無性戀主題日劇「不能相愛的兩個人」觀劇心得

宋瑞文 / 自由寫手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性別團體的不斷倡議，性少數的身影逐漸在戲劇作品裡浮現。從早期戲劇裡帶著刻板印象的性少數角色（例如陰柔氣質的男同性戀），從配角到主角，從刻板印象到多元呈現，以性少數為主題的戲劇，有越來越多的面向。而由日本 NHK 製播的《不能相愛的兩個人》（野口雄大等，2022），有別於大家相對熟悉的 LGBT，是以「無性戀」的兩位男女主角展開的故事，挑戰著世俗的成見。

《不能相愛的兩個人》是 2022 年 1 月 10 日開播的 NHK 綜合臺深夜劇，由演員岸田 YUKI 和高橋一生主演。劇中兩位主角的性傾向，是對他人沒有戀愛感情，也沒有性的慾望的無性戀，在日本又稱為「Aromantic・Asexual」（無浪漫傾向、無性慾傾向）。

要特別說明的是，無性戀一詞，至少在中文世界裡，有不盡一致的解釋，在性別網站「女人迷」裡，解釋為無性慾但不一定無情感傾向（麥田出版，2020），而在同志網站「台灣酷家」在日本，則如同本劇，多半直接使用「Aromantic・Asexual」（無浪漫傾向、無性慾傾向）等英文（外來語），來表示主角兩個人的性 / 情感傾向。

但即便如此，以劇情與劇組的細膩程度來看，兩位主角的「Aromantic・Asexual」究竟是什麼、怎麼表現，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盡，女主角在劇中是經過冗長問卷的填答與徹夜的思考等自我覺察，才對自己的情慾有比較明確的輪廓。

劇中也有「Aromantic・Asexual」人們的聚會，其中各人狀況不盡相同。簡單地說，本劇是認識無性戀光譜的開始，幫助觀眾從字典式的理解與想像中跳出。





故事概要

按照官方文案（NHK，2022），本劇是從「Aromantic・Asexual」的男女主角同居生活開始，和周圍人們的成見有所衝突與理解的，「不是愛情故事的喜劇」。（下文透露大量劇情內容請注意）

女主角兒玉咲子（岸田 YUKI 飾）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儘管長得可愛，但對多數人熱衷的戀愛與性愛卻不感興趣。不管在家人面前或是社會組織裡都有疏離的感覺。有天，當咲子為了公司以戀愛為主題的商品企劃，而造訪某家超市時，從店員高橋羽（高橋一生飾）的口中，聽到「也有人是不戀愛的。」這樣的話語。

咲子原本打算和閨蜜門脇千鶴一起租房子，搬離家裡生活。途中別的朋友卻跟她說：「同性朋友合租租不久的，一方如果戀愛去了，馬上就散了。」結果，千鶴也真的因為臨時和前男友復合，取消計畫，臨走時還對咲子說：「妳也趕快找到彼此喜歡的人吧。」咲子再次感到和一般人的隔閡，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

就在感到迷惘的同時，咲子在網路上查到了所謂「Aromantic・Asexual」的字眼，並且發現一個部落格，板主以無性戀當事人的身分，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與對世俗的看法，讓咲子很有共鳴。並且，咲子在無意中發現高橋羽就是該部落格的板主，在倆人都是無性戀，但也不想孤獨的共識上，咲子搬進羽的家裡，展開了「不能相愛的」同居生活。

由於世俗對於成年男女，總抱有應該戀愛結婚的期待，咲子自從和羽同居後，周圍的人便以為他們是普通男女戀人，不再有相關的催促，他們也不多解釋，樂得輕鬆。只是男女同居難免還是會引人側目，而被咲子的媽媽兒玉櫻發現，最後只好以男女朋友的身分造訪咲子父母。

經過一番練習準備，咲子和羽裝成戀人到咲子家時，眾人一片歡喜，各種戀愛結婚的期待話語蜂擁而上，大家嘴巴說著「組成家庭的幸福」、「過上普通人的生活」等等的話，一直以來對於這類話題似懂非懂、總是配合人群的咲子，在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後，突然再也受不了周圍的眼光，反過來質疑大家：「什麼是普通人的幸福？」激動地向家人表明自己是無性戀。

另一方面，咲子以前交往的對象松岡一，因為自認跟咲子尚未分手，當松岡發現咲子跟羽同居時，上前和羽爭執，不小心把羽推落樓梯，害羽受傷。又因為羽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松岡自告奮勇要照顧羽，並抱著在旁觀察無性戀男女的生活的心態，也搬進羽的家裡，帶觀眾進一步認識無性戀和一般人的觀念差距。



► 「不能相愛的兩個人」人物關係圖。
(製作：宋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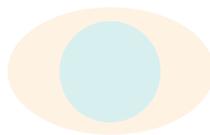
從男同志身分看本劇

筆者身為男同性戀，以自己或族群內常見的性少數心路歷程而言，觀看「不能相愛的兩個人」裡的無性戀主角，從跟旁人的格格不入，自我的覺察與摸索，到認同自己進而建立人際與社會關係等等，都有似曾相識但又別有啟發的感覺。

在早年連影劇小說都幾乎沒有同性戀角色的時代，就一個小同性戀而言，世界上的戀愛等於只有異性戀，對於異性戀的故事、素材是似懂非懂的。如果自己連情竇初開也沒有，就很接近無性戀的咲子看世界了。

身為男同性戀，儘管男同學熱烈地講著女體，但因為自己興趣缺缺而被當成君子；咲子從小到大，看同學熱衷於戀愛故事也無感。就算表明不懂，周圍也會說：「有一天你會懂的。」然後還小的性少數（們）心想：「好吧，以後會懂就好。」

等慢慢長大到某一天，主流的性傾向南瓜馬車還是沒有來，灰姑娘的自己還是沒有搖身一變；但社會的催促倒是急了，畢竟「有一天你會懂的。」會變成「你也該懂了吧。」於是開始摸索自我，可能從文字上的定義開始，對照自己的身心活動經驗，慢慢確認自己的性傾向。



在「不能相愛的兩個人」裡，咲子從周圍關於戀愛結婚的各種「噪音」中，聽到男主角羽說的「也有人不談戀愛。」聽起來可能很普通，但就像男同性戀第一次聽到「也有男生喜歡男生喔。」之類的話，咲子的世界突然有了邁向真實自我的方向。她饒富興致地閱讀羽的部落格，然後花了一整晚做關於無性戀的自我問卷調查，直至天亮。

「有因為別人感受到性或浪漫的吸引力嗎？」這一道給咲子自問的問題，在身為同性戀的我看來，跟「有因為異性感受到性或浪漫的吸引力嗎？」幾乎一樣；咲子對於（任何人帶來的）性接觸的無感或反感，也很像男同志的我之於女性。看著看著，總覺得自己跟她會有不少相同的答案。

前面說了不少自己身為同性戀跟無性戀主人翁的共鳴，接著是不盡相同的部分了。在同性戀故事還很稀少的年代，許多小同性戀在確認自己的性傾向後，面對鋪天蓋地的異性戀人生故事，大家難免會擔憂地想：「我遇得到相愛的同類嗎？我會不會孤獨老去？」

身為無性戀的咲子與羽也是，但他們的處境跟問題，則和同性戀稍微不同。雖然對他人沒有戀愛或情慾的感覺，但咲子與羽還是希望有人作伴，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孤獨地生活。

然而，和同性戀去找一個同性情人，甚至追求婚姻制度不同。咲子與羽的問題是：「沒有戀愛關係，也能有家人嗎？也能成為家人嗎？」大部分人都是透過愛情得到伴侶，而無性戀的他們呢？不能相愛的兩人，連握手都不習慣的兩人，彼此的羈絆是什麼？成為本劇追尋的答案（留給還沒看過的讀者自行發掘）。

此外，面對鋪天蓋地的戀愛文化，身為無性戀的咲子還有一個小困擾。她自覺不懂戀愛，對於公司裡的戀愛企劃沒有做好的自信。這點和另一齣日劇「下輩子我再好好過」裡的無性戀角色高杉梅一樣，後者對男對女，對一般男女的戀愛都無感，但對 BL 興致勃勃，在想畫 BL 漫畫時，得苦思如何突破自己的弱點。

關係中的多種可能

當筆者在臉書興致沖沖地，彷彿遇見某種新事物似地介紹本劇後，臉友太太 A 倒是了然於心地回應說：「沒有性甚至沒有感情的伴侶多的是，這也沒什麼，就是一般夫妻的操作型定義啊。」A 表示，就好像有的保守家長就算知道子女是同性戀，也不覺得這樣就不能構成異性夫妻，還是可以結婚一樣。

這麼說來，我似乎也不需要感到意外才是。因為自己就寫過〈迎接從雲霄飛車下來休息的妳——日本異女作家中村免和男同的 20 年婚姻〉，其中既有令旁人欣羨的恩愛感，又有因為不是愛戀才有的輕鬆感。

儘管外界看中村免的婚姻，第一個會想到沒有性，但她覺得這並不稀奇。「有的太太覺得，老公不再對自己性趣很苦惱。但大家不再是會害羞的戀愛關係之後，可以演變成沒有緊張感，坦出肚子只穿條內褲也無妨的輕鬆關係，就像動物只有在無防備的時候才會露出腹部似的。感覺很好。」（宋瑞文，2019）

可以同住在一起的人，也不僅限於法律上的夫妻。早在婚姻平權的口號出來之前，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曾經倡議「多人家屬」的法律制度¹。儘管目前立法上還沒有明確的進度，但已經有其他民間組織實踐並推廣這樣的生活方式。

「OURs 都市改革組織」正在倡議「非血緣家人」的共居生活。辦理講座，介紹臺灣的具體實例：基隆伍根社區與豐原楓生公寓；出版《互住時代》，內容涵蓋跨世代混齡共居、無家者等居住弱勢、同志融入鄰里建立的新社區等。如果這樣的公民社會得以茁壯成熟，相信無性戀的咲子也不需要太擔心自己的老後。

有另一齣日劇《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名前夫》裡的角色錦來惠愛，算是結果而言的無性戀。她自言懂得戀愛的快樂，只是「男女總要變成戀人，真遺憾。」、「我的人生不需要戀愛。」錦來惠愛沒有支持她的親友，也沒有戀人，而女主角大豆田相當地支持她，並對她加以照顧。兩人有三十年以上的友情，這或許是家人等級的摯友吧。

1 多人家屬是以「選擇家人」（Chosen Family）的概念擴充民法中「家」的定義，也就是說，「家」不再是親屬關係作為必要基礎，而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在一起，無論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朋友、情人，或具有血親、姻親關係的親屬，只要視彼此為家人即能共同成家。（簡至潔，2012）



小結：自己的實踐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曾經是社會上每個人以為的人生道路。筆者作為一個性少數，儘管同樣可以考慮「同婚養子」之類的道路，但畢竟曾經「異類」，比較有機會去思考不同的人生夥伴。在邁向中年之際，感情上的關係不算，我幫親娘認了一個與她投緣的同輩朋友，作為乾兒子；跟這位朋友另外又共同認了一位義妹，頗有四海之內皆兄弟姐妹的感覺。

反之，我真正的手足或親戚，在生活中的份量很低。在過年大家都在跟親戚裝熟尷尬的同時，我跟義弟義妹，或媽媽跟她乾兒子，因為投緣而無話不談。我想，生為同性戀也好，無性戀也罷，都是自由發展人生夥伴、選擇健康關係的一種契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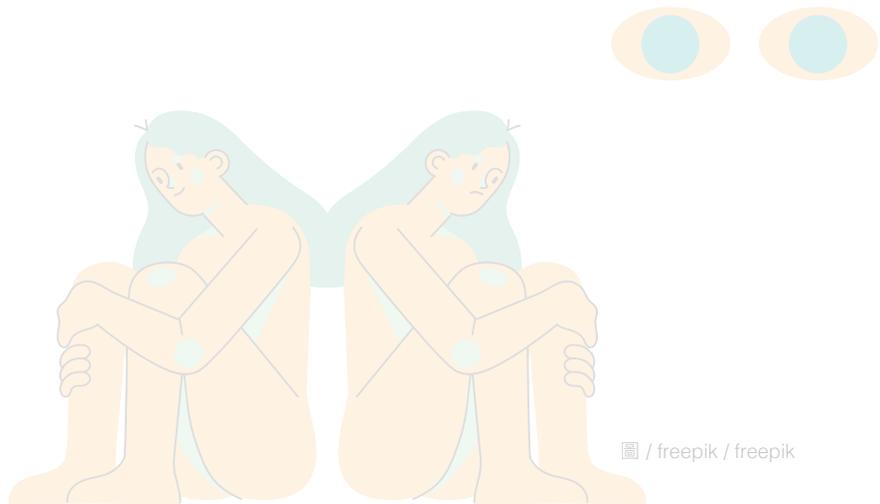


圖 / freepik / freepik

參考文獻

- 宋瑞文 (2019年3月30日)，迎接從雲霄飛車下來休息的妳——日本異女作家和男同的20年婚姻。酷新聞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notes/339789003765557/>
- 野口雄大、押田友太、土井祥平(導演)(2022)。恋せぬふたり [日本連續劇]。NHK。
- 麥田出版(2020年10月26日)。無性戀者的日常：我們有一顆柏拉圖式的愛人之心。Womany 女人迷。<https://www.google.com/amp/s/womany.net/articles/25520/amp>
- 台灣酷家 (2017年7月22日)。認識無性戀——會愛人，但性是自己的。台灣酷家。<https://lgbtq.tw/learn-asexual/>
- 簡至潔 (2012年9月27日)。多元成家。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https://tapcpr.org/main-topics/freedom-to-marry>
- NHK(2022)。岸井ゆきの × 高橋一生 よるドラマ『恋せぬふたり』制作開始！。NHK。<https://www.nhk.or.jp/dramatopics-blog/20000/456065.html>

語言承載歷史，詩句承載生命—— 談《波濤最深處》的我們 (WOMEN)

李佩珊

高雄市左營高級中學進修部輔導教師

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

觀看

2021年12月17日，在偌大的臺大醫院演講廳，與性別等教育議題融入教案設計甄選獲獎者及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的種子教師們一起觀看黃明川導演執導的《波濤最深處》。國立臺南大學性別培力及性平事件防治研究中心呂明蓁主任引言說，這部紀錄片沒有將鏡頭對準任何一位男性，完完全全地把話語權交給女性發聲。而我與導演的鏡頭一同望向來自臺灣、印度、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16位女性詩人，聆聽著她們朗讀著自我生命的詩篇，從女人的身體、月經、性，延伸到土地、認同、抗爭及歷史定位，以女聲控訴不公、追討正義。

看完紀錄片之後的數天，一直反芻、思考與感覺著，何以短短78分鐘的影片，如此攪動內心深處的情感。來自4個國家的詩人，以9種不同的語言訴說自己的、族群的或是國家的歷史，在我腦海迴盪又迴盪。紀錄片的敘事方式，打破了國家與人物的框架。出版《藝廊》(International Gallerie) 詩誌的印度詩人畢娜·薩卡 (Bina Sarkar) 悼念喪魂槍下的記者朋友，菲律賓詩人蒂納·羅瑪 (Dinah Romah) 描繪著文學引動的革命，斯里蘭卡詩人阿娜 (Anar) 說著種族衝突、分裂與長期內戰的傷痛，臺灣詩人利玉芳則是定定地唸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看著看著，這些人與事彷彿融為一體，或許這正是導演刻意將國家 / 詩作並置的理由，叨叨敘說著跨國界的女性集體經歷和潛意識。《波濤最深處》鏡映女性由沉潛而爆發的聲音，從最深處激盪起來的革命，是最深的革命 (王心杼，2021)。

圖 / freepik

找尋

我嘗試搜尋每位詩人的名字，發現，無從取得她們的作品。影像中的她們，踱步、自白、舞蹈、看海，偶爾瞪視著鏡頭、對鏡頭微笑或是無視鏡頭，感覺自主而有力量。但是在現實世界當中，詩很邊緣，女性的處境很邊緣，有些族群很邊緣，而她們的母國——這些曾被殖民的國家也經歷過各自的邊緣。黃明川導演詮釋片名的靈感由來，他說：「最高的浪花其實來自波濤的最深處」（王心妤，2021）。或許，正是從底層的邊緣的處境發聲，那聲音格外鏗鏘有力，迴聲朗朗。使得閱聽人如我，被衝擊地七葷八素、淚眼婆娑。

紀錄片鏡映現實世界的真實面貌，呈現對於歷史與社會的反思；詩句運用凝練與多樣的方式表達情感，透過自由的形式傳達深刻的內容。而且，閱聽人並沒有詩的文本可供閱讀，使得這部紀錄片有再看第二次、第三次的價值。就我的觀影經驗，第一次看，吸納全部詩人的生命，將之融為一體，感覺女人的生命如海，既是生命的來源，也是被殖民者登陸的地方。第二次看，可以順著音律，從字與字之間的空隙，窺探詩人的情緒，找出覺醒的路徑。第三次看，也許可以漸漸區分出來語言、故事與土地的關係，最後搞懂誰是誰，誰又是來自哪裡。

想像

身為性別平等教育的種子，身為女性，身為讀詩也寫詩的人，我忖度著，如何讓高中生走進這部紀錄片？又如何讓這部紀錄片走進高中生的心裡？

我想像，應該要先認識地理位置，鋪開亞洲地圖，從熟悉的臺灣出發，到同樣四面環海的菲律賓，以及人稱印度洋眼淚的斯里蘭卡，最後停駐在印度。接著歷史穿越，譬如認識印度的種姓制度，延伸到詩人普拉德尼亞·帕瓦（Pradnya Pawar）描述以文學創作來改變體制的印度賤民（Dalit）文學，或是如畢娜·薩卡所言，要用創作來面質和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還有還有，斯里蘭卡的族群對立、菲律賓的階級差異、臺灣婦運史、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撒奇萊雅族的族群認同議題等。我想像語文領域可以結合現代詩或原住民語課程，社會領域可以融入社會運動、法規或人權主題，綜合活動領域可以進行人學探索、性別與生涯發展及家庭角色等，健康與體育領域可以探討女性的身體、運動與健康。

因此，我嘗試整理表 1 對應高中領域之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拉近想像與課程現實的距離。

表 1 《波濤最深處》對應十二年國教領域綱要舉隅

領域	領域核心素養	領域學習內容	領域學習表現
語文領域—國語文	國 S-U-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培養自我省思能力，從中發展應對人生問題的行事法則，建立積極自我調適與不斷精進的完善品格。	Bb-V-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情感的體會。	5-V-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國 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積極面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Cb-V-4 各類文本所呈現社群關係中的性別、權力等文化符碼。	5-V-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	原-U-A2 能以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及世界觀，透過行動與反思，進行系統性思考與後設思考解決原住民族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訊息、原住民族文化深入理解，釐清訊息本質與真偽，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語文：Ad-V-2 本民族各語別敘述事情始末的思維、族語瀕危的現況與情感的表達。 文化：Bb-V-1 部落尋根活動。	5-V-2 能理解尊重本民族各語別不同部落的對話及異同。 5-V-16 能喜愛並主動參與原住民族公共議題的討論。
語文領域— 英語文	英 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資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C 文化與習俗 C-V-4 國際議題（如全球暖化、人工智慧、氣候變遷等）。 C-V-9 文化素養及社會上的多元文化觀點。	6-V-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並關注國際議題。
社會領域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	歷 Db-V-3 戰後的社會運動。 地 Bc-V-3 問題探究：人口動態與環境負載力。 公 Bc-V-1 社會規範如何維護社會秩序與形成社會控制？在什麼情形下，規範會受到質疑而改變？	歷 3a-V-1 覺察當代事件與歷史的關係，啟發問題意識，並進行問題釐清與探究。 地 1c-V-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公 1c-V-2 整合公民知識，論述自己的主張，並能提出合理的論證。
綜合活動領域	綜 S-U-A1 思考生命與存在的價值，具備適切的人性觀與自我觀，探索自我與家庭發展的歷程，並進行生涯規劃與發展，追求至善與幸福人生。	生 Cb-V-2 確立自己的終極信念，並貫徹在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中。 涯 Ab-V-1 個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成長脈絡。	生 3b-V-1 以人生終極信念為指引，貫徹在生活的價值思辨及日常抉擇中，提升人格統整與靈性修養。 涯 1b-V-1 覺察個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主動建構個人生涯意義。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體-U-C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之思考及對話素養，培養相關的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有關的環保與社會公益活動。	Ca-V-1 健康的生活方式與環境永續之營造。	4b-V-4 公開進行健康倡議，有效地影響他人促進健康的信念或行動。

(作者自行整理)



實踐

考慮完整播放影片的需求，我將前述想像轉變成實際的主題式課程教學。基於自己的觀影經驗和課程想像，先透過地圖介紹認識這些不同國家的地理位置（[社會領域學習表現]地 1c-V-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探問學生對於詩的閱讀或書寫經驗（[語文領域學習表現] 5-V-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並且在放映前提示可以先放下對於各個角色的辨識或記憶，專注在影片的音韻及故事。簡短的引導及鋪陳，確實有助於學生專心觀賞，使其能沈浸在影片的節奏當中。我發現，在引起動機階段展現出對詩句有興趣的同學，在觀影的過程很能專心投入；有些學生在片尾時已熱淚盈眶、頻頻拭淚，有些學生似乎難能負荷較長的紀錄情節而哈欠連連。

在引導討論時，學生敘述印象深刻或喜歡的部分很不相同，往往呼應其生命經驗和個人故事（[綜合活動領域學習表現] 生 3b-V-1 以人生終極信念為指引，貫徹在生活的價值思辨及日常抉擇中，提升人格統整與靈性修養）。有些學生看見這些詩人能夠述說生命的、身體的、族群的痛苦，覺得她們很棒、很有力量。有學生看到了「歸屬感」的重要，認為即便生活或物質再怎麼富裕，少了對於族群、性別或家園的歸屬，心靈也將難以真正滿足。有學生提問，為何女性自古至今多是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弱者？為何不同國家都有女性的悲歌？除了寫詩，還可以如何回應或整理這些邊緣的經驗？此外，有學生看見了撿拾石頭留念的小習慣，有學生想到馬拉拉等更多女性的故事，好幾位學生因為看見撒詔·武荖為撒奇萊雅族從事正名運動而更想認識這個族群。

小結

《波濤最深處》展現女性動能，呈現文學的啟發力量，也提醒自由民主得來不易。如導演所言：「藝文可以讓文明與心靈持續升級。」（項貽斐，2021），紀錄片開啟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凝視女性在國家與族群發展史中所遭受的壓迫場景。若欲深究，仍須由學習者主動蒐集資料或自主學習，認識亞洲女性文學的變動與進展，探討世界各地還有哪些歧視或傷害女性的舊習。

參考文獻

- 王心妤（2021，8月31日）。黃明川訪多國記錄女權覺醒 深入印度拍女詩人。中央社。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py0Qyw。
- 項貽斐（2021，5月30日）。《波濤最深處》探訪亞洲女詩人 黃明川影像開拓藝文史視野。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520insight003/

臺中市東協廣場 越南女性店家能動性展現的省思

張雪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事件緣起：移工引發的東協廣場秩序爭議

防制東協廣場移工酒後的聚眾鬥毆是當地警察維持秩序的重要工作（陳宏睿，2021），未料警務的執行竟造成風波。本文擬由一則新聞的發生經過：「2019年7月中旬，週日晚間7點時分，東協廣場金字塔前的移工酒後大聲說話喧嘩、影響安寧，警察接獲民眾報案前往驅離，卻引發對勞工歧視的質疑。警方表示現場臨檢有效遏阻犯罪行為，以及查獲逃逸勞工。」（楊政郡，2019）來解析此事件所牽引出的性別化不平等議題——越南小吃店成為移工打架問題的代罪羔羊。

東協廣場位於臺中市火車站附近，因為交通便利，自1989年開放東南亞移工進入勞動市場，此處便成為中部地區移工的假日聚集場所。滿足生活所需的東南亞店家像小吃店、美容美髮店、雜貨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臺灣店家如鎖店、旅館、鐘錶店甚至中藥店也多了這些客源。雖然為逐漸沒落的舊市區帶來商機，但也帶來「社會秩序」維護的沈重壓力。

因工作關係，我需要搭火車通勤，有時會去東協廣場附近的越南小吃店吃河粉，因此認識來自越南的女店家阿賢（化名）。她身為家中四姊妹中的長女，高中沒有畢業就嫁來臺灣。離婚後，靠自己辛苦打工、洗碗，存錢開設小吃店，樂觀看待未來的生活，強調為自己而活。來臺10幾年，喜歡臺灣的生活和食物像薑母鴨、滷豬腳、珍珠奶茶，平常用電話和越南娘家聯絡。她談到：「就賺錢啊！養小孩啊！還會寄錢回去，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那邊…能夠幫助（越南）家裡多少就多少，但是已經選擇來臺灣了，就不會感到後悔，我要努力過得好一點。」

東協廣場發展為東南亞移工聚集的族裔地景，阿賢在此獲得創業的工作機會，但也蘊含限制。商業沒落區的建築物老舊，易以低價來承租店面，阿賢談到開店的過程相當得意：「那時候我經過走進來，我跟老闆娘談不到 10 分鐘就完成 OK，就頂讓，一個月 3 萬元。」當地東南亞小吃店主要以越南籍為主，有的越南店家談到因為生意太好、被忌妒，遭臺灣店家檢舉顧客噪音等問題。由於印尼小吃店家是穆斯林，使用的食材必須經過清真認證，擔心飲食的純正性遭受汙染，大都聚集在附近的綠川西街營業。基於上述，警察傾向前往越南小吃店臨檢，以維護當地的治安。我於 2020 年到 2021 年對該地的警察、東南亞店家、臺灣店家、里長進行訪談，將阿賢這類型店家所承受的污名與涉及的社會議題，置於性別向度與種族、國籍、階級不同層面互相交織的脈絡來解析。

東協廣場空間政治：劃界、越界與治安議題

每逢假日一早，成群結伴的東南亞移工開始湧入東協廣場，讓人宛如置身「小東南亞」，部分臺灣店家將店面布置加註東南亞文字，得以和東南亞店家分一杯羹。此地景除了展現族裔空間具有的滲透性、族群混雜特質（王志弘，2006；陳坤宏，2011），本文亦發現此地隱含的排除政治來自於警察以及臺灣店家的聲音與觀點。

為了解決臺灣因產業形態、勞資關係轉變所衍生的勞動力短缺困境，政府開放東南亞移工來臺從事家庭幫傭、看護、海洋漁撈等勞力工作。受訪的警察說明由於體力勞動者的工作環境通常作業風險較高，這些移工會利用假日逛街、交友、喝酒來放鬆自己。但飲酒後情緒變得太興奮，有時互看不順眼，拿起酒瓶互 K，釀成聚眾鬥毆的失控行為，假日便會增派警力進駐東協廣場以維持秩序。警察越說情緒越激動：「假日說亂、也有點亂，妳說喝酒打架，這算亂嗎？有女移工來一天，帶著 3 個不同的男人去飯店睡覺，這算亂嗎？狀況其實蠻多的，我們最注意的是他們有沒有使用毒品的問題。」暴力、陽剛的移工鬥毆行為背後是男女情慾橫流、藥物使用等盤根錯節的幽暗情事，為警察所擔憂。

在這個文化混雜的空間裡，當地女店家觀察到的越南女性強勢、越南男生愛打架，並與東南亞店家保持距離，如以下訪談所示。

一位受訪的蜜豆冰店老闆娘談到小時候這裡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並說明現況：「外籍勞工爭風吃醋、很愛打架，越南比較嚴重、印尼就還好……都是越南女生買衣服、買東西給男生，女生在付錢、男生都站在旁邊。他們的女權很大，都是女生在賺錢養家。越南女生在撐起天下，10個有7個都這樣。我們看起來很奇怪，但是他們正常。」堅強女性的形象是在越南父權傳統中被塑造出來（龔宜君、張書銘，2008），這位中年女性店家表示無法理解。言談中，她知道我喜歡吃越南食物，提醒我少數店家的衛生習慣不好，將食材丟在地上。

近年出現在東協廣場的移工主要來自越南與印尼，年約60歲的服裝店老闆娘談到對移工的看法：「越南女孩子皮膚白皙、比較精明、比較兇，全身都是名牌，可能是做八大之類的，印尼（女孩子）就比較乖巧……因為東協廣場有跳舞、唱歌的啊！越南人會去越南人的舞廳，印尼人會去印尼人的舞廳，因為語言不通，很容易發生衝突。半夜唱完，就是女生不想跟他（男生）走啊！男生強行拉吧！為了女孩子爭風吃醋，就吵架啊！」此「白皙、精明越南女孩子」的種族論述可能受到媒體記者（黃博郎，2021）對越南女子賣淫報導的影響，她接著解釋移工行為像唱歌、跳舞、喝酒，甚至打架，把街道弄得髒亂與吵雜，有的臺灣店家且會因此選擇歇業。我發現賣肉羹、青草茶等老店，假日都沒有營業。過了用餐時間，我走進賣炒飯的小吃店，老闆娘一邊整理，一邊表示警察對秩序的維持是有效的：「他們（移工）看到警察都會怕，沒有人這麼白癡吧！敢在警察面前打架！他們很愛打架是真的，喝醉就打，其實我很討厭越南男生。」

里長伯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他們有他們的自由啊！怎麼能叫他們不要來，他們也有他們的人權啊！他們知道我們是這裡的人，不會欺負我們。他們是自己吵自己的，自己人在吵而已，我們在這裡是很安全的，安全啦！」

在位於跨國網絡節點的東協廣場，移工們持續以言行舉止、生活習慣進行領域的劃界來建構具有原生文化關連的社會結構以紓解思鄉的情感。東南亞店家則以各自的族裔符號如國旗、文化圖像、食物特色加以區隔，阿賢經營的越南小吃店外觀用國旗、戴斗笠與穿傳統越南服裝的女孩子照片來裝飾。不斷領域化和宣示地盤的過程，逐漸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具有明顯區分族裔特徵的場域。

越南小吃店的污名化：代結語

東南亞移民為了追求自由與經濟機會來到臺灣，形成東協廣場之類的族裔公共領域。移工被視為他者、問題的來源，一方面他們是以行動來發洩對工作、生活的不滿，另一方面，卻同時陷入難以翻轉原生文化加於身上性別枷鎖的掙扎。受限於文章篇幅與受訪人數，本文初步發現越南移工的爭風吃醋與喝酒打架，對當地生活造成不小的衝擊。

本文個案越南女性店家在這充滿文化張力的都市縫隙，靈活運用謀生的技能和知識，設法改變自己的生活，不斷解構和重構原生文化與接待社會的文化來定義自己。阿賢在越南習得的餐飲技術，成為其創業的動力。她的中文能夠與臺灣顧客應對以及處理進貨等簿記工作，自營小吃店可以兼顧就讀小學的女兒。除了精於成本的計算和道地越南食材的取得，阿賢對於客源的開發也煞費苦心，她表示會依顧客類型與需求來調整菜色種類與口味，用禮貌和耐心的態度來爭取顧客，如以下訪談所示。

平時多為學生與上班族，假日會是越南同鄉，我習慣使用香茅、九層塔、檸檬葉、薄荷來調味，以維持越南口味。對顧客要有點禮貌嘛！我會問客人有來過嗎？因為有的客人沒吃過越南口味，怕太辣還是太酸。考慮臺灣客人的口味，就會使用醬油，推出客人可以接受的菜，炒飯、炒麵讓客人點餐。鴨仔蛋和豬內臟做的料理，這些家鄉菜主要給越南同鄉吃。

就像 Anthony Giddens 所描述的行動者，阿賢有能力在生活情境中找到行事辦法，但行動中未能認識到的條件和行動的非意圖後果可能會限制其原先的計畫和行動 (Giddens, 2007)。阿賢的小吃店讓同鄉得以解鄉愁，警察卻將這類的小吃店視為聚眾鬥毆、逃逸外勞的藏匿處，加上媒體以問題化框架報導外配 (夏曉鶯, 2001)，阿賢面有難色談到警察上門臨檢的態度讓她感到不舒服、無可奈何：「開始這家店，很忙、很累，我常常對我朋友講，我越做感覺到很開心、很快樂……有時候店裡發生事情，警察來這裡處理、對我大聲，客人打架是他的事。因為是警察，就照他們講的，算了。」經歷過人生大風大浪的阿賢輕描淡寫訴說店內的衝突，事實上她的店幾年前曾經發生越南移工酒後互砍的新聞。即使如此，阿賢與人為善的個性讓附近臺灣店家對她並沒有太多的微詞。

阿賢的創業表現理性、目標導向的行動者特質，發揮在越南所學的烹飪技術以及揉合臺灣民眾的口味成功開發客源，也為臺灣飲食文化注入新元素。豈料，地盤劃界引發的移工聚眾鬥毆、喝酒鬧事以及小吃店被視為治安問題的來源，皆是這位女店家無法預料與掌控的情況。最終，迂迴的溝通和應對是鑲嵌於不對等社會權力關係中，越南女性移民自我維持與生存考量下選用的協商策略。



圖 / freepik / freepik

參考文獻

- 王志弘 (2006)。移 / 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49-203。
- 陳宏睿 (2021 年 11 月 14 日)。東協廣場一開門就臨檢：中警昨臨檢 300 移工帶回 8 人。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5889729>
- 陳坤宏 (2011)。高雄市商業區東南亞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之關連。建築與都市規劃學報，12(1)，47-74。
- 黃博郎 (2021 年 6 月 3 日)。台南警方查獲 10 越南女賣淫案。新頭殼 newtalk。取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6-03/583820>
- 楊政郡 (2019 年 7 月 15 日)。東協廣場是誰的？勞工協會控警驅趕勞工。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53462>
- 夏曉鶯 (2001)。「外籍新娘」現象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 龔宜君、張書銘 (2008)。電影中的越南女性意象。亞太論壇，39，185-206。
- Giddens, A. (2007)。社會的構成 (安康、李猛譯)。左岸文化。(原著出版於 1984 年)

「可讀·性一

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導覽實作

王淳蕙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

由國立臺灣文學館策展的「可讀·性一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透過不同的文學創作——如詩詞、自傳、小說、書信，呈現不同時代下女性的「聲影」，並加入多種藝術創作，如服飾、音樂、紀錄片，更加具體呈現出不同時代的社會氛圍。展場將跨時代的性別文學史分為 5 個區域，從做為女鬼比女人還有權力的時代、日治殖民下的壓迫及啟蒙、民國威權時代擁有「自己的房間」的書寫，再到解嚴後挑戰父權結構的發聲，以及千禧年同婚通過後的多元社會。文學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留下各時代的性別文本，並藉由展覽及導覽，與民眾一同回顧過去，凝視現在，勾勒未來多元社會的想像。

導覽前的準備：展場設計與文本的結合

「文學展不只是把文本一一陳列出來，導覽也不單單只是說故事而已。」2021 年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由李淑君副教授開設的「性別教育推廣實作」課程，學生有幸至臺灣文學館進行文本的閱讀、討論、演練，以及導覽實作。導覽當天恰逢聖誕節，雖然天氣稍涼且偶爾飄著雨，但仍舊抵擋不了人們外出感受佳節氣氛，也讓原本寧靜的文學館內多了點活潑的氛圍。上午的時間教授帶領著大家進行文本《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的討論，當負責的同學即將開口帶我們進入書中的故事時，教授天外飛來一句：「大家試試看丟本丟稿把一個故事講好。」身旁一群小孩嘻笑著經過，凸顯我們的沉默如此大聲。腦中快速編織著另一套說詞，將一個個片段的故事及女性的樣貌重新詮釋。我覺得這是導覽實作前的第一個挑戰：在有限的時間內，眼前沒有任何輔助的資料，如何去蕪存菁後說出一個流暢的故事。

下午由館方人員、同時也是展場計畫執行的負責人簡弘毅先生向我們說明特展策展的過程及設計的理念。「像我對歷史、文學作品不熟悉、不感興趣的人，看到牆上條列出來的作家，以及一個又一個的歷史文本展覽櫃，對這樣的文學展只會望之卻步。」有別於上述令人備感壓力、生硬的展場布置，站在「可讀·性」的展場入口，映入眼簾的是由木條圍繞出來的弧形空間，在視覺上具有穿透效果的设计，讓人不禁想再往前一探究竟（圖 1）。往裡走幾步，便是一件件看似報紙材質、懸吊起來的女性服飾（圖 2）。細看衣服上的文學作品，以及從旗袍到洋裝的流行演變，才明白這件藝術的设计藉由服飾的演變，乘載了不同時期女性書寫的作品。展場除了文物的展示櫃，也在空間的外觀有所著墨。例如在戰後時期張秀亞翻譯吳爾芙的作品《自己的房間》，便以房子的形狀帶出該年代女性書寫的樣貌。



► 圖 1：雖名為文學展，但從展場入口模糊化的標題〈可讀·性〉，以及由木條圍繞而成的空間，性與女性的身影彷彿在傳統保守的年代中，曖昧、隱晦的穿透而出。



(本文照片均為作者提供)

► 圖 2：透過藝術呈現不同時代女性的作品

導覽實作前的第 2 個挑戰在於：如何將閱讀過的文本內容與展場的設計做結合。看到展區以牆面的設計方式，可以將書中女性作家與作品較完整的呈現，但也有些內容只在設計成曲線狀的年表中被條列出來。然而「導覽不是將書中的內容再說一次」，每個時期都有許多代表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作為一位導覽員如何從中選取一個代表作品並帶出當時代女性書寫的樣貌，搭起橋梁將展場作品與參展民眾連結起來，是我們在進行導覽演練的新課題。而我對於同學廖芊千的導覽印象特別深。解嚴後的性別文學發展結合社會力量與法律，例如 1982 年《婦女新知》的雜誌創刊，進而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展開保護婦女的社會運動；又或是作家李昂透過批判的視角、犀利的筆法，寫出《殺夫》這部小說，道出女性在父權結構的壓迫下所做出的反擊，然而這樣的反擊卻沒有在當時社會掀起波瀾，直到 1993 年發生如同小說情節、震驚社會的「鄧如雯殺夫案」，才促使民眾思考女性在權力壓迫下的無聲控訴，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產生。是當年《殺夫》的故事太驚世駭俗，還是那就是當年女性的處境之一，而我們卻都關起門來不願直視？

除了思考如何將知識轉譯成口語，帶領觀展者從歷史事件思考現在，在思考如何與展場設計互動時也遇到兩個困難。在上午的丟本丟稿演練時，原先已經構想好如何串起幾位代表的女性作家及作品。然而實際看到展區的陳列，才發現日治殖民時期的代表女性之一——辜顏碧霞的《流》僅以曲線型的年表中被條列出來（圖 3）。我認為困難的地方在於，導覽時如何從滿是圖片、文字介紹的牆面轉換到不容易讓所有人都看到的水平平面媒材，且因為沒有多餘的文字介紹可以瀏覽，如何將故事說的簡單清楚、而非將展場設計晾在一旁，也讓我不斷思考。此外，展區最後一部分提到 2017 年美國爆發的 Me Too 事件，以及同年已故女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展區設計了懸吊式的黑箱、內裡展示了部分文本。除了藉由口說帶出女性不可言說的壓迫，更能利用展場的設計讓文字不只透過言語，而是藉由進入黑箱帶出對文本內容的感觸（圖 4）。



►圖 3：將性別事件以年表的方式呈現，看見女性在歷史軌跡中的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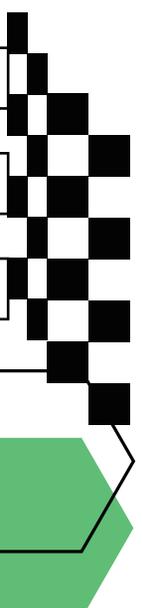


►圖 4：以懸吊式的黑箱呈現性壓迫的書寫，除了讓觀展者能感受到受害者的心境，亦同時能避免讓未成年孩童閱讀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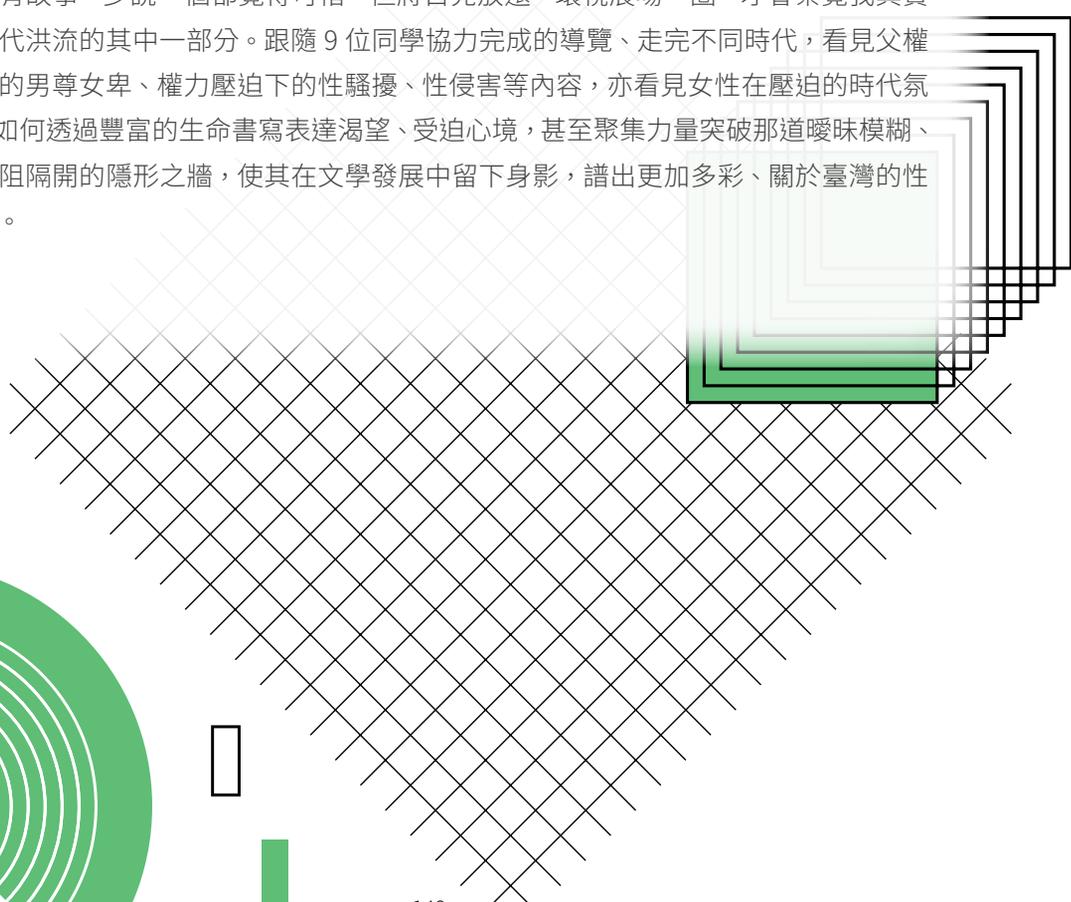
導覽的挑戰與結束後的省思

在貝爾·胡克斯 (bell hooks) 的《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中，希望能翻轉過去以教師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教學模式，藉由打破傳統教師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課堂中創造出對話與互動的機會，使學生亦能提出自己的觀點，在交流中師生都能對知識產生更深的連結，如同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亦提出知識不應該是以壓迫的形式給予。因此在導覽的過程中，我時刻提醒自己，即使作為導覽員在事前已做足準備、閱讀文本，有更多關於展覽的背景知識，也不應將自己的地位抬升，而應藉由提問與觀展者有所互動，思考導覽的鋪陳是以「誰」為中心，聽見並看見他們的生命經驗，以此與展覽的內容產生共鳴，發揮共學的成效，避免以「大家都說」、「傳統上認為」將期望強加於女性，也不應以「現在時代不同」的心態，而淡化了女性受壓迫的經驗。

由於是初次進行導覽實作，因此並未對外開放。除了熟悉的同學之外，僅邀請文學館館方人員、臺南性平辦公室人員以及親友們。但在過程中有參觀民眾一起加入聆聽，除了感謝之外，也在事後解釋我們並非館方的專業導覽，而是因應課程進行的實作練習。我覺得導覽時的挑戰在於：考慮參展動線，並克服在人前開口的緊張。此次展區之間的设计並沒有壁壘分明的劃界，地上也沒有標示出參展的動線，因此除了顧及導覽的內容之外，也須考量參展動線的順暢性，避免人群有來回走動、重複移動。導覽要能成功，參觀人數、口條、臺風、臨場反應、對內容的熟悉程度等，都可能是影響的原因。在陌生人面前進行跨領域的導覽實作難免會緊張，但如同館方給我們的鼓勵：「沒有人比你們更了解。」對自己的內容可以更有信心，如果被指出錯誤，正好也能與民眾有對話的空間。導覽並非單方面的輸出知識，透過提問將話語權轉移給觀展者，舒緩緊張的情緒之餘，亦能在互動討論中對展覽有更深刻的見解甚至反思。



結束整天的實作課程，有些導覽後的省思：眼光放遠、跳脫自己負責的時代，這是一個跨時代的性別文學史展覽。回想在準備負責的區域時，腦中大量的資訊急切地想要分享所有故事，少說一個都覺得可惜。但將目光放遠、環視展場一圈，才會察覺我其實只是時代洪流的其中一部分。跟隨 9 位同學協力完成的導覽、走完不同時代，看見父權結構下的男尊女卑、權力壓迫下的性騷擾、性侵害等內容，亦看見女性在壓迫的時代氛圍中，如何透過豐富的生命書寫表達渴望、受迫心境，甚至聚集力量突破那道曖昧模糊、將女性阻隔開的隱形之牆，使其在文學發展中留下身影，譜出更加多彩、關於臺灣的性別故事。



賈寶玉是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

鄭宗弦 /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小教師

楊奕成 /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前言

關於《紅樓夢》中男主角賈寶玉的性別研究，日本學者合山究《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認為賈寶玉有「性別認同障礙」，也就是心理性別無法認同自己的身體性別而產生矛盾衝突。但現今已有「多元性別平等」的觀念，我們將藉此深入去探討賈寶玉內心的性別世界，尋找他更適當的歸屬與定位。

一、賈寶玉愛紅

古典中國「紅色」作為「女性」的象徵之一，究其原型可能來自女性的「經血」。在《紅樓夢》裡「紅」字與「賈寶玉」多所連結：

第三回寫他跟賈母同住時，把屋子命名為「絳芸軒」，絳即是紅的意思。

第十九回寫他過年時前往襲人家作客，回來後便問襲人：「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批書人脂硯齋評：「若見過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寶玉，亦非《石頭記》矣。」可見「紅」總是特別引起他的注意。

第十九回寫襲人勸他從今以後不可再調脂弄粉，也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還要改掉愛「紅」的毛病，否則老爺會生氣。

第二十三回寫他住進大觀園的怡「紅」院，人稱怡「紅」公子。

身為男性的賈寶玉如此喜好「紅色」（女性），如果只是愛戀眾多女生，這在一夫多妻的古代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卻因愛吃「紅」遭到代表父權的父親所排斥，可見「愛紅」並非單純指愛戀眾多女生。

「吃」在心理上是具有滿足需要、卸除壓力與得到快樂的功能。賈寶玉愛吃「紅」，正隱喻著想讓「女人」成為自己身體的部分或全部，而離苦得樂。

二、性別角色衝突

第二回寫賈寶玉週歲時抓周，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惹得父親賈政氣得罵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抓周是預測男嬰未來職業所辦的遊戲，必然安排秤、筆、印、算盤等男性用品，不可能放入脂粉、釵環等女性用品。作者刻意藉由抓周做為表現「性別角色衝突」的起點。

接著，第九回寫賈寶玉準備上學時，告訴林黛玉：「那胭脂膏也等我來再製。」

第二十回寫賈寶玉拿了梳子為麝月梳髮，且刮搔著頭皮。批書人脂硯齋見賈寶玉如此嫻熟這等事，便評：「金閨細事，如此寫。」

第四十四回寫賈寶玉為平兒理妝時，熟練的用玉簪花棒兒的白粉為平兒化妝，又幫她用熨斗燙衣服、洗絹子，儼然是個擅於打理婦容的賢慧女人。

賈寶玉熱衷的都是傳統意象中女人閨中之事。這點亦可見諸第十五回寫秦可卿出殯，王熙鳳因為記掛著賈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撒野，不聽家人的話，故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批書人脂硯齋評：「非此一句，寶玉必然不依。阿鳳真好才情。」

第十八回寫元妃省親，賈政等男人都隔著簾子（性別樊籬的象徵）晉見元妃，唯有賈寶玉例外。元妃讓賈寶玉跨過這道樊籬，熱切的要他快進來坐在身旁，撫著他的頸子。這不同於對待男性的方式，足見元妃把賈寶玉當成女人看待。

第二十三回也是，元春回宮後，為不辜負大觀園的美景，決定命那些能詩會賦的姐妹們進去住，故脂硯齋評大觀園是「安諸艷」的地方；但元春「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姐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可見在王熙鳳和元春心目中，早已將寶玉視同女性符碼看待。

第四十一回寫劉姥姥醉臥怡紅院，醒來後問襲人這是哪個小姐的房間，怎會那樣精緻，就像天宮裡一樣，襲人笑回是賈寶玉的，劉姥姥一聽不敢作聲；但她必然納悶，男孩的房間怎麼布置得那麼女性化，牆上還有一幅美人圖呢？這說明他的生活環境也是以女性觀點來布置。

第四十三回寫賈寶玉私祭金釧兒時，茗烟對著受祭的亡魂說：「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批書人脂硯齋直接點明：「補出寶玉直似一個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將



寶玉當作一個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又評：「這方是作者深意。」連身為男孩的書僮，也能體會到寶玉的內心世界。

賈寶玉身為男性，理當用功讀書求取功名，並與男人們討論仕途經濟；但他卻非常厭惡那些，他熱衷的是女孩閨房裡的活動，故屢遭受父親（父權）的責備。

第三十三回寫他被父親奚落：「方才兩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意指他的言行完全沒有男孩該有的落落大方，卻是畏畏縮縮的怯懦女孩姿態。

第七十回寫他父親出差即將回來，襲人提醒他這三、四年來，字寫得太少，他只得戰戰兢兢要求自己一天寫一百字，來迎合父親的要求。

第七十三回寫丫嬛來跟他說趙姨娘在他父親耳邊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聽見「寶玉」二字，並告訴他：「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他聞言，渾身不自在起來，趕緊起床讀書，預備明天的盤考。

由這幾個例證可知，他喜歡在大觀園內（女性世界）當個女生，出了大觀園，是男性仕途經濟的世界，他無法優遊其中，只感受到性別角色衝突，所帶來的許多焦慮和痛苦，於是他轉而去尋找具有女

性氣質的男性，比如：有女兒之態的秦鐘及飾演小旦的蔣玉函為友，以安頓身心。

三、愛女人的女人

第五回作者為什麼寫薛寶釵、林黛玉共用一首判詞呢？這似乎暗示了賈寶玉「女人愛女人」的潛意識。且看第五十八回寫戲班遣散後，戲子被分配到各房，藕官被分配給林黛玉，蕊官被分配給寶釵，而藕官與蕊官正是一對女同性戀人。這樣的安排並非單純的巧合。

第七十八回賈母談起了寶玉的性情，竟說：「我也解不過來……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賈母雖看出賈寶玉女孩的靈魂，卻不知男女之愛外，還有女女之愛。

第五回寫警幻仙姑說賈寶玉「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其淫並非肉體的淫亂，而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批書人脂硯齋說：「不過是『體貼』二字。」且看第四十四回寫王熙與賈璉這對夫妻大吵時，身為小妾的平兒無辜挨了巴掌。賈寶玉代他們向平兒道歉，再為平兒理妝，並在她髮上插上並蒂秋蕙安慰她。另外，香菱的主人薛蟠是耍無賴的紈袴子弟，又不懂憐香惜玉，而薛姨媽則是對待下人嚴格，





故第六十二回寫她拿夫妻蕙跟戲子們玩鬥草，弄髒了新裙子，賈寶玉幫她換新裙免被薛姨媽責備，再拿走她的夫妻蕙與自己手上的並蒂菱一同埋葬——雖然平兒與香菱在輩分上都算是賈寶玉的嫂子，但寶玉體貼的行為卻偷渡著：如果你們跟我成為同生共死的夫妻就不會那麼悲慘了。

因為賈寶玉的自我認同是女性，所以比男性更能同理這兩位女性的悲慘遭遇，這正是他用「女人心」去體貼女人心的表現。

四、我們是姐妹淘

細讀《紅樓夢》可發現：「姐妹」一詞不斷的出現，無論是賈寶玉自稱，或他人稱賈寶玉和同輩女性，常以「姐妹」，而非「兄妹」和「姐弟」。對此，合山究並未加以論述，茲就文本出現處，舉例如下：

第二十回寫史湘雲來了，林黛玉因受冷落而哭個不停，賈寶玉勸慰說：「咱們是姑舅姐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她比你疏。」這是賈寶玉第一次正式對外宣言自己是女孩。

第二十八回寫林黛玉吟唱〈葬花辭〉，賈寶玉循聲而來，問林黛玉何以不理他？又說：「姐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才見得比人好。」這是他第二次向人自居是女孩。

第四十三回賈母要大家湊分子來幫王熙鳳過生日，王熙鳳說：「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王熙鳳把賈寶玉看成是姐姐，林黛玉是妹妹。

第五十七回紫鵲對賈寶玉說：「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姐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那是第五十二回寫賈寶玉與林黛玉正在說話，趙姨娘剛巧打從瀟湘館經過，進來關心林黛玉，做個順水人情的往事。

又紫鵲騙賈寶玉說林黛玉要回蘇州去，賈寶玉信以為真，鬧得人仰馬翻。薛姨媽跟賈母說：「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姐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姐妹更不同。」

另外，第三回寫賈寶玉知道林黛玉沒有通靈寶玉時，氣得摔玉說：「家裡的姐姐妹妹都沒有……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試問：為什麼他不是拿家裡的「哥哥弟弟」來比較呢？足見他認為自己是歸在女人的。

「姐妹」一詞的重複出現，一來表現賈寶玉的女人心，二來，在女性國度的大觀園裡，大家也都認同他的女人心，他如魚得水，陶醉其中。



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賈寶玉乃是男身女心，不愛自己的男生身體，又只對女生產生愛情的「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然而，在無法改變身體性別的古代，成為「愛女人的『真』女人」乃是無法實現的大夢，故書中情節的鋪陳會脫離常模，讓賈寶玉活在不為人知的特殊性別情境中。

由此看來，第一回的開卷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那「味」指的是成為女人的願望、喜歡跟女人玩耍、性別角色衝突帶來的苦悶與壓力、女女戀意淫的快樂。

日本學者合山究在其書中也認為，賈寶玉因無法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而苦悶，但並未提出賈寶玉更傾向於「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另外他認為賈寶玉最大的願望是在大觀園裡跟姐妹們「玩耍」，但事實上除了以家人及朋友的角色來相處玩耍之外，他也熱衷於「女女戀」的情愛活動。

在提倡多元性別平等的現今，各種性別皆無對錯，不宜存在「性別認同障礙」的問題；因此，與其說作者曹雪芹寫出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困境，不如說他更是多元性別平等的先驅，而這也激發了當代讀者在閱讀《紅樓夢》時，以性別向度重新解讀經典，並賦予賈寶玉性別新的定位的可能。

► 圖：(清) 改琦 / 繪，〈《紅樓夢圖詠》(1879)〉。取自 Wiki

參考文獻

合山究 (2017)。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 (陳翀譯)。聯經。(原著出版於 2010 年)



男人與陽光的距離—— 從「日傘男子」相關新聞出發

紀昕儀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碩士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的資料顯示¹，自 1970 年代中期迄今，全球平均溫度已經 40 多年年平均溫度持續高於百年氣候值，全球暖化已然是事實。臺灣每年高溫日數逐步增加，以 2019 年為例，2 月份臺北、臺中和高雄測站皆已測得 31 度的高溫。

除了臺灣，近幾年鄰近的日本也是飽受夏季高溫之苦。2018 年夏天，日本因高氣壓籠罩，連續 10 天超過 38 度高溫，造成 65 人死亡，千人中暑送醫，其中 7 成是男性²。

日本環境省為了降低高溫災害影響，積極創造遮陽場所，也呼籲人民出門做好防曬，尤其是男性。根據日本環境省這 10 年來的資料顯示，撐陽傘可以遮蔽紫外線直接照射到頭部以及上半身，所以會比只戴帽子減少 17% 的出汗量，有明顯的遮陽避暑效果。因此日本政府大力推廣「日傘男子」，除了組成日傘男子推廣隊在街上撐傘發傳單外，更鼓勵百貨業者推銷男用陽傘。

即使政府如此大力推廣，街頭訪問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男性拒絕在大太陽下撐傘，理由不外乎是「這樣很怪」。直到 2020 年，因為 COVID-19 疫情助攻，竟然意外讓願意撐陽傘的日本男子增加，原因是在烈日下長時間戴口罩，隔天會被曬成「白鼻心」，這才讓注重儀表的日本男子願意撐起陽傘防曬。數家販賣洋傘的商家更是趁機組成「日本日傘男子協會」，選出幾位帥氣有人氣的明星作為代表以吸引更多男性願意購買陽傘。

但是，從文章中看到男性對於在大太陽底下撐著陽傘走路，多數覺得還要攜帶一支陽傘麻煩，另一個考量則是旁人會怎麼看。即使是女性也認為男性撐陽傘很奇怪，為何男人撐陽傘需要在意社會觀感？防曬難道有分性別嗎？因此筆者希望從「日傘男子」的相關新聞文章出發，探討撐傘背後的性別刻板印象，並期待其中隱含的議題能作為學校老師從事性別教育的教學資源。

1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全球氣候監測數據。取自 <https://www.ncdc.noaa.gov/cag/global/time-series>

2 日本熱浪高溫破紀錄一周 65 人熱死 (2018 年 7 月)。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270202>

陽光男孩的刻板印象

東亞國家因氣候多雨，撐傘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如果是晴天撐傘，似乎就有性別上的差異。在臺灣，女性撐傘在炎炎夏日下步行很常見，但如果提到男性，在筆者自己的印象中，似乎只見過銀髮男性撐陽傘。為什麼年輕或是中壯年男子不願意撐陽傘？只是因為怕麻煩嗎？

從網路評論觀察，筆者認為男性撐陽傘需要對抗的最大敵人是「男子氣概」的社會論述。社會學指出傳統男性行為準則中，若是有造成男性、女性或是整個社會不利的現象，則可以稱之為「有毒的」。若社會對男性的規範中，這些塑造男子氣概的行為無意間造成厭女、恐同情結，便是「有毒的男子氣概」。

男孩從小受到社會對男性氣概的期待所影響，社會論述不斷透過互動與理解加深對男性的刻板印象。在日本普遍論述認為男人應該要擁抱陽光、曬黑才健康等說法形成「有毒的男子氣概」，進而攻擊那些不符合男性期待形象的異類。男子氣概的實踐如果是為了維繫男性對其他弱勢族群的控制與權威，顯然就是「有毒的」（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在臺灣 PTT 搜尋「男生撐傘」關鍵字可以發現討論文章從 2012 年跨至 2018 年，遍及男版、女版、男女版以及八卦版，而從文章下推文的回應可發現不少對於男生撐傘的批評：「男人撐傘很娘」、「沒當過兵嗎？嫩」、「會撐傘的男生不外乎：甲甲、文青、娘宅、病弱男」，彷彿男人就「應該」要不怕曬、不怕熱。使用「甲」、「娘」來做為貶低的字眼，便是將社會中女性與同性戀社群視為較為低階的份子，藉由拒斥女性的行為當作規範男子氣概的標準，進而攻擊那些不符合期待的男性，以鞏固男性的上位作用。

隨著氣候異常情況加劇以及紫外線暴露風險提升，撐傘是為了保護自己免於中暑與皮膚傷害的威脅，但是這些「男生撐傘很娘」的論述阻礙了部分男性想保護自己的想法，讓男性撐傘成了必須在意社會觀感的行為。畢恆達（2003）認為讓男性形成性別意識的方法之一，便是引導其省思男子氣概的束縛，並從中尋求鬆綁的可能性。當男性察覺到自己也受性別氣質的限制時，便能理解社會建構下的不公平與歧視，進而了解自己是具有實踐多元男子氣概的選擇。

紫外線的無差別攻擊

臺灣夏季紫外線指數在天晴時往往是過量級甚至是危險級，以過量級為例，當皮膚曝曬在陽光下超過 20 分鐘即有可能造成曬傷。皮膚過量暴露在紫外線中除了曬傷與加速肌膚老化之外，更會造成眼睛傷害例如白內障，或是提高罹患皮膚癌的風險。因此防曬的重點不應該著重於美白，而是為了防禦紫外線。

紫外線看不到但無所不在，能量比可見光高，可以穿透皮膚直達真皮層。隨著 1970 年代發現南極上空臭氧層減少的影響，部分太陽照射產生的紫外線無法被臭氧層所吸收，因此造成進入地表的紫外線增加。世界各國開始測量並制定紫外線指數，以提供參考資訊給民眾當作外出時準備防護措施的依據。

為了皮膚健康，避免過度暴露於高紫外線的環境是最好的方法。因此防曬第一步應是盡量減少曝曬時間，例如避免在紫外線最強時段出門，若非得出門則須做好遮蔽皮膚的工作，例如長袖衣物、帽子、陽傘與太陽眼鏡等。如上所述的衛教資訊常見於皮膚科診所或各大醫院，經媒體與網路傳播民眾也多有一些了解，那為何男性依然與防曬的距離有點遙遠呢？紫外線攻擊皮膚細胞，甚至可能造成 DNA 損傷，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並不會因為是男性就減少攻擊力，但男人為了維持「男子氣概」寧願讓細胞受損、不健康也沒關係，那與所謂陽光男孩的健康形象是否矛盾？

筆者認為關於紫外線傷害皮膚的知識，在國中階段有健康教育與理化科目會提及，而在高中階段物理與地球科學甚至生物科目都會再深入探究紫外線來源與傷害程度。因此若能配合課程融入性別議題的討論，從愛護身體的角度出發，讓學生了解「男生撐陽傘」是一件正常的事，而當他們有足夠的科普知識，日常生活中遇到「好娘」、「奇怪」等評價時，也能侃侃而談防曬的必要性以及撐陽傘的正當性，讓那些「男生不應該撐陽傘」的論述可以漸漸被淘汰。

從撐傘開始思考地球怎麼了

全球暖化問題常被類比成地球發燒了，以警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可以有所行動，降低對環境的危害。從最一開始日本的例子可以發現，氣候變遷並不遙遠，筆者認為若能從日常中體認到環境發出的警訊，有機會提升友善地球的能動性。因此「日傘男子」的相關新聞除了可以從新的社會現象討論氣候變遷，也可能提供男性一個認知到環境警訊的機會，甚至「撐陽傘」可以成為友善地球的行動。

近年研究資料發現防曬乳中的化學成分可能影響海洋生物的健康與生存，不是只有去海邊玩才會讓防曬乳進入海洋，一般人日常擦的防曬乳，每天洗澡後化學成分經由廢水處理過程，最終仍會進入海洋。因此物理性防曬例如遮陽外套、陽傘才是最佳的防曬工具，除了功能上最能達到隔絕紫外線效果，在環境保護上也是友善地球的好選擇。

近年都市高溫時常打破紀錄³，造成多人喪命、野火燒毀林地，除了氣候變遷影響也與都市的「熱島效應」有關。都市中樹木少，降雨無法吸收水分進行蒸散，太陽熱容易聚積。大樓林立，空調設備不斷將熱氣往外排放，加上柏油路面以及混凝土建築容易吸收熱，使都市即使已經晚上依然持續高溫不下。多數人應該都有此經驗，正中午在樹蔭下，即使豔陽高照也能找到一絲涼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字面上來看，古人早已明白如何應對酷暑，但現代人只顧尋著冷氣房移動，早已忘記大樹遮蔭的好處。

環境問題應該不分性別共同面對，放棄男性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是解決的第一步。男子氣概傾向於人定勝天，以征服的態度面對地球，因此社會觀感認為男性大晴天撐傘是一種軟弱的形象，在太陽下曝曬才是硬漢、是一種 MAN 的意象，黝黑膚色是不向自然屈服的勳章。但是筆者認為「男人撐陽傘」可以提供男性一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從撐陽傘時體感溫度的差異開始，覺知環境與人類互動的關係，體會到環境正在變遷。進而改變與環境對抗的立場，轉向了解環境、察覺環境的問題並產生行動的可能。

新聞文章融入教學的應用

性別教育的融入往往是在那些看似「正常」中找出隱含的性別議題。「日傘男子」的相關新聞可以開啟學生的討論，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那些框住我們的性別刻板印象。如前面幾段所述，男人撐陽傘的議題討論背景可以是關於氣候變遷（地球科學、理化）、皮膚保健（健康教育），也就是說老師不需要另外準備完整的性別教育課程，而是在相關科目做教學活動時，就可以找機會帶入議題於課堂中討論。教育現場老師們時常擔心進度上不完，如何再挪時間做完整性平教育呢？筆者認為性平教育貴精不貴長，性別意識的培養若能潛移默化進入一般學科中，才能真正達到開性平之眼的效果，而短時間的新聞議題探討，可以融入課堂教學又能提升性別敏感度，何樂而不為？

圖 / kamran norollahi

3 熱死人！全球高溫 這些國家屢創紀錄（綜合新聞）。取自 <https://topic.udn.com/event/GlobalWarming>

建議現場老師在針對全球暖化、氣候、光學、高溫因應策略等內容授課時，適時加入新聞文章讓同學閱讀，之後詢問他們對於男生撐陽傘的看法，支持與不支持的理由。也可以將教學活動拉到戶外，實際在大晴天下，讓男學生實際撐傘體驗，思考為何我們很少在街上看到男性撐傘。接著老師以科普或衛教的角度切入防曬的必須性、原理與策略，引導學生思考為何防曬需要分性別？既然大家覺得雨天為了防止衣物淋濕甚至預防感冒撐傘很正常，那晴天為了阻隔紫外線以守護皮膚與眼睛健康有什麼好奇怪呢？

筆者以此議題為主軸，設計如下的教學小錦囊，提供一些議題討論的方向，希望透過簡單的方式讓老師可以輕鬆將性別議題融入教學，培養學生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敏感度，並鬆動單一觀點的男子氣概。

教學小錦囊

1. 新聞文章資訊

文章網址：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03150		
文章標題：	日本拜託男性撐傘抗暑成效不彰，疫情卻意外助攻！發生什麼事？		
撰文者：	福澤喬 (Joel Fukuzawa)	責任編輯：	洪婉恬
專欄：	福澤喬日本深度觀察	報導日期：	20200714

2. 教學建議

適用課程：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科（健康教育、理化、生物、地球科學）、高中班會時間議題討論、高中地球科學或是探究與實作課程

適用對象：國中或高中階段學生

議題討論：108 課綱重視素養導向的議題討論，防曬議題可以是自然學科相關領域的素養知識，自然領域老師可藉由學校正式課程內容進行新聞文章的補充，刺激學生從中思考為何男生撐陽傘就缺乏男子氣概。讓學生了解男子氣概的社會建構過程，解讀社會對男生性別氣質的限制與壓迫，以求解毒「有毒的」男子氣概。

老師可以使用辯證法，讓學生以正反兩方互相詰問的方式針對以下問題表達意見，在辯證過程老師必須提醒學生使用數據、文獻以說服對方，並且盡量避免在過程中以自己的立場給予評斷，刺激學生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

- (1) 新聞中提到什麼原因讓日本政府大力推廣男性撐陽傘？
- (2) 為什麼撐陽傘可以達到有效的防曬？
- (3) 你覺得男生撐陽傘奇怪嗎？為什麼？
- (4) 如果你是日本環境署署長，你將如何推廣「陽傘男子」政策？
- (5) 除了撐陽傘之外，試舉例社會中還有哪些對男性性別氣質的限制？

在高中端的探究與實作課程，也能藉由探討人體在陽光下體溫升高的變化歷程，設計實驗將撐傘與不撐傘或是在樹蔭下作為操作變因，讓同學可以實地理解防曬對人體的重要性，回到教室後便可將實驗數據做為依據，探討社會規範對男性要求的適當性。

3. 延伸閱讀

教學老師若需要深入探討男子氣概對男性教養的影響，可參考 Kindlon & Thompson (2016)《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酷文化》，書中分享之經驗皆可當作課堂中討論的素材；若是想延伸性別教育主題，加深加廣對性別議題的認識，可參考 Johnson (2008)《性別打結》，以整體的社會結構出發，與學生分享性別處處影響我們生活的日常。

參考文獻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 Connell, R. W., & Messerschmidt, J.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6), 829–859.
- Johnson, A. G. (2008)。《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群學。(原著出版於1997年)
- Kindlon, D., & Thompson, M. (2016)。《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酷文化》(Raising Cain: Protect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Boys，吳書榆譯)。商周。(原著出版於2000年)

親愛的讀者，您好！

本刊以協助厚植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推廣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理念與分享實務經驗為目的。優先讀者群為各級學校之教職員工生、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社會人士等。內容以性平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主題為優先，書寫原則以平易近人、閱讀通順為宜。

由於本刊收稿類型**非學術著作**，除刊登於紙本季刊，亦運用在本刊之無障礙網站與電子書平臺，須考量報讀軟體閱讀習慣，故，**全篇應避免過多引註**，必要時請直接寫入文中，若有參考文獻仍需註明，以**5筆為限**。

本刊自第 100 期起，來稿說明如下：

- 投稿每篇以 2500 字為限。
- 稿酬：文字每字 1.35 元，圖片另計。（文中引註與參考文獻字數恕不計入。）
- 符合本刊要求形式要件並獲錄用之稿件，須通過審稿、修稿流程，於出刊後依實際字數支付稿酬。
- 本刊僅收可修改之電子稿件（如 Word 檔），請於信件標題註明「投稿性別平等季刊」，E-mail 至 gender.ee101@gmail.com
- 來稿務必註明：文章標題、真實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地址。來稿如經審查通過，需以匿名發表，可再與本刊討論後續事宜。
- 本刊保有刪修權，若修改篇幅較大則另行通知，若不願意被修改，投稿時請務必註明。

歡迎讀者投稿相關文章，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來稿須知」。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1_01?sid=569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編輯部 敬上



來稿須知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100

中華民國 87 年 2 月 1 日創刊《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1 日更名《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31 日出版

長期訂閱

一、本刊自第95期起，單期定價新臺幣150元整；1年4期新臺幣500元整。（皆含平信郵資）

二、訂購方式：填匯款單；郵局或銀行臨櫃匯款（匯費30元）

解繳銀行：中央銀行國庫局 代號22 帳戶：教育部301專戶 帳號：050365

匯款單備註

1. 訂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與「訂閱期數」

2. 訂閱人姓名、地址、電話

★完成匯款後，請Email回傳匯款證明，至gender.ee101@gmail.com

（來信註明：收件人姓名、聯絡電話、收件地址、訂閱期數）

發行人：潘文忠

社長：吳林輝

策劃：謝昌運

總編輯：呂明綦

專題主編：張正

副總編輯：姜貞吟

（依筆畫排序）洪菊吟

劉淑雯

執行編輯：高瑞蓮

刊頭題字：何景窗

封面設計：潘奕丞

內文排版：潘慶芸

潘奕丞

助理編輯：李耘衣

張桓溢

郭汶伶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一日創刊

出版者：教育部

地址：100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72 號 6 樓

電話：(02) 7736-7823

印刷：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 50 巷 4 弄 21 號

電話：(02) 2304-0488

線上購買

國家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https://www.sanmin.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

讀冊生活 <http://www.taaze.tw>

行政院新聞出版事業登記証

局版北市誌字第壹捌肆壹號

GPN 2008700084

ISSN 15629716

展售處

三民書局

地址：100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電話：(02) 2361-7511#14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

電話：(02) 2518-0207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三峽總院圖書館

地址：237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電話：(02) 7740-7583

臺北院區

10601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81號1樓

電話：(02) 7740-7689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403018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85號

電話：(04) 2226-0330



著作財產權人：教育部

本刊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刊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逕洽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本刊同時登載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 / 首頁 / 課程教學教材與研究 / 期刊項下



季刊整合平臺

統一編號
2008700084

性別平等 別冊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ISSN 1562-9716



售價150元/本